



弘誓 145

目次

■封面說明：

當代佛學泰斗印順導師（1906-2005），畢生提倡「人間佛教」，全力捍衛大乘佛教，並對傳統佛教的陋習和宗派思想的局限，作出善意的諍言。然而先知寂寞，種種誤解、曲解及不了解，在所難免。導師曾自比為「冰雪大地上撒種的癡漢」，故本期封面以此意象而作設計，下方暖色調圖塊，表徵冰雪漸融，「人間佛教」的種子已然萌芽，為佛教與眾生的光明前景，注入了無限生機與希望！

■本期專題：

內鬥內行，外鬥外行的「批印」風潮

- 4 內鬥內行，外鬥外行的「批印」風潮
——本期專題引言 / 釋昭慧
- 8 從「惠山眾」現象看時下中國佛教知識人的一類「時代精神」
/ 劉宇光
- 13 批印諸文學術失範和學風問題舉隅 / 宣方
- 20 中國大陸二〇一六年「批印事件」之反思 / 侯坤宏
- 26 百年人間佛教之重要教訓 / 鄧子美
- 30 印順佛學與大乘是佛說
——二〇一六無錫「批印」研討會之回應 / 林建德
- 38 佛法本義不容歪曲
——評〈釋印順佛教研究和佛學思想略觀——從反思的角度看〉
/ 釋耀行
- 46 「人間佛教」動了誰的奶酪
——「2016大陸批印鬥爭」正反意見彙編 / 釋耀行彙編
- ### 婚姻平權
- 59 「愛在彼岸」與「處相應教」
——香港跨宗教演講暨交流活動札記 / 釋昭慧
- 65 懇請你靜下心來，聽聽她的慈悲快語 / 毛毛

菩提清音

- 67 所有發生的事，都可以成為你生命中的養份
——致鄭毅的一封信 / 釋昭慧

院務資訊

- 69 第十五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海峽兩岸研討會公告
70 玄奘大學宗教與文化學系106學年度招生訊息
71 校舍增建「淨造圓滿專案」啓事
72 佛教弘誓學院106學年度招生啓事
73 學團日誌
95 一〇五年專款收支一覽表（一月～十二月）
96 增設公共暨消防設施專案收支決算表（一〇〇年七月～一〇五年十二月）
97 收支決算表（一〇五年一月～十二月）
98 收支決算表（一〇五年十一月～十二月）
99 護持徵信





本期專題

內鬥內行，外鬥外行的「批印」風潮

- 從「惠山眾」現象看時下中國佛教知識人的一類「時代精神」
- 批印諸文學術失範和學風問題舉隅
- 「人間佛教」動了誰的奶酪

內鬥內行，外鬥外行的「批印」風潮

——本期專題引言

■ 釋昭慧

去（2016）年十月九日，《大唐玄奘》製作人心海法師，於微信互聯之時，順手將「第二屆佛教義學研討會」的時間（十月二十九、三十日）、地點（江蘇無錫惠山寺），以及與會發表名單轉貼過來，並友善地表示：「如果你有時間，可以歡迎參加。」


筆者看到大會主題是「印順法師佛學思想研討」，再對照名單，不禁失笑，於是回訊云：

由於我不曾收到任何邀請通知，因此這兩天已排定在花蓮講課，臨時無法抽身，甚為可惜。否則我一定會排除萬難以赴會。

就在幾天前，在慈濟論壇見到一些大陸學者，他們善意告知，大陸一些反印老的僧人與學者，將舉行一場「批鬥印老」的大會，我不敢相信。現在一看名單，果然有些蹊蹺！

大陸名單我大都不識，但最起碼台灣的法師與居士名單裡，除了青年學者林建德之外，就沒第二個研究導師思想的發表人，而且這些人要麼根本不曾研究印老思想，要麼就是反對印老思想的比丘。一向研究導師思想而卓有成就者，則一個未邀。這難怪會被譏諷為「批鬥印老大會」。

像我，是被海內外公認最有「戰鬥力」的印老思想研究者，主辦單位竟然不曾通知我，反倒是同樣應邀的您，讓我首次看到這樣的會議資訊。



2016「利他主義與菩薩思想」國際學術會議——第十四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研討會，開幕典禮假玄奘大學圖資大樓慈雲廳隆重舉行。（105.5.28 檔案照片，左起：張章得副理事長、鄧子美教授、真理法師、傳燈法師、Peter Singer教授、朱建民教授、昭慧法師）

因此，不禁懷念戒日王為大、小乘之爭，所舉行的無遮大會——公平地提供「對等辯論」的平臺。

因此，他們即便是順利達到了「批鬥印老」的目的，未免也太「勝之不武」啊！

十月二十九日會議開始，從這以後，直至去年年底，大陸佛教掀起了一股「批鬥印順導師」風潮。當其時，筆者正在公務、法務不可開交之刻，無暇瀏覽批印文章的內容，只能略事瀏覽題目與標題。

問題是，這些批印文字，被包裝在「學術論文」與「學者光環」之中，不理它吧，它確實會以假亂真，誤導讀者。理會它吧，筆者又已分身乏術。更麻煩的是，「批印」文字雖然繁多，但是觀點大體不出早年台灣佛教界的「批印」內容。偏是過往針對這類「批印觀點」，筆者早已撰為論文、專書，作了全面回應，委實無法「舊飯重炒」，摘抄自己的舊作。

尚幸大陸佛教界還是有些清流法師、學者與護法居士，慷慨熱切地逐一反駁批印觀點。這就讓筆者放心了下來，得以暫時擱置此事，按部就班料理手頭工作。

一個月後，原以為批印論文的風暴暫歇，豈料批印攻勢綿綿密密，表面上鳴金收兵，背地裡卻持續「轉進」，將那些不耐卒讀的長篇論文，逐一切割而

改編成輕薄短小的「批印懶人包」，透過網路社群大量散發並輾轉分享。這種對印順導師羅織成罪，對導師思想以假亂真的「網路霸凌」，遠比文革時代的大字報還可怕，因為它可以產生時日久遠且無遠弗屆的摧殘力道。

有道是：「人將自傷也，其何傷於日月乎？」筆者擔心的不是「印順導師受傷」，而是「中國佛教受害」。納粹德國的宣傳部長戈培爾（Dr. Joseph Goebbels）有句名言：「謊話說一千遍就是真理。」一旦大陸廣大的僧信二眾，對印順導師思想產生刻板印象與莫名惡感，將會「集體歇斯底里」，形成「反智」的現象，這無疑是「中國佛教開展」或「僧信法身慧命」的鉅大戕害。

「尊印」作者以教界人士居多，學界除程恭讓與姚彬彬教授外，較少著墨。原因不在於學界贊同「批印」觀點，相反地，大陸學界未必「尊印」，因為他們往往維持「局外人」的身份，立論力求客觀、中立，但他們更為鄙視「嚴重違反學術規範」的鬥爭手法，因此不屑相與回應。但是無論如何，導師思想的強項正在「論述」，特別是嚴守學術規範的綿密論述，這恰好架接了「教界」與「學界」的溝通橋樑。

因此，本次對批印文章的回應與反思，倘若少了學界論述，將會是無可彌補的重大缺憾。於是筆者商請《弘誓》雙月刊主編傳法法師，臨時撤下其他主題

的專輯，另行製作「內門內行，外門外行的『批印』」風潮」專輯，並開列了建議名單，請主編逐一向學者邀稿，以催生學者觀點。於是邀集了鄧子美、侯坤宏、劉宇光、宣方、林建德教授的精采大作。

此外，當日在網路社群輾轉張貼的兩造攻防，篇數實在太多，觀點乃至內文，往往不免零碎，而且偶有重覆。在各方攻防雜亂紛陳的網路世界，讓人很難完整理解批印、尊印的來龍去脈。如今批印文章業已傾巢湧出，尊印文章也已成篇累牘，若要全面彙整正反觀點，此正其時。考量及此，於是商請來自成都，刻在廣東各處弘法的耀行法師，擔負起「全面彙整正反觀點」的重責大任，並寫一篇「尊印」立場的回應文。

難得的是，雖然大家沒有分工默契，但每一篇學者大作，都各有他們觀察評議的角度與切點，使得本期專輯擁有高品質的學術水準與多元論述，而且論議嚴謹，邏輯綿密。

如前所述，批印人士的言論，筆者實在無暇拜閱，只能大略瀏覽文章題目與內文標題，就著幾項爭議重點，簡要回應如下：

一、「神聖、世俗」二分法，這是西方教會的思維模式，用在佛教很有問題。佛教一向是「不依世俗諦，不得第一義」，強調「即世俗而證入勝義」的。

更且在佛教界，最「神聖」的事物，往往是最「齷齪」的所在——例

如：佛陀與經教都很「神聖」，但卻可以開展出讓佛教益趨下流的經懺佛事。

反之，導師畢生重視「純淨」而不「雜染」的佛法，因此心心念念「直探佛陀本懷」，掘發「不共世間」的勝義。說到底，佛教的「世俗化」或「庸俗化」與他何干？

二、批印人士目光如豆，而且「內門內行，外門外行」，毫無「抵禦外侮」的能力。反之，導師的言論有明確的「對話」對象，而且往往爲了維持「純淨」的佛法而抵禦各方外侮。例如：

1、針對「大乘非佛說」論：導師的反駁對象，以南傳佛教人士爲主。他強調「大乘是佛法」，至於佛典是否佛說，並非關鍵要素。「佛法有五種人說」，即連《阿含經》也有衆多佛弟子說法。古印度持經者面對不斷湧出的經典，一律依「四大廣說」爲審核佛典形式的要件，依「三法印」爲審核佛典內容的判準。

2、針對「人間佛教」的入世作略：導師之所以提出「人間佛教」的主張，是因當時「棄佛入儒」的新儒學者梁漱溟先生，提出「此時，此地，此人」之議。導師受到這番話的刺激而作反思，乃極力避免佛教被新儒家邊緣化。由於見到中國佛教「死鬼化」與印度佛教的「天神化」之弊端，於是在太虛大師「人生佛教」基礎上，進一步談「人間佛教」。

3、導師恰與玄奘大師一樣，視野

寬廣，直探佛陀本懷，不拘囿於宗派見地。而且過往中國佛教，確實難以開展出像唯識學這類嚴密辯證的繁瑣哲學，看來中國佛教確乎如導師所說，「理論的特色是至圓」，「修證的特色是至頓」，「方法的特色是至簡」。

4、導師的「淨土新論」與「念佛淺說」，深化了「念佛法門」的意涵。他對禪宗研究的貢獻，至今無人能出其右。即連「天台智者臨終改宗淨土」的中、日學界一致定論，天台兒孫竟也默不吭聲，還是服膺導師思想的性廣法師，在博士論文中，本於天台「圓教」「一念三千」的立場，而為智者做了翻案文章！

5、批印者強化「信仰」的神聖性，弱化以「理性」為基礎所展開的學術研究。這樣只能關起山門做皇帝，「自我感覺良好」，佛教倘若學術辯證基礎薄弱，何以抵禦來自各方的理論攻勢？

6、導師雖不囿於民族感情，但是對漢傳佛教的價值，卻也高度肯定。當其時，南傳佛教人士與日本佛教學者，強調梵巴（藏）原典的價值，漢譯佛典受到貶抑，漢傳佛教被邊緣化，導師奮力支撐獨木，將「漢譯聖典的價值」作了全面爬梳，發出擲地有聲的回應。如今批印人士竟將導師貼上「去中國化」或「台獨」的政治標籤，簡直令人為之傻眼！

7、導師心繫佛教（特別是大乘佛教

與中國佛教）的艱困處境，為此埋首閱藏，博學廣聞，著書立說，以迎頭奮戰來自各方攻訐佛教、大乘佛教或中國佛教的言論，批印人士如今坐享前輩迎戰後的安定成果，不但不知感恩，反倒以不堪入目的粗言鄙辭，羅織成罪的鬥爭手法，對捍衛佛教、大乘佛教與中國佛教的印順導師橫加羞辱。這就好似岳武穆率軍在前方捍衛江山，卻得面對慘烈內鬥的十二道金牌。試問批印人士，打倒印順導師思想之後，面對南傳佛教、婆羅門教、日本學者、新儒學者與基督宗教的無情攻擊，他們又能作何回應？所以筆者對他們的評價不高——「內門內行，外門外行」，卻毫無「抵禦外侮」的能力。

自古以來，異議並不可怕，無論異議是來自教內還是教外，它們往往可以激盪出更豐富的學問文章。真正可怕的是「掩耳盜鈴」的阿Q心態，以及「視異議如寇讎」，必欲除之而後快的跋扈心態。謹以筆者在〈千山競秀、萬壑爭幽——人間佛教的菩薩身手〉文中的結語，拿來與教界暨學界師友相互期勉：

（人間）¹佛教的多元思想與多樣風格，在「不忍聖教衰，不忍眾生苦」的共同宗旨下，不但不是「負債」，反而是一項可貴的「資產」，它們千山競秀，萬壑爭幽，相互激盪，但也相互助成，呈現出的是總體佛法的莊嚴性！²



1. 原文有「人間」二字，此處不妨刪除，更能貼切表達筆者對宗派異見的看法。

2. 《弘誓》雙月刊第69期，頁8。

從「惠山衆」現象看時下中國佛教 知識人的一類「時代精神」

■ 劉宇光（上海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

2012年底，筆者曾指出，當代中國學界佛教研究的其中一類時下「範式」，是將四十年前以階級仇恨為綱，「改進」為以種族、國籍及膚色仇恨為綱，來設定學術優劣孰是的區分標準。¹稍後在2013年夏，筆者以佛教研究具體領域之一的唯識學為實例，²示範該等以國族意識形態為綱的中國佛教研究「範式」，是如何被自己閉門造車的見解所蔽，從而導致對華文學界佛教哲學研究現狀的基本認知，出現災難級偏差。³然而，才旋踵不數年，筆者當年預言中國佛學界的前述獨特現象，近月超額再次應驗於中國的一群佛教學者身上，為〈幽靈〉一文所觀察現象作出更新的註解，亦為當年〈幽靈〉一文添上四年後的補篇。

2016年10月29～30日，一批漢傳佛教的僧、俗人士聚於江蘇無錫惠山寺，舉行印順法師佛學思想的論壇，聲稱印順法師倡議「大乘非佛說」，並以對之展開「批判」作為論壇主調。由於論壇部份論者始之以獅子虫、失道者、壞道者等宗教辱罵的標籤，終之以親西方、親日、反華、去中國化、逢迎臺灣土著等另一系列政治抹黑的標籤，再轉而暗示法師情傾臺獨，來「定性」印順法師的佛學觀點與研究方法，乃至對印順法師在五零年代曾被臺灣國民政府政治迫害一事的遭遇，表現幸災樂禍的極大雀躍，凡此皆在中國的僧團和僧學院引發強烈爭論。

筆者對印順法師在佛教學術上的巨大貢獻非常尊敬，⁴但個人無論在宗教或學術的方向與觀點上，皆與印順法師本人並無直接關係，⁵亦不認為印順法師的佛學觀點在具體議題上，一定就不無可再議之處。但即使對其觀點有所商榷，有常識的人是不會把理性討論和不擇手段的人格侮辱混為一談。筆者作為世俗社會公立大學的學者，特別注意到惠山論壇與會名單上，學界幾乎是僧侶的三倍，除了少數例外，其餘皆多屬強烈仇恨印順法師的思想學問一類，而前述用於仇視印順法師的兩組標籤，即出自熱心促成是

次論壇的這群中國學者之手。

這群自認理直氣壯，下文以「惠山眾」⁶作稱謂的中國學者，對印順思想扣上前述兩組標籤或帽子，並作出集體立場的公開宣示，這些標籤的仇恨情緒所反映的，已經不只是個人學格問題，卻是代表了當代中國的佛教智識人的其中一類時代精神（Zeitgeist）。所以筆者在此關注的不是他們與印順法師之間，在具體學術觀點上的異同或何者更合理，反而

是據這些中國學者的公開文字，觀察當代中國佛教知識人的一類時代精神。

要討論「惠山眾」的觀點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雖然他們確實多任職於中國學界，但單看其文字，除了仇恨語言外，既沒有論證的陳述，更遑論學術的審慎鋪排，所以與其探討「惠山眾」本身有什麼完整的系統觀點，倒不如把「惠山眾」理解為一面哈哈鏡，折射出當代中國佛教知識群體的其中一類精神

1. 劉宇光撰〈一個徘徊在中國學院佛學研究上空的幽靈〉，趙文宗和劉宇光合編《現代佛教與華人社會論文集》（香港紅出版-圓桌文化，2012年11月），頁24-65，尤其頁53-60；中國版重刊於《中西哲學論衡》第一輯（上海書店，2013年3月），頁86-113，尤其頁108-112。
2. Lawrence Y.K. Lau (劉宇光), "Chinese Scholarship on Yogācāra Buddhism since 1949", in Ulrich T. Kragh (ed.), *The Foundation for Yoga Practitioners: The Buddhist Yogācārabhāmi Treatise and Its Adaptation in India, East Asia, and Tibet* (Michael Witzel ed., Harvard Oriental Series Vol. 75, Department of South Asian Studies,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June 2013), pp. 1092-1165, 尤其pp. 1093-1099.
3. 所謂「災難級偏差」是指這類動輒訴諸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中國學者，侃侃高談華文學界的唯識研究現況時，完全無視1949年後高達73%的研究是出自海外華文學界而絕口不提，見劉宇光撰〈漢語學界唯識學研究一甲子回顧：1949-2011年〉，中山大學佛學研究中心編《漢語佛學評論》第3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6月），頁170-252，尤其頁172-182；重刊於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佛教史研究的方法與前景》（《復旦文史專刊之七》，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8月），頁110-177，尤其頁111-119。同文2017年修訂版，即將刊於江燦騰、張珣編《臺灣佛教學者與臺灣道教學詮釋者：研究精粹主題合集》中卷（臺北：中央研究院）。
4. 印順法師在佛教學術上的貢獻與影響，或直接或間接惠及華文和國際的學、教二界，香港大學榮休教授法光法師（K.L Dhammajoti）是欽譽國際佛學界的部派佛學專家，他在其著作中，即公開表達過對受惠於印順法師學問和感召的深刻感謝。印順法師的佛教研究，無論在主題的多元、部派規模、領域開創、對疑問的自我反覆思量、立論的抉擇、對後學的影響，乃至為學態度的精純如一，皆有目共睹，不必在此冗述。
5. 筆者從事的主要是玄奘為主要代表的東亞系，有相唯識和藏傳宗喀巴中觀兩個大乘思想體系的哲學研究，此外亦兼治東南亞上座部佛教在現代的衝擊下與國家政權和社會之間的關係，與印順法師學術交疊不特別多。但筆者有拜讀過法師四零年代以來的絕大部份學術著作，獲益匪淺，但無論在研究領域與方向上，乃至學術觀點上，並不算專門宗奉印順法師，也並非無保留地接受其所有學術觀點，個人甚至不太習慣使用時下教界以「導師」一敬詞尊稱法師，但這一切完全無減筆者對法師在學術與宗教踐行上巨大貢獻的尊敬。
6. 為便行文，下文姑且以「惠山眾」一詞代表在論壇中，以上述宗教與政治二組有人身攻擊含意的標籤來稱謂印順法師的一類與會者立場，乃至其場外和場後的和議聲音。但這詞不包括拒絕前述標籤的與會學人。

面貌。

「惠山眾」的問題意識部份是源於對佛教義理之學的未有長促發展，形成強烈的焦慮與危機感。從「惠山眾」的角度出發，這一焦慮是由兩項兼具正、反方向的預設所形成。這兩項預設是：一、佛教是一個自足的整體，二、佛教社群是佛教體系的指名財產繼承者，所以佛教社群在詮釋佛教解行體系上，理應擁有特有的優先權，而且最好是唯一發言人。此二預設的反面閱讀則是：一，如果不是對佛教的思想體系作所謂「整全的」閱讀，卻只是據現代學術的問題意識，抽出其中部份作研究，讓佛教義理陷身「支離破碎」不成體系，則是在破壞佛義。二，沒有佛教信仰的學人，站在佛教以外，用非佛教，且是「西方的世俗學術標準」來研究佛義，讓佛學淪於「外道」手，嚴重威脅佛教的純粹性。

佛教作為一系列文化甚或是文明體系，對此的繼承與詮釋，不單止在佛教內，其信解行證是多元的，在智性的繼承上更應是多元的，其中即應該包括非佛教徒的研究。尤其在現代世俗社會的政治、社會、文化、教育及學術環境與制

度中，本來就接納包括宗教教義在內的傳統思想，是可以坐落在完全不同的研究機構與制度中，讓抱有不同目的與視野，背負不同知識條件和研究模式的知識社群展開各自的研究，形成不同的知識體系，其研究目標、準則、受眾、負責對象及條件等各異，互不從屬。⁷這在一個開放的社會與知識環境，即使是僧界知識人也是會同意的健康狀態。而不同型態的研究之間，所撐起的良性學術張力和空間，乃至健康的知識競爭，更成為彼此學習，共同成長的基本條件與基礎。

所以在正常的狀態下，教界僧團與學界的研究不單各有傳承，且亦能共同成長。但「惠山眾」的仇恨言論所表達的卻是：不求相互砥勵的良性成長，但求玉石俱焚的惡性沉淪，與其認真競爭比文明進步，不如潑皮鬥爭比野蠻退步。自己沒有能力得到的東西，別人也休想成事，所以大陸佛教未能勝任的，臺灣佛教也不容成事；佛教團體未堪竟功的，學界也不容置喙。

這無疑是以怨恨、嫉妒及挑撥為尚，來塑造漢傳佛教虛假的兩岸對立，甚至企圖將大陸眾多仍然誠懇謙虛，實事求是的學僧挾持為人質，陷其於不

7. 其中可大分為兩種最主要的研究型態，一者以發展維持宗教傳統所需知識體系為務，與宗教組織直接相關的義學研究 (theology)，在佛教的脈絡，最典型即時下在國際學界上被稱為經院佛學 (Buddhist Scholasticism) 的諸多傳統案例，這類體系同時是佛教傳統僧伽教育之所在，所以據認信的局內者角度，對解行教理作教、研上的詮釋，是理所當然的。另一者是現代世俗社會學術機構的學術性佛教研究 (Academic Buddhist Studies) 或佛教學 (Buddhology)，循包括古典語言學等人文學科標準所建立。

義，幸包括北京的中國、閩南、杭州等多所主要佛學院諸多學僧師生不恥煽動兩岸佛教對立仇恨之所為，而史無前例地發動大規模聯署抗議，表明態度。

再者，惠山眾又指控，印順法師在研究方法上，引用所謂世俗學術的研究成果是在瓦解大乘佛教的神聖性云云，筆者在此姑且先暫擱何謂「大乘佛教神聖性」不議，回過頭來思考在所謂神聖與世俗是兩種截然不應有交集，因而視二者不能相互參考的知識預設背後，到底有什麼盲點。其實從原始佛教到大乘佛教，宗教與世俗兩種知識的定義、範圍、界限及彼此關係一直在演變。雖云宗教通常都會對其所持守的「真理」作神聖性的聲稱，但對大部份正視人類常智的佛學傳統而言，宗教與世俗兩種知識其實是既有分工，又有合作，且雙方關係常作更新，而不會輕取將二者視作完全對立不融的極端立場。傳統佛教社會的知識體系歷來皆包括諸多佛教文明內的世間（loka）知識，典型例子是大乘佛教的五明處，⁸佛教本來就不會從原則上抗拒宗教以外的其他知識。

在亞洲佛教和現代文明相遇的早期階段，佛教有一部份傳統宗教精英曾階段性地一度對現代文明懷有強烈敵意，十九世紀後期的上座部⁹和藏傳佛教¹⁰，都曾以「現代文明」乃「世間知識」，故不應與佛義混合為由，堅拒對話，甚至作出帶有強烈敵意的極端對抗，但其真正原因並不在它是世俗的（secular）或世間的。

當有人以「世間知識」為藉口，認為佛教可以拒絕與其他價值和知識系統的交流對話之要求時，這「世間知識」一詞往往只是個其內容隨需要與脈絡而異，作貶義概念來應用的主觀標籤，用於迴避特定佛教群體不敢正面面對，並將對方列入拒絕往來戶（unfriend）名單時的掩飾辭。這與其說只因為它是世俗，倒不如說它是代表著特定佛教群體認為，超出其應對能力之外的另一個價值與知識系統之「威脅」而已。

惠山眾的類似反應，亦無異於那以後腿奮力踢起漫天塵土，貌似壯烈抗拒，但把小小的腦袋塞埋沙堆，便以為解決了挑戰的傻瓜駝鳥。不分青紅皂白

8. 以大乘佛教五明處為例，即使只是因明與內明，二者關係的性質亦歷經起碼三種不同模式，其中一個，而且也許是最後才成立的模式，即視知識論的提問，或承認因明量論在修道或解脫理論當中的核心角色，是確保神聖性不能乖離人類基本常智。

9. 例如早期現代泰國上座部僧團曾經因為引入英文、生物學、西方數學等世間知識（泰文wicha thang lok），而一度引發違戒與否的激烈爭論和對抗。

10. 民初藏傳佛教格魯派大寺在甚至發生僧兵（rdab rdob）為了制止現代知識與英文的散播，以武力襲擊在拉薩英語學校學習英文和現代知識的藏族子弟。

地抗拒現代世俗知識與價值，佛教不見得就能成功逃避包括學術在內等源自西方的現代文明之挑戰，毋寧只會與社會更益脫節。何況前述上座部與藏傳對現代文明所作，結合張勳式復辟和義和團式對抗的聯合行動，其實已是十九世紀末的陳年舊事，而不是如惠山眾般，發生在廿一世紀的中國。

至於惠山眾的所謂「中國化」的佛教，這其實又是一個產生戲論式二律背反的虛假命題。在此姑且不論「惠山眾」提出所謂「中國化」之餘，又同時標舉前文的宗教、世俗二類知識或價值的勢不兩立，他們是否意識到，這其實是兩個相互衝突的立場。即使單是「惠山眾」再三強調的所謂「中國化」，其定義與理解，特別在佛教的脈絡，即矛盾重重，讓人覺得強烈不安，因為當中充滿省籍、種族、宗派，甚至是性別的仇恨與歧視。

這個仇恨系統是以漢傳佛教為第一輪「審查」範圍，循省籍與宗派之線索展開社群挑撥。首先被點名公然作省籍敵視的，是臺灣系的漢傳佛教。其次，惠山眾認為唯有禪宗才是「真正的」中國佛教，同屬漢傳的其他系統，亦在宗派歧視下被排斥掉。就更遑論與漢傳一樣，原生於中國國境的藏傳，亦被惠山眾的種族主義，歧視為不屬「中國」一環。最後，就更遑論周貴華先生在社科院的同事鄭筱筠教授近年投注全部心力作學術耕耘的雲南傣族上座部，即鄭

教授筆下反覆提及，雲南的「中國南傳佛教」也與藏傳一樣，被惠山眾排斥在「中國」之外。

惠山眾也不忘對西方的知識與理性傳統，表達其仇視。但筆者不認為需要在此費唇舌討論惠山眾的西方文明觀，其對西洋理性傳統之理解及所謂「批評」，不單膚淺簡陋，充滿偏執和低級錯謬，幼稚而在人文學科的常識上近乎無知，基本上是連當有啟發性反例的標準都沒辦法符合。

歷經四十年，中國佛教知識人的論學標準，終於由階級仇恨「改進」為國族仇恨，這次惠山眾則進一步由「仇外」兼而「仇內」，對同屬佛教的諸多傳統，以省籍、宗派、種族等為標準，展開剝洋蔥式層層遞進的不斷仇恨、歧視及排斥，這種自製危機、假傳衙旨、煽動仇恨、政治抹黑、虛發警報，再虛拆假彈，確使部份學人既有的國族仇恨式論學標準更臻「完整」。扣除了仇恨、仇恨和仇恨，過了好一整個繞迴，中國有部份佛教知識人還在堅持以「仇恨」作為生命與學術的動力燃料。

筆者不禁慨然要問的是：對惠山眾這一類中國的佛教知識人來說，其「時代精神」所真能臻達的，到底是其仍在坐言的「完整佛教」？還是其早已起行多時的「完整仇恨」？難道這就是佛教「中國化」應走的現代坦途？



批印諸文學術失範和學風問題舉隅

■ 宣方（中國人民大學宗教學系副教授）

2016年10月29～30日，第二屆佛教義學研討會暨印順法師佛學思想研討會在無錫召開。會議的宗旨，據主辦方發佈的新聞通稿，旨在「紀念印順法師為中國佛教所做的貢獻，緬懷佛門先賢深入經藏、闡揚佛法的豐功，同時也對法師的人間佛教思想予以探討、反思和抉擇，並對新時代佛教的發展建言獻策，期許新時代佛教護國佑民，造福世界。」¹乍一聽十分正面。

孰料第一個作大會主題發言的周貴華，就在論文中將印順法師定性為「大乘的失道者」、「大乘佛教乃至全體佛教的壞道者」、「佛教聖道中的『獅子蟲』」。言辭之激烈，無異於對一代大德開棺鞭屍。隨著會議論文集的流出，人們更是驚訝地發現，其中收錄的竟然幾乎是清一色的批印文章。這次所謂的紀念印順法師誕辰110周年的會議，不折不扣是借紀念之名行清算之實，乃至以鞭屍式的措辭竭盡羞辱之能事，稱之為無錫批印會議更加名副其實。

無錫批印會議，特別是周貴華的激烈措辭令教界群情激憤。印順法師曾經求學和執教過的閩南佛學院，便有歷屆校友兩百餘人連署，要求周貴華就辱及一代高僧公開道歉，並要求閩院解聘周貴華。之後，因未得到周本人及閩院的回應，更有性急的法師以公開信形式投書國宗局、社科院和中佛協，要求相關部門表態處理。有司自然不會公開回應，免得造成迫於壓力行事的觀感。教內高層，私下也多以為事件屬於正常的學術爭論，佛協不宜表態。學術界則一向反感政治干預，反倒因此對周多了一些同情。

此事鬧得沸沸揚揚，自有其複雜的時節因緣和教內糾葛。筆者不是教界中人，也無意捲入教界的紛爭。但教內高層將此事定位在正常的學術爭論，容易使一些不諳學術的四眾弟子產生誤會，以為學者們在學術的冠冕下就可以恣其所欲，肆意辱罵。畢竟，主導此次會議的核心成員周貴華、蔣勁松、馮煥珍諸君，頂

1. 〈第二屆佛教義學研討會暨印順法師佛學思想研討會圓滿閉幕〉，<http://bbs.ifeng.com/article/46421384.html>。



第四屆「人間佛教，薪火相傳——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研討會會後，宣方教授等大陸學者們前往台中市華雨精舍禮座導師並合影。（92.3.31 檔案照片）

著國內頂級學術機構的教授頭銜，在不諳學術的教界中人看來，其論述有天然的學術正當性和權威性。而學術界並不知教內高層有這樣的定性，更不覺普通教徒有這樣的憤懣，認為這種討論純屬教內紛爭，既非學術性質，又無學術含量，大多不屑一顧，覺得關注已屬多餘，回應更是自貶身價；稍微有心的，也只是作壁上觀，私下裡拿其中若干言論揶揄戲謔。筆者以為，文革以後佛教的恢復發展，教界學界的良性互動是一個重要助力，值得珍惜。因此，有必要略作澄清，明晰學術和信仰的立場分際，免得教界對學術更增不良觀感。本

文僅枚舉幾例，揭示批印諸君文中存在的學術失範和學風問題，

無錫會議批印諸文，幾乎都援引太虛對印順所著《印度之佛教》一書之批評作為有力論據。如果作者以信徒自居，作信仰性論述，視太虛所述為聖言量，學者自然尊重其立場。但將其視為學理性論述，則應當按照學界共許的學術規範來討論。既然要評斷太虛和印順兩造的是非，就應該如法官斷獄，先看甲方之論述，再看乙方之反駁，然後質證雙方之證據。官司既然由太虛大師評議印順《印度之佛教》而起，就應該先講太虛怎麼評，再看印順如何答覆，然後檢核原書，看兩造誰的論述更接近事實。

與會者之一的蔣勁松之前撰有〈中國近代佛教史上一場重要的路線鬥爭——太虛大師對印順法師〈印度之佛教〉的評議略述〉，專門處理這一議題。此文流傳甚廣，蔣君也頗為自矜，提交無錫會議的論文中開篇就稱引此文。無錫會議之後，蔣君又特意重新發表此文，並特贅數語，說明「此文多年前在網上匿名發表，現在以實名再次發表，以接受各方的指正」，並表示「（若有錯誤）歡迎具體指出，如能寫出學術文章詳細批駁就更好」。²正好2016年3月間，曾有友人徵詢我對此文意見，因此也曾寓目。此文一些論述方式不無可議，在批印諸文中帶有共性，

2. http://fo.ifeng.com/a/20161109/44488909_0.shtml。以下引此文不再注出。

故不妨以此爲例略加分析。

蔣文第一部分介紹寫作緣起和事件緣起，此處先略過不提。第二部分開篇如下：

二、歷史考證與佛學研究

太虛大師對印順法師歷史考證與佛學研究的方法提出了批評。太虛大師指出，中國古代雖然移譯了小乘經論，但很少象大乘經論那樣系統研究。「今得原著從四含、六足，以至大毗婆娑、順正理等所曾辯涉各方，揭出雖譯久晦之多種精義，及諸可為演生大乘之源泉者，益增教義內容之豐富。然亦因此陷近錫蘭之大乘非佛說或大乘從小乘三藏綑譯而出之狹見。」（《再議印度之佛教》）

這裡，太虛大師一方面肯定了印順法師從小乘經典中發揮大乘思想的做法，但是也明確地反對依據世俗考據學認為大乘思想是後世佛教徒從小乘經典「發展」和「創造」的觀點。

這部分開宗明義指出「太虛大師對印順法師歷史考證與佛學研究的方法提出了批評」，接著引太虛原文說明具體的

批評內容，最後歸納太虛對印順法師著作認可和不認可的部分，邏輯清晰，文字洗練，體現了作者良好的學術素養。

以前兩個段落體現的學術素養，我們有理由期待，作者接下來爲我們呈現印順如何抗辯和回應其師。如果沒有直接的相關文字，就要看印順其它地方的回應。但作者卻是迫不及待地宣告這樁學術公案審判結束，並作自己的推論：

從目前的狀況看，太虛大師的批評是很有遠見的，聯想到在將印順法師尊為導師的臺灣有那麼多佛教徒攻擊龍樹菩薩、攻擊大乘佛法，就知道用學術進化的觀點來研究佛法的危險了！

這一段有些費解。從學術的立場說，直接宣判（「從目前的狀況看，太虛大師的批評是很有遠見的」）本身就是學術失範。³特別是，針對太虛「陷近錫蘭之大乘非佛說之狹見」的嚴厲指責，印順如何做抗辯，作者不著一字，實在有違公正對待兩造的學術倫理。其實，即使蔣君連瀏覽印順相關著作的學術準備也不屑做，翻一翻現成整理好的印順著述年表或簡譜，也不難發現：就在太虛作

3. 也許有人會替蔣君抱不平：蔣文不是在本文緣起部分交代過，「事態發展至此，作為弟子的印順法師自然不便繼續爭論」，「這場爭論形式上以印順法師的沉默而結束」嗎？蔣文的確作過這樣的交代，並且緊接著說「實際上印順法師在太虛大師去世之後的著作中，仍然堅持並進一步發展了自己的立場」。

不過這種表述不確，而且客觀上容易引起誤會，以為印順對相關批評在乃師生前佯裝順從，身後則故態復萌乃至變本加厲，不夠光明磊落。這很可能是由於蔣文僅僅參考了《太虛大師年譜》中的相關記載。作為年譜編者兼當事人的印順法師，出於尊重老師的考慮，詳述乃師對自己的批評，卻沒有提及自己隨後又作了回應。

此批評的當年，印順便寫過《大乘是佛說論》。如果翻檢《我懷念大師》一文，便知這是他與漢院諸生討論大乘的長函，當時還專門抄呈太虛。⁴再結合《遊心法海六十年》對學思生涯的相關回顧，可知這正是對治漢院諸生因南傳佛教大乘非佛說傳入而引起的困惑。⁵

如果說上述問題還可以解釋為疏忽，那麼蔣文接下來的論述更令人困惑：

聯想到在將印順法師尊為導師的臺灣（A1）有那麼多佛教徒攻擊龍樹菩薩、攻擊大乘佛法（A2），就知道用學術進化的觀點（B1）來研究佛法的危險了（B2）。

這段話筆者越讀越糊塗，實在理不清其中的論述邏輯，所以坦陳自己的迷惑，就教於蔣君：

第一，臺灣佛教界真的普遍「將印順法師尊為導師」嗎？三十幾年前，印順還在感慨自己踽踽獨行，是「冰雪大地上撒種的癡漢」，三十來年後，難道這種局面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至少臺灣佛教界所謂四大山頭（這是大家耳熟能詳的）當中，中台禪寺就不是奉印順為導師的，即使是非常讚歎印順的星雲法師，也明確說佛光山的人間佛教是繼承太虛大師遺志而發揚光大的，並未奉印順為導師。

第二，臺灣佛教界真的「有那麼多佛教徒攻擊龍樹菩薩、攻擊大乘佛法」嗎？作者能否給我們一個粗略的估計數目或百分比？

第三，就算真的「有那麼多佛教徒攻擊龍樹菩薩、攻擊大乘佛法」，這些人真的是受印順影響嗎？就算這些人的

其實印順在回憶這樁公案時，很明確地說：「到卅三年春末，我作〈無諍之辯〉（稿存漢院圖書館），這是備忘錄性質，只是表示意見，而不願大師答覆。我那時，感覺到我的罪過，我不應為了這些，增加大師的勞累。佛教的事多著呢，怎能使大師時為此等事而勞心！」（《華雨香雲·二三·我懷念大師》，中華書局2011年第一版，第201頁）「大師在這一年（方按：1943）八月，又寫了《再議印度之佛教》，我寫了一篇《無諍之辯》（文已佚），寄給漢院虛大師，表示只是表示個人的見解，不敢再勞累大師。」

（《平凡的一生·二六·寫作的回憶》（重訂本），中華書局2011年第一版，第119-120頁）可見印順並未保持沉默，只是改用更尊重師尊的方式私下回應。再則，既然知道印順後來「仍然堅持並進一步發展了自己的立場」，便應從相關論述中梳理印順的回應。即使作者無暇去系統梳理，至少應流覽一下印順對於此事的記述，以及他在多篇紀念太虛的文章中的相關論述。

4. 《華雨香雲·二三·我懷念大師》：「卅二年冬的〈大乘是佛說論〉（本是長函），卅三年春的《中國佛教史略》（妙欽初編，由我補充改正），都寄呈大師。」（中華書局2011年第一版，第201頁）
5. 「錫蘭等南方佛教，以為他們所傳的三藏，是王舍城結集的本原；以為大乘佛教，是印度教化的，非佛說的。這種意見，多少傳入當時的抗戰後方，而引起某些人的疑惑。我為續明他們，討論這個問題，後來題為『大乘是佛說論』（依現在看來，說得不太完善）。」（《華雨集第五冊》，中華書局2011年第一版，第12頁）

確讀過印順的書，這代表印順認可他們的立場、或是從印順的書中能邏輯地推導出這種立場嗎？

第四，就算A成立，和B之間有必然的邏輯關係嗎？有人秉承極端狹隘的傳統偏見（部派佛教時代的大乘非佛說、誤解龍樹為斷滅空），反倒要歸咎於現代學術研究的觀點？況且，誰不知道龍樹是印順最為推崇的大乘論師呢？有人攻擊龍樹，這賬要算到推尊龍樹的印順頭上，這是什麼邏輯？

第五，「用學術進化的觀點來研究佛法」真的是印順所贊成的嗎？稍微翻一下印順的《以佛法研究佛法》等談佛學研究方法的文章，就知道他是明確地反對所謂進化的觀點，更反對現代學術研究的背本逐末的傾向。這一點，連無錫會議批印諸君很多人也不否認。

很難相信，這種論據失實、邏輯混亂的表述，與前面持論有據、邏輯清晰的表達出自同一人之手。

這還僅僅是開始。隨著行文的推展，到第二部分末尾，蔣文說「在對於印度佛教歷史的分期上，太虛大師的批評更加激烈」，並引太虛原文為證。接下來乾脆連稍作歸納也略去，徑直宣判：

因偏愛中觀遂至扭曲歷史真相一致於斯，令人驚歎！印順法師時常批評堅持古代的祖師大德們陷入宗派偏見，標榜自己堅持理性的立場，但是我們看到的卻是殉一己之觀點而不惜歪曲佛教歷史

的所謂「研究」，看到的卻是既無佛教傳承、又不符合學術規範的強烈執著。

未有任何質證環節，卻徑直宣判印順「因偏愛中觀遂至扭曲歷史真相」，這已經罔顧最基本的學術規範了。其實，稍具佛教史常識，都知道在太虛和印順的佛教史觀之間，哪一種更合乎學術共同體的基本共識。而進一步指控印順故意「徇一己之觀點而不惜歪曲佛教歷史」，則更是超出正常學術研究而作道德審判的誅心之論了。可即使是道德審判，也應該拿出過硬的證據來呀。

蔣文另一奇特之處在於，作為研究太虛印順師生之間就後者所著《印度之佛教》一書而展開的筆墨官司的專題論文，全文到行文過半，才有一處引述印順的原文。而就是這全文僅有的一處引述，也被蔣君曲解得面目全非。蔣文說：

他在「敬答議印度之佛教」中為自己偏揚空宗貶斥他宗辯護時，認為龍樹菩薩的空宗才真正代表菩薩精神。「菩薩乘為雄健之佛教，為導者，以救世為己任者，求於本生談之菩薩精神無不合。以此格量諸家，無著系缺初義，《起信論》唯一漸成義，禪宗唯一自力義：淨之與密，則無一可取，權攝愚下而已。」（《敬答議印度之佛教》）

原來大乘精神的完美代表只存在於小乘的本生談，而大乘禪、淨、密各宗甚至連無著這樣的大菩薩也不入其「法

眼」，即使連他最為欽佩的龍樹所大力弘揚的密宗在他的筆下也僅是「權攝愚下而已」，則印順法師的標準實在是高不可攀！

照蔣先生的解說，印順這段話意謂「大乘精神的完美代表只存在於小乘的本生談」，連大乘諸宗都不能及。果真如此嗎？且看印順這一段的完整敘述：

三、空常取捨之辨：拙稿於大乘中見龍樹有特勝者，非愛空也。言其行，則龍樹擬別創僧團而事未果，其志可師。言其學，三乘共證法性空，與本教之解脫同歸合。惟初重聲聞行果，此重菩薩為異耳。無自性之緣起，十九為阿含之舊。於學派則取捨三門，批判而貫攝之，非偏執亦非漫為綜貫也。言菩薩行，則三乘同入無餘，而菩薩為眾生發菩提心，此「忘己為人」之精神也。不雜功利思想，為人忘我之最高道德，於菩薩之心行見之。以三僧祇行因為有限有量，此「任重致遠」之精神也。常人於佛德則重其高大，於實行則樂其易而速，「好大急功」，宜後期佛教之言誕而行僻。斥求易行道者為志性怯劣，「盡其在我」之精神也，蓋唯自力而後有護助之者。⁶（下同蔣文所引）

顯然，這是針對太虛原議中批評他「莊嚴『獨尊龍樹』之主見」的觀點而

作的回應，闡明自己推尊龍樹，並非偏愛空宗，而是因為龍樹其行、其學（三乘共證法性空、批判而貫攝諸學派）、其所闡明之菩薩行最為完滿（「忘己為人」、「任重致遠」、「盡其在我」三德俱全），相形之下，無著系（論著）、《起信論》、禪宗（典籍）所闡述的菩薩行都各有所缺（無著系缺「忘己為人」，《起信論》缺「忘己為人」、「盡其在我」，禪宗缺「忘己為人」、「任重致遠」），而淨土與密宗，則三者皆缺。

姑且不論印順的判攝是否確當，顯然他只是在在大乘思想內部判教，並沒有說各系思想都不如小乘的意思。況且，即使說本生談中流露出完美的大乘精神，也不值得大驚小怪，因為本生談中所說的菩薩，特指成佛以前累劫修行的世尊。以釋尊在因地的菩薩行，作為大乘精神的完美代表，不是順理成章的嗎？這一點對太虛印順師生而言自是常識。因此，太虛在進一步回應時，也只是反駁說唯識、台、賢、禪諸宗皆具此三德，並不以為印順此處表述有尊小貶大之意。

至於印順說「淨之與密，則無一可取，權攝愚下而已」，蔣文忍不住譏諷「即使連他最為欽佩的龍樹所大力弘揚的密宗在他的筆下也僅是『權攝愚下而

6. 《無諍之辯》，中華書局，2011年第一版，第81頁。

已』，則印順法師的標準實在是高不可攀！」說龍樹大力弘揚密宗，這是蔣君的觀點，印順不這麼認為，太虛也未必作如是觀。不過，恰恰是令蔣君激憤不已的這一尖銳評價，太虛法師在回應時表達了認同，認為應「令淨、密返於輔護修行之原質」，對此「無可訾議」。⁷也就是說，太虛視淨、密為輔助性修行法門而非獨立大宗。這與印順的立場並無二致，只是太虛措辭更婉轉而已。

但師生之間的這一共同立場，在蔣文的解說中卻是：

雖然太虛大師對於淨、密二宗的理解有可議之處，但是出發點似乎仍然是想要融會各宗、繼承中國佛教傳統的，與印順法師偏揚空宗貶斥他宗、全面否定中國佛教傳統的做法迥異。

無視兩者的共許立場而作這般大相徑庭的抑揚，只能說蔣君早有成見在胸了。

通觀蔣文，如此偏引一方之論述而左袒之立場徹始徹終，堪稱學術失範之標本。

如果作者明白宣示，這不過是借太虛之酒澆自家之塊壘，抒發一己的宗教激情，那麼學界自不妨視為狂熱信仰者的譎言而不必理會。

但蔣君卻又明確以學術研究自命，文中也多處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裁斷太虛

的論述「符合學術研究慣例」、印順的研究「不符合學術規範」，甚至拈出「佛學研究的學風問題」譏刺印順，文後贅語又稱「此文發表後，有人讚歎有人批評，這當然都是正常的。我也希望能收到一些擊中要害的批評，以便改進提高。可惜有一些批評，其實是基於誤解，我想在這裡澄清一下，希望能讓相關學理探討在一個比較高的層次上進行，不至於僅僅停留在低級誤解的水準上，這樣白白浪費大家寶貴的精力」，「真認為作者有錯誤，舉證責任在評論者，歡迎具體指出，如能寫出學術文章詳細批駁辭就更好了。」言若恭而實倨焉！教內尊印而不諳學術規範者不免氣結，甚至遷怒於學術。

這些文字若出自某個不瞭解學術規範的妄人之手，我們大可一笑置之。畢竟，率爾操觚，只能說是無知而已。

但作者是國內著名高校的教授，瞭解學術規範，而又故意違犯，這應該稱為什麼呢？

自己故意違反學術規範，卻還裁斷研究成果廣受學界重視的印順著作「不符合學術規範」，甚至拈出「學風問題」相譏刺，這又應該稱之為什麼呢？

7. 不難看出，這和太虛原先提倡八宗並宏的意趣有不小的調整。

中國大陸二〇一六年「批印事件」之反思

■ 侯坤宏（原國史館纂修）

2016年10月29~30日，由佛教義學研究會主辦，華東師範大學宗教研究中心、杭州佛學院、無錫惠山寺協辦，無錫惠山寺承辦的「印順法師佛學思想：反思與探討」大會「隆重」舉行，對印順法師展開批判，此事頗不尋常。會議結束後，引起學界、教界廣泛關注，一時「尊印」與「批印」者，在網絡上相繼發文，迭相交鋒，此一「反思『印順長老大乘非佛說（是佛說）事件』論爭」且成爲「2016年中國佛教十大要聞」之一。

這次「批印事件」，有稱爲「大乘非佛說事件」，亦有稱「反思印順長老大乘非佛說事件」，或「無錫論壇事件」、「反大陸人間佛教會議」事件，因主導此次會議的周貴華，在其發表的〈釋印順佛教研究和佛學思想略觀——從反思的角度看〉一文，指印順法師是「大乘佛教的失道者」、「佛陀聖教的壞道者」、「獅子蟲」，所以也有人稱此次會議是「白衣辱僧事件」、「無錫辱僧事件」，周貴華則自謂是「無錫反思護教會議」。

此事件在部分網路（微衆網、微信）上鬧的沸沸揚揚，其中不少參與論戰者，是以化名（或佚名）方式刊出，也使這次事件蒙上一些隱諱性。面對這起「看似突發」的事件，我們應當如何看待呢？

近幾年來，筆者常應邀到中國大陸參加學術會議，在學術會

第十三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研討會，假佛教弘誓學院舉行。（103.5.30 檔案照片）

議上或私下互動過程中，即曾多次聽到不少學者（或僧人），對印順法師持嚴厲批評態度，在我看來，屬於「無的放矢」、「任意誤讀誤解」者居多；由於彼等「姿態之高」、「氣勢之盛」，並非只是單一個案，不禁讓人感到，印順法師在大陸會有些知音，但對其批評中國佛教部分，讓某些「宗派徒裔」不滿反彈者亦當不免，這次批印事件可視為是不滿者的一次「大爆發」。對於這起批印事件，因其中涉及諸多層面，實有待進一步之釐清與澄清。

對「批印」派及彼等論點之分析

依「印順法師佛學思想：反思與批判」會議論文集，發表論文有32篇。部分篇章主要論點，此不贅述（將於第十五屆印順學研討會論文中再行摘述），筆者閱讀論戰雙方文稿，略可歸納出如下特點：

一、「批印」成員來自許多不同的地方（單位）：

其中有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周貴華、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張昌盛、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博士候選人李光起；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系馮煥珍、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張少科；杭州佛學院釋存德；杭州電子科技大學教授徐獻軍；四川大學宗教所副教授哈磊；西南民族大學學報編輯部研究員尹邦志等。值得注意的是，其中還包括教內僧

人，如陝西省佛教協會副會長、寶雞金頂寺住持釋明舒、青海北海禪寺住持釋明賢等人。且此次「批印」事件涉及與印順法師研究有關之：佛教研究方法論、人間佛教、大乘是佛說論、《阿含》、大乘三系、判教官、唯識學、中觀學、淨土思想、密教等方面議題。亦可知，此次「批印」計畫屬於「集體運作」的呈現，非如過去「批印」者之單兵行動。

二、透過對「大乘非佛說」及對「人間佛教」的「另一種」理解方式來批判「印順思想」：

周貴華在〈在信仰與學術之間——對釋印順佛教思想的再反思〉一文中說：「印順法師在現代被公認為佛教學術大師、重要思想家與高僧，但其思想在信仰、學術間表觀的統一後面，存在內在緊張，這種矛盾性集中反映在其代表性思想即溫和版的『大乘非佛說』以及『人間佛教』說中。可以這麼認為，在佛教本位意義上，印順法師的佛教思想是中國大乘佛教中最大的一次自我否定與自我重建，但其意義是負面居多。」「批印」成員釋明舒認為：「釋印順通過對『佛說』、『非佛說』的概念偷換，提出大乘經『非釋迦佛親說』，但大乘是『佛說』。」「釋印順認為即便是佛親說，也不一定就正確，也需要有所揚棄。所以是不是佛法，不能由佛說或不說來斷定。」另一成員炎

軍說：「印順法師站在實證主義的立場上，採取歷史考證的方法，對全體佛教，特別是佛教史進行了系統研究，並由此得出大乘佛經非佛親說，而是在佛涅槃後，後世弟子對佛陀追思、懷念和敬仰的產物。即所謂『溫和的大乘非佛說』。……作為一個佛教徒，特別是作為一個大乘佛教徒，我們『應當』也『必須』認為大乘就是佛說。或許印順法師也非常『希望』大乘佛經就是佛說的，只是他在前一個問題上的錯誤判斷，導致他已經認為『大乘非佛說』是一個即成的事實。」

三、以周貴華所提「完整佛教觀」作為批判「印順思想」的準則：

據完整佛教研究會研究員何琳說：「我們當今迫切的任務，就是要以完整佛教觀大力發展義學研究，對於相似佛教，不僅需要倫理性批判，更需要的是反思澄清立場、檢討原則，還要在方法上探究如何使信仰落地。沖出印順佛學思想體系的怪圈，回到佛陀的本懷，固大乘之本，重新把根基安頓在佛教的完整觀上，這是拯救佛教義學的唯一出路。」「完整佛教」為周貴華所創，有人稱此「完整佛教」是一種新興宗教，教主是周貴華。周貴華回應說，「完整佛教」不是什麼新興宗教，而是一種觀念，用於指佛陀聖教，謂佛陀出世為普度眾生所說的大乘、小乘、人天乘教構成一乘整體，而稱完整佛教；這樣一種

立場，稱「完整佛教觀」。

在此之前，周貴華撰有「令人耳目一新的佛教巨著」——《完整佛教思想導論》一書，「講述完整佛教思想倡揚一種健全的佛教觀，即完整佛教觀，以對治古今佛教中的虛化、偏化、矮化、俗化、異化的弊端；開顯佛陀聖教作為完整佛教的本來面目，回到佛陀的完整本懷；《完整佛教思想導論》引導修學者將皈依、發心、聞思修建立在正確的方向與道路上。」周貴華的「創見」源自太虛大師，太虛大師〈再議《印度之佛教》〉一文，曾提到「完型佛教」一詞，周貴華據之並加以「發揮改造」，成「完整佛教」，並依之展開作為「批印」工具。

四、閩南佛學院在此次「批印事件」中的尷尬角色：

閩南佛學院（簡稱「閩院」）是太虛一系創辦的三個主要佛學院之一（另為武昌佛學院與漢藏教理院），印順法師早年曾在此任教，圓寂後其舍利於2011年6月12日由臺灣回奉於此，印順法師著作有多本被閩院列為教材。據圓智法師說，周貴華是閩院研究生導師，在周完整佛教思想影響下，許多學僧出現如「愚子」如下之矛盾：「在學院，學子都會面臨作文或論文，然而，學子們心照不宣，明白在引用印順法師的文章時多有禁忌，很多印順法師的文句引用後會產生嚴重後果。不少閩院法師在教



第十三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研討會，侯坤宏教授於會中發表論文。（103.5.30 檔案照片）

學上對印順法師的思想多有迴避。問題來了：被譽為『玄奘以來第一人』，閩院引以為傲的印順法師，為何在閩院的教學中出現如此多禁忌？」智祥法師也說：「倘若印老的思想果真無可指摘，閩南佛學院何必對印老的有些言論諱莫如深？倘若印老的思想果真無可指摘，廣大追隨者則又何懼於今日義理的辨析呢？」

又，在「批印」事件論辯過程中，有位從閩南佛學院離職的圓智法師，集合200多位原閩院非在讀學生（畢業或肄業等）名單，要求閩院對周貴華的不當行為做出糾正。行願法師於2016年11月17日發表〈致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所、紀委辦公室的公開信〉，「懇請貴院領導對周貴華教授辱罵佛門僧人的事件與調查並責令其本人道歉」。由於此次事件與閩院多所關聯，故有說閩院是這次事件的「重災區」。

五、關於「批印事件」的深層意涵：

曾參與此次無錫會議的林建德，他於會後撰有〈三種佛學探究立場〉、〈印順思想「臺獨化」〉二文。據其觀察，這次無錫論壇是由「佛教義學會」發起，佛教義學主張「佛教本位」研究方式，有別於學界之「學術本位」。「佛教本位」也可說是「信仰本位」（或是「信徒本位」），是「學術本位」另一極端。所以當我們檢閱「批印」文章，可以發現彼等撰文，是在預先設定結論後，再找相關資料來論證，這種撰文方式，在方法論上不僅欠妥，心態上也頗可議。這是佛學研究方法上的重大缺失。又，在此波「批印」風潮文稿中，認為印順思想是西方思潮大舉東進下的產物，屬於「臺灣新型佛教」，旨在「親西方化」、「去中國化」，背離「中國化」大乘佛教傳統特色，迎合臺灣本土獨立意識；部份大陸學者一味迎合「人間佛教」風潮，乃是基於個人學術利益，無視傳統文化根基，罔顧儒釋道三家融會共進史實，忘失漢傳佛教主體文化，將助長「臺獨歪風」。這又將它與兩岸統獨議題掛勾，強調大中國意識，這已不全屬學術範疇矣。

此次「批印大會」的真正含意

一、這是一場經過精心設計的「批印大會」：

在其中，有人主導，有人唱和；於

「打擊印順」過程中，有人主攻，有人助攻：比起之前現代禪、釋如石等之「零星散彈式」的「批印」，這次是以「組織集團式」的、全面性展開一大波的攻勢。這次「批印大會」，從召開到結束，一直倍受質疑。會議中的「批印」文章，有一共通點，即對過去學界研究成果完全加以忽視，此為學術研究之大忌；而更讓人印象深刻的是，有許多文章在展開攻擊印順時，總讓人覺得「理不直氣很壯」，負面情緒性的語言不少，這與一般所理解的學術研究大為不同，或許我們可以這樣來理解——這是一場假藉學術研討會名義而召開的「批印」鬥爭會，其學術性值得存疑。

二、其實印順法師從來就不缺少批評者：

2016年無錫會議召開前，印順法師就有不少批評者（甚或是「敵視者」）。如：1、溫金柯撰有《生命方向之省思》、《繼承與批判印順法師人間佛教思想》，前書中有三篇文章批評印順，認為印順思想與涅槃解脫之間有難以跨越的隔閡，印順之「人間佛教的人菩薩行」淺化了大乘菩薩道。後書中評破核心在印順的人間佛教思想「比較重視利他精神，而較不重視修證」。2、劉紹楨：〈大乘三系說與淨土三系說之研究〉，否定印順大乘三系說與淨土三系說的正確性。3、如石：〈臺灣教界學術研究、阿含學風與人間佛教

走向之綜合省思〉，認為印順的人間佛教是「俗化的現代臺灣佛教」，是「捨本逐末」、「方便趨下流」；另〈大乘起源與開展之心理動力〉一文，評破印順之「佛滅後，佛弟子對佛的永恒懷念是大乘起源與開展的原動力」的說法，並認為印順的某些研究「淺化、窄化甚至曲解了印、藏、漢大乘佛法的深廣意涵」。4、恒毓〈印順法師的悲哀——以現代禪的質疑為線索〉，謂印順思想「充滿了錯誤的內容」。

這次「批印」鬥爭會的場景主要是在中國大陸，其後續影響會是如何，值得吾人持續關注。

三、「印順思想」與中國大陸未來如何發展問題：

印順法師著作全集在中國大陸未出版前，已有數本零星出版者，全集能夠出版，對印順思想在中國大陸傳播，提供了重要的契機。據負責落實此專案且全程參與全集出版工作的陳平表示，由於海峽兩岸對於印順思想的認知存在著巨大落差，所以在接受程度上，自會有明顯差異，這與兩岸佛教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有關，也與兩岸佛教文化素質的差異有關。陳平的觀察十分正確。依此言之，周貴華等人之「批印」，就是對印順思想理解的一種反差，如何讓所有閱讀印順法師著作的人，正確掌握各書中的真正內涵，是一極為嚴肅的課題，因這與中國大陸佛教未來如何發展問題

息息相關。

四、對周貴華等人「批印」之檢討：

據筆者理解，周貴華等人的「批印」策略是：利用「太虛大師」的看法，來攻擊「印順法師」，並肯定「趙樸初的人間佛教」（因周是處在中國大陸佛教環境下）。中觀法師在〈關於近期以周貴華為首的「義學會」，在肆意傷害印順導師思想之事的一些回復總結〉表示：中國大陸信徒的教理教義素養不高，「某些佛教研究人員亦如是，一樣去作一些可以造勢成名的事情，來愚弄大陸的信徒，博取一些市場」。雖然他們這套對學術界沒市場，但對佛教界卻具有「很強的蠱惑性」。

有位學界友人不客氣地指出說：「周貴華的知識結構就是缺了人文學科（文史哲）及社會科學這一大塊，由自然科學依信仰轉過來佛學時，以他的聰敏，當然在專門的佛學研究，如唯識研究上，（曾）有其光彩，但一面對社會暨文化環境時，簡直是自製危機，再胡亂發警報，胡亂拆假炸彈，且不加細思，即將民族主義扯進來，個人相信他應該有某種在佛教事宜上，願作帝師之潛在情結。」「以他的聰明，走出這條怪路，實在可惜，但我更擔心是，他將來會成為官方針對臺灣佛教的思想工具。」這位學者指出了「反思印順長老『大乘非佛說（是佛說）』事件」背後，存在著海峽「兩岸佛教交流與獨統

關係」議題與「中國民族主義情節」，如果真的是這樣，這事件的起因與其後續影響，就更值得我們持續關注了。

五、繼續深入研究（「深化」）推廣（「普化」）「印順思想」是面對「批印」風潮的最好方式：

印順法師的豐富著作，即使對一位專業佛教研究者言，要精確的掌握其要旨，也不容易，何況是一般信徒？而對於一個「來意不善」、「存心不良」的研究者，他可以隨便抓住一點，就猛追窮打。我們認為，對於「印順觀點」，每位研究者都儘可表示自己不同的看法，但在發表意見時，應根據經論，依理性原則，進行必要之討論。如果意氣用事，作人身攻擊，如周貴華等人「批印檄文」之所言，就非常不可取。

最後筆者想說：繼續深入研究（「深化」）推廣（「普化」）「印順思想」是面對各種「批印」風波（事件）最好的方式；因唯有加強深入研究「印順思想」，並將研究成果廣為弘揚，才能使更多人「如實」理解「印順思想」的精義。◎

百年人間佛教之重要教訓

■ 鄧子美 (江南大學宗教社會學研究所教授)

「人間佛教」從其醞釀誕生起，已逾百年。公開場合中，佛教界內外對其之批判乃至謾罵、進行人身恐嚇、傷害等等；暗黑之下，有人散佈傳言，有人用下三濫手段無中生有的誣蔑、潑髒水，嫁禍於人，挑撥利用不明真相的人們當他們的「箭」，陰險地向當局告發「為匪」，企圖「借刀殺人」等等，從來沒停止過，將來也不會停止。所有這些，人間佛教擁護者該如何去對待？

去年是印順導師誕生一百一十周年，今年是太虛大師圓寂七十周年，該到回顧總結的時候了。因為在太虛圓寂前，這些攻擊往往集中地用矛頭對著太虛個人的形式表現出來，在太虛圓寂後，又以矛頭對著印順個人的形式表現出來。但某些人的攻擊，不但對太虛、印順在佛教史上的卓越地位與思想光輝絲毫無損，倒是更增添他們之歷史性榮耀。

其實，這些年所有對印順導師個人的攻擊，其矛頭所向是人間佛教在海峽兩岸的提倡，是對人間佛教雄踞佛教佛學界主流地位不滿的一種發洩。君不見，在兩岸還有流布廣泛的許多傳言，如說慈濟功德會只有慈善，丟了佛教；人間佛教只有人間，丟了佛教；佛教重視「人間」就是被「世俗化」等等，不一而足。

人間佛教一向遭受非議與攻擊之實質原因分析

所有這些不滿的發洩，筆者認為應該區別對待，發洩出來讓公眾看到比壓抑著不發好，在公開場合發洩比散佈流言好，至於謾罵、暴力等等根本不值一提。當然，他們必有導致其不得不發的實質原因。太虛曾經預期：「我為發揚中國佛教，改革中國僧制，使佛教受到廣大人群的信奉，自不免有損不願改進的傳統佛教者的名位，（他們）對我或有不滿的表示。但我自信在我死後百年，佛教僧俗都會想念我太虛，認為太虛為佛教（的著想）是對的。」¹

至今太虛圓寂剛滿七十，海峽兩岸以至海外華人佛教僧俗，都無比地想念太虛，而曾攻擊太虛的那些人們都早已沉沒在歷史的塵埃之中。但太虛對人間佛教的提倡「有損不願改進的傳統佛

1. 釋太虛：《對大師學生會籌備員之訓勉》，《太虛大師全書》第35冊，第129頁。

教者的名位」的分析，無疑是正確的原因之一。然而這只是對他們的動機分析正確，在弘法成效方面，人間佛教寺院、教團其實已逐漸無須跟他們爭「名位」、爭「地盤」。換言之，人間佛教已經為佛教展現了無限廣闊的新時空，即開闢新領域，吸引新信眾、新人才。

以往，兩岸社會對佛教的普遍認知大抵如李新桃（即慈莊法師）所說「佛教是阿公阿婆的迷信」，²出家是因為在世俗生活中碰到挫折後才看破紅塵，而寺院則是厭離社會避世修行的場所。如今有些出家人與佛教徒也仍然如此，但人間佛教開闢的佛教文化教育事業、大規模的社會慈善公益事業、遍佈全球的佛教傳播事業、深入社會的社區豐富多彩的活動、化解現代生活帶來的煩惱的心靈指引等等，相對於傳統佛教的局限而言，都是新領域。

人間佛教的信眾也再也不被限於阿公阿婆的信仰，郭文般教授依據臺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臺灣社會變遷調查計畫」（1994-2004）三波統計資料分析指出，在臺灣與城市化進程相應，取代民間信仰居於社會主流地位的已是佛教。在佛教徒中，相對比重最高的是企業主和專業管理人員。這正是

韋伯所謂「現代的合理的企業經營的體現者階層」。³在大陸，佛教信眾也開始涵蓋各行各業、各個年齡層次。當然，人間佛教也吸引了來自各行各業的新人才，有大學畢業文憑、取得碩、博士學位的不計其數。如果說在中國近代史上，以太虛大師為代表的佛教「新派」與保守派之間還免不了爭地盤、爭信眾、爭人才的話，那麼，當代人間佛教教團雖然也包容曾經保守的佛教徒，接納已維持不下去的舊寺院，但其活躍的領域，其主體成員的構成，其骨幹隊伍的培養，都與傳統佛教模式迥然有別，人間佛教的蓬勃發展由佛教新時空的開闢而來。

當然，在固守傳統者看來，在淨資的籌措方面好像是人間佛教大教團成了「吸儲機」，使他們募資難。但為什麼他們不能反思自身原因，改用適應現代社會的手法呢？筆者也為固守傳統的寺院衰落感到難過，不少小寺院90歲的老法師帶著70歲的信徒，後繼無人，卻還在苦苦支撐，他們對佛教也是有所貢獻的，佛教傳統中也蘊有精髓，需要守護……。

印順導師講：人間佛教與固守傳統模式者在「思想上的差異，才是根本原因所在。」⁴是的，正是思想差異，使

2. 符之瑛：《薪火：佛光山承前啟後的故事》，天下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48、49頁。

3. 郭文般：《臺灣宗教變遷的社會階級分析》，《兩岸宗教與社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中：東海大學宗教研究所，2009。

4. 釋印順：《為自己說幾句話》，《永光集》，第263頁。

後者難以開闢「新時空」，難以採用新手法，遭遇著困境，卻表面地把原因歸結到人間佛教對其之「擠壓」上。可以說，絕大部分囿於傳統者都是思想問題，或出於無知，或出於不夠瞭解，或出於某一宗派、學派立場，才把自身與人間佛教對立起來。而人間佛教並非居於佛教各宗派之外的特殊教派，在思想上啓發、引導他們轉變，是人間佛教倡導者與擁護者的責任，當然這也需他們自己有所覺悟。

百年人間佛教之重要歷史教訓與對待批評之回應考量

根據上述原因分析，人間佛教提倡者、擁護者應該如何對待反對者中不時就有的傳言，以及時隔幾年、十幾年就會發動的反對聲浪高潮？百年來也已可總結出重要的歷史教訓，即是，只要正確且有分寸地區分應對，那麼，這些恰是推動人間佛教向上提升的「逆增長緣」，激發著被「批判」者該做什麼就更努力地去。

太虛大師有團結保守人士共事的良好願望，但他當年或許難免的最大失誤就在把自己很多寶貴的時間、精力被迫花在與佛教界的保守勢力糾纏方面。印

順導師在上世紀50年代已開始吸取教訓，他總結說：保守勢力攻擊他，表面是為某一藉口發難，實際是「為了善導寺，⁵對付子老（即李子寬），就非先對付我不可。如我倒，子老維持善導寺的局面，也就非成問題不可。這是長老法師們對付我的深一層意義。」⁶所以，印順導師為了不再浪費精力於與保守勢力無止境的糾纏，以免最終兩敗俱傷，他寧願辜負李子寬的好意，最後還是放棄了善導寺住持一職，開拓了建立慧日講堂與福嚴精舍，外弘內修的新路。這些都離不開「逆增長緣」激發。星雲大師也在同一「逆增長緣」激發下，「認為要透過『佛教會』的力量來革新佛教，這個夢想不容易實現，只有靠自己的力量，於是我開闢了佛光山，從教育開始辦起。」⁷善於吸取當時事實教訓（對後代而言是歷史教訓），這是當代與近代高僧大德之間的最大區別。

印順導師這麼做，絕非逃避。他當年對待傳言的做法是多次公開地講經說法，「我這麼做，只是表示了：印順（暫時）還在善導寺，還在宣講佛法；我以事實來答覆謠言。」⁸這一對待反對者慣常使用的散佈流言的做法，值得借鑒。

那麼，太虛抱著良好願望，努力以

5. 臺北首剎善導寺是太虛弟子李子寬在孫張清揚的支持下，為了使其成為弘揚人間佛教的道場，出資從當局手裡贖回的。

6. 釋印順：《平凡的一生》（重訂本），第78頁。

7. 釋星雲：《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第255頁。

8. 釋印順：《平凡的一生》（重訂本），第75頁。

自己的言行消除聽信流言的不明真相者誤解，甚至爭取曾被唆使去打人的懵懂者的做法是否錯呢？從長遠眼光看，也沒錯，甚至對大部分並非主謀而是被捲進來的人們而言，也相當有成效。如釋善因誤聽流言，抱著懷疑的態度去聽太虛講經。一場法會後，他對太虛的誤解冰釋，並寫信給有同樣誤解的同道說，他仔細觀察了太虛的行為和與太虛來往的各居士的品德，覺得並沒有什麼像傳說的那樣違背佛教戒律。他說自己與各位居士同住多天，感到居士們一點不肯放鬆修行，這連僧人中也不多見。他勸同道不要聽信謠傳。再如太虛在漢陽歸元寺講《圓覺經》時，也有許多來自湖南、湖北、江西的僧人本抱有成見，親自聆聽太虛講經後才改變了看法。當然也有偏見較深，與太虛晤談後仍未消除的人，如許圓照居士。他比太虛大十歲，一向不滿太虛，並曾傳佈流言，面見太虛後也只認為太虛比以前大有進步。直到他親見太虛圓寂所化舍利，並看了太虛弟子茗山的悼念文章才相信太虛是位活菩薩，並且深自懺悔。

總的來說，聽經或晤見太虛後由不滿轉向敬仰的佛教徒當不在少數。又如在金山改革時，因反對太虛借金山寺辦學，受青權法師唆使去帶頭打人的霜亭法師，後來吸取了國民黨政府教育部門在鎮江、揚州地區推動的「廟產興學」的教訓，也親眼看到太虛赴該地區，利

用自己的聲望，講經說法，扭轉了佛教在當地士紳中的社會印象，使他們不再支持當局所為。由此，霜亭法師不但轉變了對佛教辦學的看法，還親自送其法孫震華去鎮江玉山超岸寺佛學社、夾山竹林佛學院求學，而震華法師任教竹林佛學院後，接納了太虛鍾愛的弟子福善，加以精心照顧。震華法師出任上海玉佛寺住持後，更將福善法師作為接法人栽培。1946年，太虛回到上海駐錫玉佛寺，系結於這段佳緣。當然，這也是太虛長期播種的結果。那時日本剛投降，收復區各地佛教徒即紛紛發出函電，向太虛致敬，要求在他的領導下重建佛教組織。他駐錫玉佛寺，當時是也永遠是該寺榮光。由此可見，大多數暫時不贊成人間佛教的人們之思想是能夠轉變的。

當然，由於現代社會的多元性質，固守傳統的佛教模式依然會佔有一席之地。特別是中國大陸地域廣大，在內陸與山區，傳統農業社會的保守性仍會頑強地表現出來，人們往往一邊享受著改革成果，一邊非議思想家、改革家本人，映射在佛學界、佛教界，那就是依然有人公開或隱蔽地對人間佛教抱有成見甚至敵視態度。然而，讓他們說去吧！人間佛教倡導者與擁護者不但自身更努力，也樂見不同佛教宗派發揚自身宗風的努力，取得更大成就！



印順佛學與大乘是佛說

二〇一六無錫「批印」研討會之回應

■ 林建德（佛教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教授）

去年（2016）十月底本人參加江蘇無錫惠山寺為期兩天的佛教義學研討會，會議主題是「印順法師佛學思想研討」；我是極少數「躬逢其盛」而與主辦單位持相對立場的學者，不少人問起我這次的會議，在此簡短表示一些看法如下。

推動印順思想深入探討？

該研討會「邀請函」表示：印順法師是現代最著名的僧人學者，著述浩繁影響深遠，在兩岸佛教學術界、思想界堪稱泰斗，共尊為導師；在印順法師誕生110周年的紀念年，為了推動其思想的深入探討，以及現代佛教義學研究的全面開展，所以舉辦此研討會。

雖然邀請函寫得很中性乃至含蓄，僅說「推動對印順法師思想的深入探討」，但其實來者不善，而是為質疑、批判乃至於否定印老思想。

如論文中幾乎一面倒不友善的批評，「反思」已成「反

假妙雲蘭若舉行第十二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研討會。（102.4.6 檔案照片）

對」，會外有人以「批鬥大會」說之，此雖言重，但多少有幾分感覺。如表面上雖推崇印老是「導師」，但亦暗指他是「邪師」，乃大乘佛法的「失道者」、「棄道者」，甚至以「獅子蟲」形容之；「俗化」、「矮化」、「異化」等評語也時而可見。

然而，絕大多數論文寫得很粗糙，看不到深刻的思想批評，也未必真正了解印老思想所在，犯了嚴重的「稻草人謬誤」（strawman fallacy）。意即，印老實際上所說，以及批評者所理解的，有相當的落差，這若是無意則為誤解或不了解，若是惡意則為曲解。

事實上，對印老思想的「反思」是我們所樂見的，這也意味著他思想的重要性和影響力的存在；但我們樂於看到批判，卻不能接受粗糙的批判。很遺憾的，這次的會議不能看到公允、深入的「反思」，而卻盡是草率、隨性居多。所幸這次會議，沒有真正具份量的法師、學者，未必具有佛學研究的專業訓練，可說信仰性遠多於學術性。

「佛法本位」vs.「信徒本位」

這次在無錫舉辦的印順思想論壇，乃是由「佛教義學會」發起；其佛教義學主張「佛教本位」的研究，有別於現今學界之「學術本位」，而與之互別苗頭。這樣的立意自是良好，但在我看來，他們所謂的「佛教本位」，或可

說是「信仰本位」，甚至是「信徒本位」，當是「學術本位」另一極端。

現今學術研究不少結論，乃是虔誠佛弟子所難以接受的，動輒判某一部經為「偽經」，或者聲稱「大乘非佛說」、「如來藏思想不是佛教」等，這在虔信者的心靈裡，有相當大的殺傷力，難以接受自身的信仰傳統，確如他們所判定的那樣，試圖以另一種研究進路，另一種史觀來反撲，於是有佛教義學研究之呼聲。

然而，他們所謂的「佛教本位」，如何和「信仰本位」、「信徒本位」作區分，看不到進一步說明，或只是同一立場的不同表達而已。

我認為，真正的「佛教（或佛法）本位」、「義學本位」乃是印順導師所持的「以佛法研究佛法」的立場，在他的著作中，兼可看到學術性和信仰性；一來他以理性、中立、超然的探究方式，對佛教歷史和思想進行客觀研究，二來他接納乃至肯定所有信仰傳統的價值，認為當以同情的理解來看待信仰，重視各種經論和法門在利益眾生的實效性。

換言之，印順法師不因信仰而失去學術的「求真」精神，也不因學術而否定信仰的「神聖」關懷；學術性和信仰性不偏一邊，兼而有之，是我認為印順思想最大特色（之一），而多數的學者或信眾往往顧此而失彼。

如此，即便學術方法研究所得，迴

異於傳統信仰的認知，但印順法師仍承認該信仰的重要意義，不輕易抹煞，甚至大力推揚之；如此「綜貫一切佛法而向於佛道」，才代表著大乘佛法的開闊格局，既不像一般學者激進的破壞信仰，也不像一般信徒保守的故步自封。只不過，印順法師「以佛法研究佛法」的中道立場，在學者看來過於信仰，在信徒看來過於學術，兩邊人馬都未必接受，這次的佛教義學會可說屬於後者。

總之，三種佛學探究立場——「學術／學究本位」、「信仰／信徒本位」和「佛法／佛教本位」，印順法師屬於第三者；「真金不怕火煉」，我相信這樣的立場經得起千錘百鍊，可以歷久彌新、彌堅。

「理性版的大乘是佛說」 vs. 「溫和版的大乘非佛說」

會議發起人中國社科院周貴華先生在他的著述、發言中，屢屢表示印順法師所持是「溫和版的大乘非佛說」，既然是溫和版，相對於此則有激烈、激進或極端版的「大乘非佛說」。

但是這樣的定位大有問題，畢竟印老從未主張任何形式的「大乘非佛說」，反而斬釘截鐵表示「大乘是佛說」，並在著作中再三強調；如此強說老人家主張「大乘非佛說」，即便是一種「溫和版」，仍是相當錯謬的，如此的曲解可說是「稻草人謬誤」實例之一。

相對於把「大乘非佛說」分為激烈版和溫和版，而把印老歸為「溫和版的大乘非佛說」之主張者，我倒是認為有信仰版或理性版兩種不同的「大乘是佛說」，印老明顯支持的是「理性版的大乘是佛說」，而這樣的「大乘是佛說」，和傳統「信仰版的大乘是佛說」之理解方式大異其趣。

如此，印順法師絕非倡議「溫和版的大乘非佛說」，卻是提出「理性版的大乘是佛說」；而如果認為「大乘是佛說」只能採信仰觀點來理解，逕行認為印老否定「大乘是佛說」，貼上「大乘非佛說」的標籤，實在是不厚道的。

總之，既然印順法師明確表示「大乘是佛說」，就不應該硬以「大乘非佛說」扣帽；這次的「批印」義學研討會，我即明確表達此一立場。這陣子網路上傳來相關的回應和討論，可知餘波盪漾，不少教界、學界人士難以接受，其一的原因在於他們不當的責難和評斷。

何謂「『理性版』的大乘是佛說」？

印順法師認為大乘佛法興起的推動力，是「佛涅槃後，佛弟子對佛的永恆懷念」，這樣的懷念是通過情感的，如此就有想像的成分，而且離佛陀的時代越遠，想像也越多；換言之，大乘佛法一定比例是經由理想投射而成的信仰產物。

然而這樣的觀點是周貴華等人所礙難接受的，認為印順法師僅著重於

「人」的「世俗淺智」來推想大乘佛法的成因，包括他的「人間佛教」之強調「人」，都是「俗智」的顯示，減損了大乘佛法中的神聖性、超越性；相對的，他們堅持大乘佛法、大乘佛典乃是佛所親說，不接受學術進路上的理解可能。

相關問題早在十多年前，昭慧法師等人已作過回應（如〈方法學上的惡劣示範——評如石法師〈大乘起源與開展之心理動力〉〉），這裡僅就「理性版」的大乘是佛說簡短表達看法。

印老探討「大乘佛法」興起，主要是指「大乘佛法信仰」的興起，談的是「信仰」之發展源流，此固然可以從信仰觀點來解釋，但亦可從學術立場來考究，然兩者的理解路徑自是大不相同。

「大乘佛法信仰」一定程度帶有想像成份，未必等同於虛構，卻依舊是世諦流布下因緣所生而成。而印順法師認定大乘佛法興起是佛弟子對佛的永恆懷念，可知他並不完全從史料遺跡來論述或推斷大乘起源，而是就一原理、原則總括而論；即大乘興起與佛弟子的信仰心理密切相關，致使佛法從理性、實證的義理與修行風格，進展到重感性、重玄想的傾向，不斷擴大崇仰面向，包括景仰佛陀智慧圓滿（智增上）及崇敬佛陀悲濟眾生的偉大（悲增上），進而推動大乘佛教的開展。

如此，印老以「佛弟子對佛的永恆懷念」，來說明大乘興起的主要動力，

此觀點可說是更高一層次的推斷，乃是哲學或宗教哲學之後設（meta）觀照，而教界、學界似忽略此一向度，印順導師卻強調這面向的重要。

事實上，非但大乘佛法是佛弟子（在情感上）對佛陀的永恆懷念而發展出來，諸多宗教的形成亦然；例如閩南地區媽祖信仰興起之動力，也可說是群眾對林默娘永恆的追思、懷念，一樣涉及到人性複雜心理面向的運作。

此外，儒家孔孟、道家老莊，也從哲學思想走向宗教信仰，而有儒教、道教的產生。包括耶穌原是一歷史人物，但他在世時的偉大事蹟，逝世後引起世人無限思慕，亦透過懷念生起種種想像（乃至於渲染），集體建構成一特定宗教信仰。

然而，原始佛法以「滅苦」為核心關懷，「苦」是一種確切的身心體驗，不是形而上的抽象概念或想像；既要超越痛苦，即要回歸身心（五蘊）觀照，這和（他力）宗教未必有直接關係。但進入到大乘佛法，可說是走向「宗教化」的運動，此時不再只是「自力」，到了後期大乘更強調「他力」，可知（大乘）佛教和多數宗教發展歷程是很接近的。

如此，大乘佛法興起是佛弟子對佛的永恆懷念，雖然有違虔信者的信仰直覺，但卻是理智上站得住腳的一個宣稱。

「信仰版的大乘是佛說」之困局

印順導師雖是佛教僧人，但他試著跳脫信仰者的主觀立場，以學術的手法進行理性分析和客觀考察，認為「佛法」發展至「大乘佛法」信仰，乃在於「佛弟子對佛的永恆懷念」，也因為這樣的「永恆懷念」，印老認為「大乘佛法」（之信仰）帶有理想化、神化等特性。

但是，就信仰者而言，「大乘佛法」自是佛口親說的，不容許任何討論，不只可信仰之，也必須信仰之，然以信仰觀點解釋「大乘佛法」的信仰，不免有循環論證（circular argument）之限制。

例如問說：「大乘佛法」的信仰為什麼是可信的？某人回答說：因為是佛陀所說之法；倘若續問：為什麼佛陀所說之法就是可信的呢？某人續答言：因為「大乘佛法」的信仰說佛說的都是可信的。——可知犯了循環論證或乞求論點（begging the question）之失，仍是信仰者的自說自話，難以經得起客觀嚴正檢視。

如此，以信仰者的觀點來解釋信仰，即陷入自圓其說或自說自話的困局，難以說服信仰圈以外的人。相對的，作一名理性的宗教徒，從情感的盲信走出，不在信仰的環圈中自我陶醉，乃至於麻醉，此會是佛陀所鼓勵的。

所以相對於信仰者從信仰觀點解釋

自身信仰，流於獨斷、本位主義，印老就一個信仰形成的心理過程來如實解釋之，更容易讓「圈外人」信服，畢竟他所說的是宗教信仰的共通特質，乃是一種普遍的心理反應。

如前所述，媽祖信仰之形成，乃林默娘逝世後歷代子孫對她的「永恆懷念」。同樣的，中國儒教、基督宗教、伊斯蘭教等之興起，某種角度亦可言是對孔子、耶穌、穆罕默德等之「永恆懷念」。

在印順導師看來，「佛法」（或所謂「原始／初期佛教」）雖也是宗教，但情感層面較為淡薄，反而理智的實踐多過於信仰、想像；相對的，發展至「大乘佛法」，愈是到後期愈是以情感、感性之信行為主調，除強調菩薩的慈悲行願，也深化了宗教意識，展現在淨土思想、佛身觀（佛的形象）、不可思議的功德、神秘護佑和加持力等面向上。

可知一「宗教」的誕生，背後都有一定的情感作用，把歷史上真實人物給「神格化」；這不獨是某一特定宗教如此，而是所有宗教信仰的共性、通性，所以印老以「永恆懷念」來說明「大乘佛法」信仰之展開是不難理解的。

總之，若以「信徒本位」理解事實暨史實問題，最後只能自己說服自己，僅是一種「自我催眠」，難以經得起外界的考驗與挑戰。

佛教重視理性

佛教中寶貴的質素，可說都是人類理性可思維理解的，例如四諦、十二因緣、三法印、三學、八正道、四無量心、六度等核心教法。可知佛陀並不刻意標榜玄虛之理，也不訴諸神秘感應，而重其平實平常的特質，迥然不同於其它宗教之強調靈異神蹟，乃至以威脅、恫嚇作為「入信」的手法。

佛法重視人類理性的運作，不會視為僅是世俗淺智。如在龍樹著作中，諸如《中論》、《迴諍論》、《七十空性論》、《廣破論》等，都具有深刻的論證、論議風格，可透過分析去掌握道理；其它佛教思想家亦復如此。

就像龍樹《中論》卷4〈觀四諦品24〉中著名的「二諦偈」，諸佛說法度眾所依有真、俗二諦兩種，如果不能區分這兩層道理的不同，就難以在甚深佛法中領略真實法義；最後龍樹說「若不依俗諦，不得第一義，不得第一義，則不得涅槃」，可知若不重視世間能知能見的道理，合乎常識常理的認知，則不能得到第一義諦，意即俗諦是真諦的「必要條件」，或可說俗諦是工具（means），而真諦是目的（end），沒有俗諦則真諦亦到達不了，更侈談涅槃的實現。這也相應於般若經教之「不壞假名而說法

性」、「不壞假名而說實義」、「不壞假名而說諸法相」等意義。

如此，理性的析辨、思擇，猶如世俗諦道理的通達。若不重視人類理智的功能及其所成之共識，甚至輕視、輕忽之，僅視為凡夫俗智，已然違反《般若經》及龍樹強調二諦暨世俗諦的本意。在佛法修證中，亦是以「聞思」作基礎的，確立好修行的知見，才能邁向正確的修證道路，此強調「聞思」工夫，亦可說是對於人類理能力的肯定和重視，這可說是印順佛學的特色。

然而，著重世俗諦不意味僅停留世俗諦，而是有更高遠、超拔的關切（即解脫或成佛）。如此，我們當保持一種「中道」、不即不離的態度，一方面不能不重視、尊重理性，但也不能太偏靠、迷信理性；如果單依一邊都易於劃地自限，甚至陷於頑固的意識型態當中。

盡信經不如無經

「盡信書不如無書」，如果類似精神應用到佛教中，或可說「盡信經不如無經」，即佛陀未必認為一切經都必須無條件完全接受，不容任何質疑。

對於知識乃至智慧的取得，佛教分有現量、比量和聖言量（又稱至教量）三種，其中又以現量為優先，比量次之，聖言量又次之。¹

1. 此可見K. N. Jayatilleke之名作Early Buddhist Theory of Knowledge，以及達賴喇嘛為Chris Impey, Humble before the Void一書所寫之序。

這樣的順序說明佛教重經驗及理智的特性，而非以信仰為唯一準據。相對於多數宗教都強調經的絕對權威（如《聖經》等），佛教未必奉經典為唯一權威，如佛陀對婆羅門教傳統的反動，其一在於否定「吠陀天啓」（《吠陀經》）的崇高性、神聖性。

現量實證最為重要、也是最可靠的智識進路，其次是比量的類推，再來是聖言量的權威，此似如文字般若、觀照般若和實相般若的優先順序，實修暨親自體驗始終擺在第一順位。而經典所述，若未經行者現觀實相，仍是文字概念層次，存在一定的限制，或只能視為是工具而不能作為目的。

一如《葛拉瑪經》的「十事勿著」——不可因為傳說、傳統、眾所相信、經典、推測、常識、類比、偏好、機率、老師等所說，就信以為真。可知佛陀未必要人不加懷疑、全盤相信經典所說，除非是親身經驗（現量），否則仍要有一定的保留。

這也相應於般若經教（如《金剛經》）之「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等，以及龍樹菩薩《中論》之「諸法不可得」、「佛亦無所說」等意涵，避免制式而獨斷的去執著一部經、一個說法便是如此，且只能

如此；而要知道不同經典乃因應眾生不同根性之施設，既有究竟的真實教，亦有權巧的方便法。

如此，把著名的「猶希佛兩難」（Euthyphro dilemma）轉思為「佛法所說的真理，是因為佛說才為真？還是因為其本身為真，佛才說呢？」或者，換個方式問，佛法所說的真理是佛教內部的真理，只限於佛教徒的理解與實踐？還是佛陀說出宇宙的真理，具必然性和普遍性（「法爾如是」），一切佛教徒、非佛教徒當要理解和實踐？其間涉及佛法主要是信仰（或情感）的真理抑或是理性的真理之分辨抉擇。

信仰虔誠固然是好事，但如果沒有理智思擇的過程，信仰易成了頑固的偏見、成見，不只無法面對根本性問題，當然也談不上解決，最多只是轉移注意力或飲鴆止渴而已；反之，信仰的本身也是要超越的，在般若經教中即反覆傳達了這樣的訊息。

總之，佛陀要人在不疑處有疑（當然也要信所當信），而以此來思考大乘經是否為佛說，將有更寬闊的視域，意即大乘經不一定要佛親說，一樣也可以是佛法。²

悲願為判準

「法無定法」是佛門常用詞彙，在

2. 如龍樹菩薩所言，佛法有五種人說：一者佛自口說、二者佛弟子說、三者仙人說、四者諸天說、五者化人說。

大乘般若經教中即反對佛陀形象之制式認定，以破除衆生之慣性執著。然而，大乘佛法又屢屢強調「應以何身得度，即現何身說法」，如此多元的佛教信仰產生似不可避免。在法無定法、應機得度的原則下，可知「法法平等」，都是利益衆生的方便，而無高下對錯之分，也因此不應批判、排擠不同型態的佛教發展。

相對的，我們當著眼於悲濟衆生的觀點來衡量法義，不管禪宗、淨土、密宗、南傳佛教、人間佛教等，甚至不管是不是佛教或其它宗教，只要能利樂有情，裨益於安身立命或拔除世間苦難，指引人走向光明、寧靜和喜樂，都值得我們的尊重乃至於支持，不應以個人信仰、思想的出入，而輕視（乃至敵視）異於己者。

這意味著我們可以不認同他人的佛教觀念暨義理上的詮釋，但仍要敬重他們的正面貢獻。而如果只因「判教」之不同，佛教史認知以及法義詮釋的差異，動輒以「相似佛教」說之，乃至斥為謗佛、謗法，破壞佛教、獅子蟲等，已然是仰天吐唾還墮己面。

一如印順導師之於太虛大師，他們

的佛教思想明顯不同，甚至形成對立、打起筆戰來，但如果問說印老一生中最推崇的老師，除太虛外不做第二人想。同樣的，在印老著述中，不管是禪宗的虛雲老和尚，還是淨土宗的印光大師等，凡是悲心殷切、獻身佛教，有著深遠佛教理想的祖師大德，他皆是高度肯定、敬仰，即便彼此思想大有差別；³然而，令人遺憾的，在這次「批印」的研討會中卻看不到這樣的格局心量。

總之，法義抉擇其次，道心、人格和願力才是優先，這是印順導師面對中印藏歷代祖師慣有的立場與態度；畢竟大乘菩薩道重於精神上的傳承，而未必是思想上的認同，反而在思想上主張包容異己、尊重多元。因此，佛學見解固然重要，但道心和悲願更可以被看重，凡對佛教、對衆生有開創性貢獻，即便法門不同、思想互異，都值得我們的高度禮敬；也願以此與「佛教義學會」僧信大德共勉！



3. 對於近代中國佛教的高僧大德，印老曾表達他的推崇和尊敬，除太虛大師外，禪宗虛雲老和尚、淨宗印光大師等，印老在著作中數度表示了他內心的感佩。如虛雲老和尚捨報之際，他寫有〈懷念長老·想起佛教〉（收在《華雨香雲》Y 23p365-369），讚佩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德。在《佛在人間》一書也表示，印光大師是老實念佛的淨宗大德，為無數的信眾所崇敬，他之所以能發揮廣大的教化力量，在於他不但切實履踐，而又有對儒學及佛教的深廣知識。（Y 14p286）

佛法本義不容歪曲

評〈釋印順佛教研究和佛學思想略觀〉 從反思的角度看


■釋耀行（佛教弘誓學院、惠州法住講堂教師）

前言：

2016年10月底，江蘇無錫開了個「佛教義學研討會」，對外宣稱：「今年是現代佛學大師印順法師（1906-2016）誕辰110周年，本次研討會旨在紀念印順法師為中國佛教所做的貢獻，緬懷佛門先賢深入經藏、闡揚佛法的豐功，同時也對法師的人間佛教思想予以考察、抉擇……。」¹但與會議宗旨相違的是，30幾篇論文，大都以清算為目的，截取導師著作中的片段內容，掐頭去尾，混淆是非，扭曲文意，然後羅列罪名，再加以抨擊。文中充斥著謾罵、貼標籤式的文字，舉辦這樣一場名義不相符的研討會，引發事後的爭論是必然的。

正因為印順導師善用現代的史學研究方法，跳出了傳統以宗派思想為中心的詮釋模式。其著述中貫穿了強烈的問題意識和批判精神，這種長於辯異的性格和學風，與重視圓融的傳統宗門思想之間，確有相當的落差。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導師言論引來宗門徒裔的反彈，已是由來已久。²

這場所謂的義學研討會，完全是借反思之名行清



第十一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研討會假本院舉行，全體與會來賓合影。（101.5.26 檔案照片）

算之實。因為「人間佛教」宣導之理性思辨、篤實利世的學風，與宣導「天神化」、信仰「天神佛」，試圖建立「完整佛教」的周貴華先生及其同道完全是兩種不同的信仰價值觀。就著宗教學原理而論，佛教根本就是無神論，這是佛教與一神教的重大區別，模糊了這樣的焦點，妄談神佛不分，佛教在印度的滅去，就是令全體佛弟子警醒的前車之鑒！

相較於其他論文，周貴華先生的論文大致歸納、整理了導師著作，根據著作的寫作時間，總結了導師的佛學思想，雖然這些方法是他文中時時指責的——「人本理性所攝的世俗思想史和歷史考證法」，但作者在論文中卻是一再使用！作者創發「完整佛教」這一「新型、異質的佛教理論」，將大乘佛法「悲智合一」之本義，狹隘界定為「信則得救」的神學式信仰。佛法本義不容混淆，有鑒於此，撰文回應就教於諸位善士。

一、偽命題下的莫須有

作者在〈釋印順佛教研究和佛學思

想略觀——從反思的角度看〉一文，質疑導師建構人間佛教的契理契機性，想當然認為「釋印順是在一種佛教信仰與學術立場的內在糾葛與緊張中開展其佛教研究的。」³文中在在處處洋溢著「護法」的熱情，指責、質疑出家修道75年的百歲高僧的信仰純度，那麼作者自認是佛教徒的身份應該是無疑的。這篇論文以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的身份發表，作者想來也同時具足學者背景，令筆者好奇的是，同樣有信仰者和研究者雙重身份的作者，是如何看待他所認為的「世俗科學理性研究與佛教純正信仰之不可相容之矛盾」呢？是否就是「在一種佛教信仰與學術立場的內在糾葛與緊張中開展其佛教研究的。」所以才推己及人的認為所有的人都有這樣的糾葛與緊張。

作者在文中強勢的質疑、譴責基於佛法信仰的理性思維探索，認為純正信仰是超理性、超人類的。可是這樣一種反理性、反人類的言論正是世間一切邪教教義建立的根本。⁴作者試圖建立的所謂「完整佛教」，無非是冠以現代學

1. 鳳凰佛教：http://fo.ifeng.com/a/20161106/44486787_0.shtml。
2. 釋耀行，〈以史為鑒——評《大迦葉尊者的悲心》〉（第六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印順長老與人菩薩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6年）。
3. 周貴華，〈釋印順佛教研究和佛學思想略觀——從反思的角度看〉，《第二屆佛教義學研討會論文集》上冊，頁1。本文所引周貴華論文皆出自此論文集。
4. 邪教的教義被視為是唯一正確，永久正確的知識，拒絕傳統的科學，拒絕理性思維，拒絕理智……。百度百科，〈邪教的基本特徵〉。http://baike.baidu.com/link?url=C_APVAI9Mp-bZ2lwPY1v_BPGqlX30X6D8XZOT0Qu82exYCi8dT-K3eyj6FrtuJ0ObLP-4472aGaoJQpc_XYVtl6c2aT4MnhCQOz-PzTpKZ3#2。

術包裝的新興附佛外道論。作者文中神聖與世俗儼然是二元對立的，殊不知「聖、俗二分」是西方宗教學的問題，在西方宗教中，言及「神聖」，其指標來自上帝，與「天啓」不符的就是滑向「世俗」。而東方宗教，尤其在佛法中，向來是「即世間而覺悟」、「佛法不離世間覺」，強調的是即「俗」而「真」，是「不依世俗諦，不得第一義」，因此並未把覺悟的「神聖」，與「世間」拉成兩種對立的事物來看待。反之，佛陀還強調「我不與世間諍」，是在世間共識的基礎上說法，而非與世間對抗來顯揚聖義的。⁵

作者文中儼然以教主的口吻創立了諸多新名詞，例如：「佛俗方法論、溫和型的大乘非佛說」等等，自創新適羅列罪名加諸他人。這樣的作為既有背於世間論學的道德，更違論佛門的論法了。作者文中以神性排斥理性，其建立的所謂「完整佛教」，實質是「天神佛觀」、「人不成佛論」、「人無佛性論」、「佛不可知論」。他如此極端地將信仰傾注在天上佛，以至於將人與佛割裂開來，顯然是大悖於大乘法義的論

調，這才是對大乘經聖言量的背叛。⁶

因篇幅所限，以下僅就周文中幾個主要問題加以回應。

1、其論文中反覆強調佛教的本質、根源，認為印公導師定「阿含」經教為根本，就是小乘見。而周認為，一位大乘信仰者怎麼可以不定大乘為根本呢？如此豈不是否定了大乘的殊勝性，令大乘變成是流，而非源了。（p.4）⁷

其實早在2002年4月，昭慧法師撰寫〈出世與入世的無諍之辯：評如石法師之「臺灣佛教界學術研究、阿含學風與人間佛教走向之綜合省思」〉，就給予了回應。

上探「阿含」就是否定大乘的殊勝性了？這才是置大乘化度聲聞之悲心而不見！龍樹、無著菩薩在其著作《中論》、《攝大乘論》中，同樣是上探「阿含」尋求教證、理證，以攝化聲聞學者，令其不會莫名其妙地對大乘產生情意上的排斥，讓聲聞學者明瞭：大乘是銜接「阿含」的，「阿含」中佛陀的崇高精神與理念，到大乘依然一以貫之。⁸

筆者亦認為：滔滔江河，不因其源於小溪，就否認其大。大乘之殊勝亦不

5. 釋昭慧，〈當代台灣佛教的聖俗悖論——直入大乘與迴入大乘的路線之爭〉，《玄奘佛學研究》第15冊，2011年3月。

6. Arana Samidhih，〈是誰在“滅”法？評周貴華的偽佛教觀——以神學信仰顛覆中國佛教根基〉，<http://weixin.niurenqushi.com/article/2016-12-01/4700739.html>。

7. 同註3。

8. 釋昭慧，〈出世與入世的無諍之辯：評如石法師之「臺灣佛教界學術研究、阿含學風與人間佛教走向之綜合省思」〉，《世紀新聲：當代台灣佛教的入世與出世之爭》（臺北：法界出版社，2002年4月），頁39-41。

在源與流上論短長，其殊勝處乃是菩薩甚深空觀和利濟世間的深廣大行，這一切皆匯歸為未來成佛的資糧。作者無視這種源於龍樹、無著菩薩論法的傳承，將源與流法義的辨析，解讀為主流與非主流，為了這種競勝之心，以否定大乘殊勝的罪名加之於導師，為後續展開的批判設下伏筆。

2、「釋印順採用世俗性科學人本理性、否認大乘經的佛說性（如是我聞性）、顛覆大乘作為根本佛教的地位、消解全體佛教的“神聖性”、提倡“唯人間佛教”等，按照大乘佛教本位，無不是離經叛道、驚世駭俗之語、之論！」（p.6）

印順導師什麼時候提倡「唯人間佛教」？

人間佛教幫助的對象是一切有情，人道的大門是對任何流轉生死的眾生都敞開著的；知情意進化到某種程度就上升人間，知情意退化到某種程度就下墮三惡趣，這是很公平的因果法則。人間佛教的修行，時限長及三阿僧祇劫，階位廣及凡夫賢聖。⁹

五趣之中，人趣到底應如何定位？如前所述，人趣是為所有眾生開放的，可是這也要生命已經進化到某一種程度，才能夠流轉到人間來。換言之，當

其知情意已經進化到某一種程度的時候，對於佛法的道德性或智慧性，才能夠用勇猛的意志力去體會它並貫徹它；而在人間，此種可能性的確是比較強大的。所以我在《佛教倫理學》一書中說：人只是道德實踐的主體。可是道德實踐的物件，並不局限於人。一切眾生類，究竟得成佛，這才是人間佛教的真正範疇。導師何嘗有割離餘有情界？¹⁰

大乘佛經，是佛陀身口意三業大用的呈現，這樣的說法兼顧了佛陀自覺聖境以及言教、身教，為佛弟子效法修道的典範。這是離了什麼「經」？叛了什麼「道」？恰是作者心儀的天神化的所謂「完整教」才是佛弟子應該警惕的！佛教在印度的消亡，天化、鬼化就是前車之鑒。

3、「釋印順對印度和中國佛教包括其所依經典的整體性反思和批評，在民國時代當屬最為激烈者，遠超支那內學院！尤其對中國佛教，視其整體為真常化和天神化的產物，幾乎是全盤否定。」（p.6）

導師對大乘佛教的整體流變、發展，絕對是有批判也有接受的，不只是對漢傳而已，對印度本土與藏傳的大乘佛教及以上座部自居的南傳佛教，一樣是有批判、有接受的……。他認為：中

9. 同註8，頁35。

10. 同註8，頁43-44。

國佛教還是有它非常正面的特色，對這些，他也一向不吝給予讚歎。¹¹

導師辨析法義跳出了狹隘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以及宗派見，本著「以佛法研究佛法」的宗旨，展開其對於印中佛教義理的分析。而作者爲了編織導師否定中國佛教的罪名，不惜以支那內學院爲例。作爲一介研究唯識學的學者，對於這則民國佛教的公案，能不知道嗎？

內院以唯識究竟的立場，認爲大乘佛教唯有龍樹、無著兩聖一宗，將中國佛教視爲根本的真常唯心論排除在大乘佛教之外，認爲這是「入篡正統」。採用作者大力抨擊的「世俗性科學人本理性」的文獻考據法，判《大乘起信論》、《楞嚴經》、《圓覺經》爲疑僞經，內院的王恩陽先生著《起信論料簡》，判該論「乃陳梁間人僞作耳」。反之，依內院學風，對於作者推崇之天化、鬼化佛教也是不予苟同的。王恩洋先生《讀印度之佛教書感》中寫到：「以咒力神鬼之力，以速得神奇者也。術也，非道也。唯神奇可以驚世嚇俗，唯驚世嚇俗可欺世盜名圖利。」¹²可「印順導師最起码還認爲：真常唯心系不宜排除在大乘佛教之外；可以說它不究竟，可是卻不能說它不是佛教；在中國，

其扶律談常的精神更是非常可貴的。」¹³

作者爲了羅織導師否定中國佛教的罪名，不惜拉上支那內學院來背書，那麼作者自己是如何看待內學院對這些經典的批判？總不能以一句「如是我聞性」就輕鬆帶過。先不論非佛教徒，面對同爲佛弟子的南傳佛教的質疑，作者作爲大乘佛教的信仰者是有責任和義務來回應的。

4、「釋印順用來取代佛教已有經論所開顯的佛道的“人間佛教”思想，是在大乘經“非佛說”爲前提、阿含經教和性空說爲基礎、科學人本理性所攝的世俗思想史和歷史考證法爲方法、“去天神化”和“人間化”爲意趣而抉擇、建構的學說，完全屬於新型、異質的佛教理論，按照大乘佛教本位，決定是一種“相似佛教”。」（p.9）

難道「阿含經」不是佛陀所說聖教嗎？「性空說」不是大乘法教嗎？這些佛陀所教，恰是人間佛教思想建立所引教證，這是契理。導師在這些教證的基礎上，運用學界通用的思想史和歷史考證法，證明佛法淨化世間和超越世間之殊勝意義，這是契機。「佛法雖普爲一切有情，而真能發菩提心，修菩薩行而

11. 同註8，頁37。

12. 王恩洋，〈讀印度之佛教書感〉《王恩洋先生論著集》卷2（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334-336。
黃夏年，〈印順法師與王恩洋先生——以《印度之佛教》爲中心〉，《第五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印順長老與人間佛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4年。

13. 同註8，頁35。

14. 釋印順，《佛在人間》（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510。

成佛果的，唯有人類。」¹⁴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乃是依機說教。

作者人在世間，仰慕天界，將契合人道眾生修學佛道之人間佛教定義為「新型、異質的佛教理論」？仰慕天界，實不用修學佛法，世間他力一神宗教給的方法已經足夠了，犯不著在此對導師「去天神化」的作為耿耿於懷。

二、印順導師對於中國佛教的肯定

將印公導師視為假想敵，諸君差矣！導師所處的時代，國家多難，漢傳佛教延續清末的頹勢，義學不興、僧才凋零，寺產被占開辦新學，佛教被譏為迷信、落伍的宗教，超度死人成為僧眾謀生的專利。民國初年，太虛大師倡導「人生佛教」，印順導師在「人生佛教」的基礎之上，提出了「人間佛教」的主張。面對當時南傳佛教質疑的「大乘非佛說」論，導師從佛教思想史的源頭加以辨析，寫作「與巴厘文系學者論大乘」，¹⁵同樣從史學的考證，就著「立敵共許」的原則，指出「阿含」聖典中已意許十方佛的存在，駁斥所謂「上座部才是佛教嫡傳」的宗見。

他們以形式的信仰為滿足，公然的宣說：「大乘非佛說」；自稱所信的為

「佛說」，或稱為「原始佛教」。這種糊塗的信仰與抹煞，引佛教走上了黑暗的歧途！¹⁶

「大乘是佛說」還是「非佛說」？是否佛陀親口宣說的方可信解？佛沒有說，就是後人的懸想產物，值不得信仰？我們來看看導師意見。

佛法，雖然是有佛也好，無佛也好，老是如此如此。但一經如來從語言與身行中表現出來，那就成為世諦流布。世諦流布的，是顯現於世間的佛法，就不能違反世諦流布的一般性。我們不能純憑信仰或者偏見，應了解世諦流布的種種情況。我們要研討的大乘是否佛說，也需要從世諦流布——從佛法流行於世間的情況中，去理解，去論定。這是非常複雜的問題，「說就是，不說就不是」的取捨標準，根本不能適用，要從根本上加以糾正。不然，就無法正確的論斷這一問題。¹⁷

在「大乘是佛說論」中，導師從「佛法的表現、佛法的流行、學派的分裂、經論的集出、思潮的遞代、大乘的內容」以及「什麼是初期的大乘經」？八個面向建立「大乘是佛說論」，¹⁸其著述依教證（經典依據）、理證（邏輯

15. 釋印順，〈與巴厘文系學者論大乘〉，《無諍之辯》（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109。

16. 釋印順，〈大乘是佛說論〉，《以佛法研究佛法》（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102-133。

17. 同上註。

18. 同註16。

推理) 證成論義，有力的回應了基於宗派見的南傳佛教以及文獻學意義下的「大乘非佛說論」，體現出深厚的學術功力和大乘行人的擔當。

同樣在《以佛法研究佛法》這本書中，導師撰寫「漢譯聖典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勾勒當今世界三大語系傳播佛典的歷史圖像，突顯華譯聖典承上啓下之重大意義。¹⁹

在印度三期佛教中，重於中期，即以菩薩乘為本，前攝聲聞乘而後通如來乘。在這世界佛教發展的時代，應值得特別的重視，因為惟有從華文聖典的探研中，才能完整的理解佛教的內容。²⁰

華文系的聖典，雖以中期的大乘為主，而教典的傳譯，是不限於中期的。晚期的佛教，已有了頭緒。初期的佛教，有著豐富的傳譯。所以從華文聖典去理解，向前攝取巴利文系的聲聞三藏，向後參考藏文系的晚期中觀、無上瑜伽，那末印度佛教一千六七百年的發展全貌，也即是流傳於今日世界的三

大文系佛教，可能獲得一完整的、綜合的、發達而又適應的真確認識。²¹

《壇經》乃中國禪宗奉為圭臬的根本經典，民國時期爆發的《壇經》作者真偽辯，學者胡適依據敦煌本《壇經》認為《壇經》非六祖所作。胡適本是反佛的，「對佛家的宗教和哲學兩方面皆沒有好感」，他認為，佛教在中國千餘年的傳播，「對中國的國民生活有害無益，而且為害至深且鉅」，他把整個佛教東傳的時代，看成是中國的「印度化時代」，是中國文化發展上的大不幸！認為禪宗佛教理百分之九十，甚或百分之九十五，都是一團胡說、偽造、詐騙、矯飾和裝腔作勢。²²導師撰寫〈神會與壇經——評胡適禪宗史的一個重要問題〉，²³及專著《中國禪宗史》，以考據對考據，以學術對學術回應胡適，維繫了禪宗根本經教《壇經》的法源正當性。

正如性廣法師所說：

導師雖然也還是有一些對中國佛教

19. 釋印順，〈漢譯聖典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以佛法研究佛法》（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176。

20. 同註17。

21. 同註17。

22. 胡適、唐德剛，《胡適口述自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1年3月，初版），頁356；江燦騰，《當代臺灣人間佛教思想家——以印順導師為中心的薪火相傳研究論文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1年3月，臺1版），頁151；侯坤宏，〈研究佛學與信仰佛教——基於近代中國佛學發展脈絡之觀點〉，《法印學報》7期（2016年10月），頁17。

23. 釋印順，〈神會與壇經——評胡適禪宗史的一個重要問題〉，《無諍之辯》（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38。

愛深責切的批判，但總的來說，還是同情中國佛教的。例如：胡適一直都說禪者是胡說八道的，導師就寫出，把禪宗的師承系統很明確地考證出來，說《壇經》絕對不是神會偽造的。還有談常扶律的真常唯心論祖師們，那種身心莊嚴、刻苦純樸、剛毅持戒的精神，導師不但肯定、讚歎，而且認為這些比印度末期的密教還要好得太多了。所以，我覺得導師對於傳統佛教有批判、有繼承。在那樣的時代背景下，社會與學界人士攻擊佛教，甚至有廢寺興學之議，中國佛教腹背受敵。導師為了要拯救佛教的教運，所以在同情中國佛教的心情下，指出其衰微的原因，希望能做一點思想澄清的工作。而且他還說：我畢竟是中國人；我畢竟是中國的出家人。²⁴

導師不是宗門子孫，但面對世間辟佛者的言論，導師以佛弟子的擔當及深廣的學識回應對方。如果照周貴華的邏輯，是不能用這樣的世俗學術、考據回應的，只要抬出祖師的大名就可以威震對方了。可是即便是佛陀的「聖言量」也只能為信仰者所宗。對於非信仰者，就必須運用「現量」、「比量」與之對

話。這也是導師運用現代史學研究方法研究佛教史的初衷。這種秉承古論師論法的方式，作者大可不必為之「痛心」、「悲哀」、「恐懼」。²⁵

三、結論

導師所認同的佛法特質是：「信仰與理智的統一」和「慈悲與智慧的融和。」²⁶這與那些但具信仰熱情，一心只為維護宗門尊嚴的作者之流是完全不同的。周貴華創發「完整佛教」這一「新型、異質的佛教理論」，將大乘佛法「悲智合一」之本義，狹隘界定為「信則得救」的神學式信仰。佛法本義豈容混淆！大陸前輩學者方立天先生說得好：理性與信仰，是一歷史難題，人們至今仍難以擺脫此困境。同樣的，「研究佛學」與「信仰佛教」，也是一道難解的問題。盲目信仰和敵視信仰，都難以看清佛教，故都不足取，只有冷靜客觀，實事求是，深入體察，同情理解，才能確實把握佛教思想。²⁷

24. 同註8，頁87-88。

25. 同註3，頁30。周貴華在論文中說：看到導師研究佛法運用歷史考證法，感到「悲哀、痛心」。

26. 侯坤宏，〈研究佛學與信仰佛教——基於近代中國佛學發展脈絡之觀點〉，《法印學報》7期（2016年10月），頁26。

27. 方立天，〈中國佛教哲學研究的方法論問題〉，《宗教》雙月刊（2003年4期），頁79。

「人間佛教」動了誰的奶酪

「二〇一六大陸批印鬥爭」正反意見彙編

■ 釋耀行彙編

2016年10月底，江蘇無錫開了個「佛教義學研討會」。這場所謂的義學研討會，完全是借反思之名行清算之實！與會議宗旨相違的是，30幾篇論文，大都以清算為目的，將目標鎖定倡導人間佛教的印順導師。截取印順導師著作中的片段內容，掐頭去尾，混淆是非，扭曲文意，然後羅列罪名，再加以抨擊。文中充斥著謾罵、貼標籤式的文字，舉辦這樣一場名義不相符的研討會，引發事後的論爭是必然的。

會議剛一結束，就有與會學者發文，表達對這次會議的看法。爾後隨著會議論文集的曝光，周貴華惡口辱僧的行為令人震驚！他自編自導，先以種種不實指控定罪百歲高僧，然後宣判。為博人眼球，文中「雷人」言詞觸目驚心。為此，他將自己包裝成大乘佛教的衛道者，獲得了一些不明真相大乘信仰者的同情。

但佛法的正義是不容褻瀆的！閩南佛學院首座圓智長老及兩百多名歷屆校友連署，要求周貴華就辱僧事件道歉，並敦請閩院解聘其研究生導師。同一時間，教內教外法師、學者，認同人間佛教及反對者雙方，皆在各自的公眾平臺撰文回應。至今已有太多彼此的你來我往，卻還沒有全面回顧本次辯論的匯總整理。基於佛門論法的無諍精神，本著自他增上、進德修業的意願，筆者摘取「義學研討會」論集中周貴華文章提出的觀點，再將相關回應摘錄於後。圍繞周文展開的維護及破斥相關文章，也摘取部分精要，以此聚焦雙方論爭的焦點，呈現「人間佛教」與「完整佛教」之重大差異！

下文中，周貴華簡稱「作者」，論文觀點用楷體標示，便於與回應者區分，令讀者清晰地瞭解彼此的觀點。

一、是誰在滅「法」？

（一）周貴華在論文開篇提出其反思的出發點：

「由根本確立佛教的本質、本源，而由方便引起佛教的發展、流變。此佛教觀是觀察釋印順研究的鑰匙，也是其思想中出現問題與過失的根本原因。本文依於大乘佛教本位對

其佛教研究以及佛學思想的梳理、反思與批評，即是以此為出發點的。」
(p.4)

「“大乘佛教本位”、“大乘本位”、“大乘道本位”乃大乘經自身所表述的“大乘佛教”、“大乘”、“大乘道”。」(p.4)

賢達法師：

所謂的「大乘佛教」本身是一個總稱，是由不同的大乘部派所組成的，其中就包括了以無著菩薩為大成者的瑜伽學派。我們所知道的佛教，特別是具體到專門研究某個大乘部派或某個大乘宗派，肯定繞不開的是其作為一個大乘部派是經過長期發展而來的事實。即使你是一個反對任何學術研究，你是一個想強調信仰的出家人，你也要知道，在你自己的法脈傳承裡面，或者在你受戒的戒律傳承裡面，就有從佛陀到迦葉，一直傳到你師父和你自己的佛教歷史。這個源遠流長的法脈裡面，就有許多對大乘興起發揮了決定性作用的聲聞聖者。所以，任何一個佛教徒都不能完全無視自己的法脈傳承和戒律傳承。也因此，對於從部派佛教到大乘佛教興起的這個發展過程，是我們不能不正視的佛教歷史事實。¹

林建德教授：

佛教義學會主張「佛教本位」的研究，有別於現今學界之「學術本位」，

而與之互別苗頭。這樣的立意自是良好，但在我看來，他們所謂的「佛教本位」，或可說是「信仰本位」，甚至是「信徒本位」，可說是「學術本位」另一極端。

他們所謂的「佛教本位」，如何和「信仰本位」、「信徒本位」作區分，似沒有進一步說明，或只是同一立場的不同表達而已。

我認為，真正的「佛教（或佛法）本位」、「義學本位」乃是印順導師所持的立場，在他的著作中，兼可看到學術性和信仰性；一來他以理性、中立、超然的探究方式，對佛教歷史和思想進行客觀研究，二來他接納乃至肯定所有信仰傳統的價值，認為當以同情的理解來看待信仰，重視各種經論和法門在利益眾生的實效性。²

(二)「大乘信仰乃大乘經自身所表述的對三寶的皈依，而釋印順對大乘三寶的皈依並不完整，他否認大乘佛經的佛說性（如是我聞性），因而對法寶所攝教、證二法中的大乘教法（即經，作為佛說）沒有皈依。」(p.4)

行願法師：

作為譯經體例的「佛說」

在印度，佛教經典的形成，情形極為複雜；佛教經典不僅數量多，而且內

1. 賢達法師，福建佛學院教師，〈印順導師的著作是尋找真理道路上的明燈〉，微信公眾號：慈語人生。

<http://mp.weixin.qq.com/s/HE-0IuwSSfYbsgXTODIFVw>。

2. 林建德，〈三種佛學探究立場〉，微信公眾號：水鏡禪話。http://mp.weixin.qq.com/s/93PuuEW1_K1SfcjTS5jcew。

容也很繁複，有大量的真經，但也不排除有些疑偽經典，借機混雜到佛經中。而另一方面，在中國，人們信仰的心理，我們的文化和國情，又與印度如此地懸殊。所以佛教傳到中國，如何取得中國人士的信任，是一個絕大的問題。漢譯佛典經題翻譯時，常常出現「佛」字，常常標明「佛說」云云，作為一個重要的譯經體例，得到那麼多譯經師所遵守，就是古代那些偉大的譯經師們，試圖傳達佛典這種權威性，以昭示信用，使得佛教能夠在漢文化中健康推行、開展的一個重要的努力。

明乎此，我們對佛典的所謂「佛說」問題，就可以獲得一個合乎事實、合乎歷史的眼光。毫無疑問，由於漢地佛典經題中出現了大量的「佛」字或「佛說」，使得國人對於佛教經典價值的認識，常常與這個「佛說」的觀念聯繫在一起。作為真正有信仰、有教養的佛教徒，大概絲毫也不會覺得這些經典的價值就由此受損吧！³

Arana Samidhih:

原教旨主義強勢姿態

原教旨主義（fundamentalism），源於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美國基督教中出現的一批反「現代主義」的保守派神

學家。他們以信仰為評判是非的唯一標準，固執《聖經》定是「神的啓示」，是超人類、超時空的「絕對真理」，強烈斥責教內教外對《聖經》的歷史考證。與之如出一轍的是，周教授教條化地宣判一切佛經都是「佛口親說」，抨擊一切非信仰立場的佛教學術研究。最為不幸的是，他將印順法師以佛法立場從佛教思想史考證得出的「大乘是佛說論」，也刻意扭曲成「大乘非佛說」，並以此誣衊法師的僧格。⁴

（三）「釋印順採用世俗性科學人本理性、否認大乘經的佛說性（如是我聞性）、顛覆大乘作為根本佛教的地位、消解全體佛教的“神聖性”、提倡“唯人間佛教”等，按照大乘佛教本位，無不是離經叛道、驚世駭俗之語、之論！」（p.6）

王路：

他不認為大乘經的每一個字每一句話都是佛親口說的。這就好比，我記不得我媽媽對我說過「我愛你」，說「我愛你」不是我和父母之間的交流風格。但我媽媽的一舉一動，無不體現「我愛你」。我也絲毫不懷疑我媽媽對我的愛。但有人會講，你不承認你媽媽說過愛你，就等於不承認你媽媽愛你。一定

3. 行願法師，澳洲法界佛學會會長。〈【譯經】莫要誤解漢譯佛典經題中【佛說】這一譯經體例〉，微信公眾號：行願法師。<http://mp.weixin.qq.com/s/677KHPn3zf2sWQiVKrCRmw>。

4. Arana Samidhih, 〈是誰在“滅”法？評周貴華的偽佛教觀——以神學信仰顛覆中國佛教根基〉，微信公眾號：正道菩提精舍。<http://mp.weixin.qq.com/s/L4lCAqpRkBWKGpB1ymY3A>。

是在你很小的時候，沒有記憶的時候，你媽媽說過愛你，你後來忘了。否則，你的看法就是存在不可調和的內在矛盾的。

別人因為這個緣故，認定印順法師是小乘學者，否定大乘，矮化佛教，而不顧印順法師書中明明白白的句子。……人家堅定地認為自己媽媽是愛自己的，別人非要說，他就是認為媽媽不愛他，理由是他不承認媽媽親口說過愛他。那真是莫大的冤枉。⁵

佛心：

何謂「佛說」？何謂「佛法」？首先，還是要弄清楚何謂「佛說」？如果有人認為「佛說」一定要是從「佛陀」口中一句一字的說出來的，只有這個才是「佛法」，才可以信；而凡沒有從佛口中說出的，就是後人的懸想的產物，不是「佛法」不值不得信仰。那麼，就有兩個基本問題：

1、佛法究竟是佛陀揭示的宇宙本來具足的真理實相，還是佛陀憑空創造出來的一種先驗的真理？如果佛法是佛陀創造的，那麼「非佛說」會顯得非常重要。如果佛法是佛陀發現、領悟並傳播的一種宇宙本來具足的真理，那麼佛法是否一定為佛說就不那麼重要了，因此以是否「佛說」來作為衡量「佛

法」的唯一標準是否站得住腳？

2、「佛法」——這種揭示宇宙實相的真理一經語言與身行中表現出來，那就成為世諦流布，世諦流布的言詮與文字，就是一種顯現於世間的佛法，這就不能違反世諦流布的一般規律——包括出現誤解、誤傳與不完整。那麼，你如何根據自己的臆斷而不是文獻考據來確定哪個經典是「佛說」，哪個經典又不是「佛說」？事實上，正如印順導師所言：佛法與非佛法，應重視佛陀獨到的正覺，重視從正覺流出的佛陀真精神，佛陀三業大用的一貫特性。佛法，本來就不限於佛說。

所以「大乘非佛說」這個說法本身就是站不住腳的，是一種似通非通、似是而非的臆斷與想像！茫茫大乘經典，如果一定要執著於其是否為佛口親說，這非但毫無意義，也是對何謂「佛法」的無知與誤解。對於佛教經典的態度，《金剛經》中早已有「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的態度與立場。⁶

（四）「釋印順對印度和中國佛教包括其所依經典的整體性反思和批評，在民國時代當屬最為激烈者，遠超支那內學院！尤其對中國佛教，視其整體為正常化和天神化的產物，幾乎是全盤否定。」（p.6）

5. 王路，鳳凰新聞客戶端主筆，〈對印順法師的諍論和我的瞭解〉，微信公眾號：王路在隱身。http://mp.weixin.qq.com/s/Ile1Wd53_8qyn28DE4-OPw。

6. 佛心，〈天神佛教如何可能？——兼談周貴華先生的佛教觀〉，微信公眾號：行願法師。<http://mp.weixin.qq.com/s/677KHPn3zf2sWQiVkrCRmw>。

佛教文化遺產：

周先生多年研究唯識學，按說應該不會不知道，內學院的歐陽竟無、呂澂師徒，一向對漢傳大乘多加質疑。他們認為，漢傳佛教是「僮侗顛預」的「本覺偽說」，與印順法師對「真常唯心論」的質疑思路非常相似。

更有甚者，歐陽竟無、呂澂二人，以中土大乘千年尊奉的《大乘起信論》、《楞嚴經》、《圓覺經》，通過周貴華最為反感的「世俗理性」的文獻考據方法，將之判為「流毒千載」的中土偽經。按周貴華對印順法師的評價標準，這真的符合「大乘信仰對大乘三寶中法寶的皈依」嗎？或者按周的思路，他們是否也跟印老一樣，屬於「大乘失道者」及「獅子蟲」？

換言之，請問周貴華先生本人如何看待《大乘起信論》、《楞嚴經》的問題？如何評價內學院對這些經典的批判？⁷

Arana Samidhih：

佛教從印度傳來中國，由於中國文化本身重人文重現世，沒有印度文化那樣濃厚的宗教色彩，也就必然要求中國佛教是「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的佛教。由此，佛教的中國化表現為特重心性修持，極大發揮了大乘「心佛眾生

三無差別」、「一切諸法平等不二」的甚深法性，尤以「一心三觀」、「一念三千」、「即心即佛」的天臺、禪宗而大盛。所以，人文、心性、不二，才是構成中國佛教興盛輝煌的根基。

近代以來在太虛大師、印順法師推動下的人間佛教，給明清式微的中國佛教重新注入了活力，並且有力地應對了西方文化和宗教的衝擊，才得以帶來當前中國佛教的偉大復興。可悲的是，周教授他們那樣借原教旨主義神學攻擊反「科學人本主義」的方式，扭曲、誣衊、排擠「人間佛教」，極力推崇二元對立的天神化的神秘主義信仰，簡直就是要把中國佛教的根基給掏空，令中國佛教演變成「轉基因佛教」——「完整佛教」。那才是中國佛教最大的不幸，是去佛教中國化的罪魁禍首。⁸

(五)「釋印順的“人間佛教”思想是其希望的那樣的“正道”嗎？他用來取代佛教已有經論所開顯的佛道的“人間佛教”思想，是在大乘經“非佛說”為前提、阿含經教和性空說為基礎、科學人本理性所攝的世俗思想史和歷史考證法為方法、“去天神化”和“人間化”為意趣而抉擇、建構的學說，完全屬於新型、異質的佛教理論，按照大乘佛教本位，決定是一種“相似佛教”。」(p.9)

7. 〈請問周貴華，如何看待內學院對《起信》《楞嚴》等大乘經的否定？〉，微信公眾號：佛教文化遺產。
<http://mp.weixin.qq.com/s/7KUNzcfMKcqqfAN6nHUKk>。
8. Arana Samidhih, 〈是誰在“滅”法？評周貴華的偽佛教觀——以神學信仰顛覆中國佛教根基〉，微信公眾號：正道菩提精舍。

怒蕭：

在探討「佛說」時，先要明白這個詞所指，即什麼是「佛」，什麼是「佛說」。佛，不是天上的神，也不是接受神啓的使者，而是正覺宇宙人生真理的人。但凡佛弟子，應該都知道，這個世間的「佛」，是兩千六百年前出生於古印度迦毗羅衛國的太子，名叫喬達摩悉達多，他在出家覺悟無上真理之後，被人們尊為釋迦牟尼佛。

「完整教」所指的佛說，應該是釋迦牟尼親口所說的教法。而不應是他們創造出來的「天神本位佛」。我們知道。釋尊成道之後，四十五年的教化歷程，並沒有留下任何文字資料，第一次經典結集，也只是由大眾對釋尊說法留在每個聖弟子心中的「影像教」進行確認，確認後同樣沒有形成文字記錄。

無論是釋尊住世時還是入滅之後，阿羅漢聖弟子四處遊化說法，也不是一字不變的宣講「佛音」，而是以自證的體驗，隨宜教化。但隨著釋尊入滅越來越久，教界各種異說不斷傳出，如依毗奈耶雜事卷四十記載，有一苾芻於竹林園中說偈（大正24·409下）：

「若人壽百歲，不見水白鶴；不如一日生，得見水白鶴。阿難聞之，乃告彼苾芻佛世尊之說：『若人壽百歲，不了於生滅；不如一日生，得了於生

滅。』彼苾芻告知其師，其師謂阿難忘失記憶，不可依信。」

當時佛滅還不久，阿難尊者尚在世間，佛法就已經在流傳中出現這樣的異說。爲了甄別異說，聖弟子以佛的教法和自己的體證爲中心，確定「佛語具三相」的原則，即：修多羅相應，不越毗尼，不違法性。修多羅相應和不越毗尼，是與根本結集的經律相應，不違法性側重於聖弟子對於義理的證悟。也就是說，只要符合這三項的言教，就是佛語所說，也即佛說。

漢傳佛教八宗共祖龍樹菩薩在《大智度論》中說：「我等當承佛威神爲眾人說，譬如傳語人。所以者何？佛所說法，法相不相違背，是弟子等，學是法作證，敢有所說皆是佛力，我等所說即是佛說。」

聖弟子以佛爲根源，通過自證法性而說法，能入於契經，不越毗尼，所以也是佛說。聖龍樹秉持這樣的見地，起而弘揚大乘，被尊爲釋尊之後第一人。印順法師針對上世紀四十年代，從南傳上座部傳來的大乘非佛說論，依龍樹菩薩見地，起而作《大乘是佛說論》給予有力的回擊，從此後，此種異說漸漸消失。

這可以看出來，印順法師對於佛說的論證，是依於佛教的傳承而說，並不是從世間俗情俗見而來。⁹

9. 怒蕭，〈被誤解的佛說〉，微信公眾號：正道菩提精舍。http://mp.weixin.qq.com/s/prFC4bj_pS2sfTB-GztrtA。

釋耀行：

難道「阿含經」不是佛陀說所聖教嗎？「性空說」不是大乘法教嗎？這些佛陀所教，恰是人間佛教思想建立所引教證，這是契理。導師在這些教證的基礎上，運用學界通用的思想史和歷史考證法，證明佛法淨化世間和超越世間之殊勝意義，這是契機。「佛法雖普為一切有情，而真能發菩提心，修菩薩行而成佛果的，唯有人類。」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乃是依機說教。¹⁰

（六）「按照釋印順，在四悉檀的統攝下，一切佛教，所謂“佛法”、“初期大乘佛法”、“後起大乘佛法”、“秘密大乘佛法”。都有其意義，雖然有源流之別。當然，在這樣的視角下，大乘成為流而不是本源，作為大乘信仰者的釋印順，既否定了大乘經的佛說性，又顛覆了大乘作為根本佛教的地位，是否應該稱為“佛法”的信仰者，也就是傳統稱的“聲聞乘”或者小乘信仰者呢？」（p.16）

釋耀行：

滔滔江河，不因其源於小溪，就否認其大。大乘之殊勝亦不在源與流上論短長，其殊勝處乃是菩薩甚深空觀和利濟世間的深廣大行，這一切皆匯歸為未來成佛的資糧。作者無視這種源於龍樹、無

著菩薩論法的傳承，將源與流法義的判析，解讀為主流與非主流，為了這種競勝之心，以否定大乘殊勝的罪名加之於導師，為後續展開的批判設下伏筆。¹¹

（七）「以三界為攝印度神教以及依定境安立，並非真實世界圖像而且，釋印順又說：阿含和大乘經中上天、見天神，彌勒在兜率天等皆是定中所見，而非真實，完全消解了天界的存在性。」（p.17）

釋耀行：

除了欲界天，要想上達層次更高的色、無色界天，必須依初、二、三、四禪，除了佈施、持戒，生天必須要透過禪定力。導師依經義論述，怎麼就「消解了天界的存在性」？作者仰慕天界，起碼也要明白生天的方法吧，否則空懷理想也惘然。

再者，唯識學派認為，「三界虛妄，但是心作」，所謂「唯識無境」。

導師說：「依唯識觀的定果，立四無色界：即是先觀物境空，名空無邊處；次觀但唯有識，名識無邊處；再觀識也不可得，名無所有處。這三者，類似唯識學的相似證得三性。進一步，無所有性也遺離了，到達非有想非無想處，可說是絕對主觀的體證，類似證唯識性」。¹²

所以，作者應該將「消解了天界存

10. 釋耀行，〈佛法本義不容歪曲——評〈釋印順佛教研究和佛學思想略觀——從反思的角度看〉〉，本期本刊頁42。

11. 同上註。

12. 釋印順，《佛法概論》（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85。

在性」的罪名上追到唯識學派，可是唯識學派所依據的經典也是佛陀所說的大乘經呢！照作者的邏輯，這樣豈不是懷疑大乘經的神聖。

（八）「釋印順研究佛教的方法論包含複雜的因素，但其中有兩個方面是基本的：一者是基於大乘信仰的立場，一者是基於科學人本理性的立場。此二者本來相違，但被其“調和”而成一種在現時代大乘佛教信仰者中絕不少見的一種方法論，可暫稱為佛俗方法論，在其中大乘信仰和科學人本理性以十分吊詭的方式十分穩定的“調和”。這裡面，日本、臺灣有大乘信仰的佛教學者中大多如此，在現今大陸也有大部分如此。在一般有知識的大乘信仰者中，不論在家和出家眾，或許現今算來有一大半如此不為過吧。」（p.21）

釋耀行：

以科學人本理性攝受現時代的知識份子，不就是大乘佛教應機說法的契機性嗎！

正如佛陀時代的印度，婆羅門教徒認為可以透過祭祀、祝拜、佈施的儀式來換取神明的護佑，他們將殺生祭祀當做途徑。為了度化這些婆羅門教徒，佛陀將婆羅門最熟悉的「供養三火」的方式，轉化為「根本火、居家火、福田火」教導婆羅門獲取福報的方法。

照作者的思路，佛陀怎麼能照搬婆羅門供火的方法呢？這樣共世俗的方法

怎麼與涅槃解脫相連接？不過，正如作者所言，好在大多數有大乘信仰的佛教學者具足佛法正見，否則就真成了作者筆端的末法時代。

（九）「當筆者看到釋印順堅稱大乘信仰，而又視歷史考證法為復興佛教的“光明之道”時，感到悲哀；當看到他以大乘佛教信仰者身份廣泛、系統運用這種方法時，感到痛心；當看到他由此宣稱並論證大乘非如是我聞性並對全體佛教的“天神化”予以“祛魅”時，感到恐懼；當看到其由此建立的人間局域性相似佛法——“人間佛教”流布兩岸時，感到冰冷。」（p.30）

怒譎：

讀周先生論文到這一段時，突然產生一種異樣的感覺，是什麼讓周貴華先生感到「悲哀、痛心、恐懼、冰冷」呢？學術論文，重在客觀證據下縝密的邏輯推斷，如此強烈的主觀情緒表現出來，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周貴華先生，從二零零三年開始研究佛法，短短幾年，自創「完整佛教」思想體系，並開始以與寺廟合作的方法，在寺廟中傳教。由於人間（生）佛教以人為本的理性主義，一直在中國佛教界佔據主流，這讓「天神化」思想指導下的「完整佛教」創始人周貴華先生的傳教活動多處受到阻礙，這或許是唯一能解釋周先生在反印論文中表現出嚴重焦慮情緒的原因。不過，經過多年的

努力，周先生以佛學院研究生導師的身份，終於獲得了一些出家人的支持，這或許能讓周先生在冰冷之餘，感受到一些溫暖吧。但是，周貴華先生為實現自己做教主的一己私欲，不惜詆毀兩岸來之不易的漢傳佛教之共識，是何居心！

（十）「大乘道作為成佛之道是唯在大乘經中詮顯的，如果大乘經非如是我聞性，即非佛陀親說（包括親說，與加持、開許其他善知識代佛說），那這樣的大乘道還是成佛之道嗎？因為成佛之道只能是過來者諸佛才能說，未成佛的後世佛弟子如何能建立？」（p.41）

如證：

周先生這是什麼邏輯？按周先生的邏輯，我也來試問周先生，您所提倡的「完整佛教」，您也沒有成過佛，那您怎麼建構出一個完整的佛教呢？所以您的這種趣求並不如法，您所建構的完整佛教是相似佛教，並非正法。這是按周先生的邏輯，可以得出一樣的結論。所以，周先生在這裡，其實是用了學術與信仰的「雙重標準」，有點像美國大帝的一貫作風。如果周先生說他是依「聖教量」而來的，殊不知同樣的「聖教量」，可以由不同的人會產生不同的理解，也就是說，如果每個人自己所依的「聖教量」理解為標準來判攝佛陀教法，以為是「完整教」，那就有點太過「傲慢」了吧！

從周先生的文章來看，我們也可以

看出了他在文獻上立論的不足，也就是說周先生也不能論證「大乘經典（文本）是佛親說」這一論點，所以，他也只能「批」卻無法「立」的欠缺（其實這一問題，已經是老話題了，今日周先生重新提起問題，卻又沒有給出新的成果），恰恰也在這一點上，得到了教內某些法師的大力支持，然後直接乾脆就定性的論斷印順法師是「大乘非佛說」的帽子，還有一些網友一看這一「標籤」，也就跟著發佈評論，可能有些人並沒有認真去閱讀印順法師的著作，這無疑是不理智的做法。

另外，從學術角度來看，周先生這篇論文並不能稱得上是嚴謹的客觀性、學術性的「人物評」或「書評」的文章，只是基於個人的出發點（文章開頭已表明），再借個教內有名望且又不會惹上麻煩的印順法師的肩膀上「巧」用了學術與信仰的「雙重標準」來「借題發揮」。

周先生在文章中很明確的交代說「依於大治學精神是不一樣的，周先生從一開始就打算找個人「借題發揮」。另外，殊不知任何一個立場以及出發點的言論都有它的局限性，周先生的任何言論都不例外，這是身為學者應該有的自覺意識才是。特別是佛教研究者，學術研究本身的局限性，是不言而喻的，它也就只能在所能處理的範疇內進行研究，超過這個範疇就無法運用學術的方法，可是，周先生似乎想越過學術的範

疇，用學術無法處理的物件來批判學術內討論的內容，這是不合理的。

另外，周先生在對印順法師的評述中，失去了這一冷靜的分析態度，卻充當一個「判官者」的角色，甚為遺憾！也正因為這樣，周先生在文章的最後直接判定印順法師為：「……全體佛教的壞道者、是佛教聖道中的『獅子蟲』……」。觀點不同可以討論，就事論事便可，大可不必這樣。不過，這樣反而也突顯出周先生的學術態度和基本素養。¹³

二、「完整佛教」的前世今生

怒籟：〈如果沒了印順法師——側讀義學會〉

10月29日、30日，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周貴華教授以義學會的名義，在無錫召集了一次以批判、清算印順法師為主題的研討會。周貴華先生用煌煌五萬餘言，將已經去世的高僧、佛門泰斗印順法師定為「佛教獅子蟲」，試圖把一位恬淡、明達的佛門大德，永遠釘在佛教的恥辱柱上。

周貴華先生為什麼如此仇恨這位佛門大德呢？周先生所謀甚大，印順法師的佛學思想，嚴重障礙了周先生鬼神化、超能力的「道」。透過周貴華先生的論文可知，他要發展天神化佛教，以國家智庫——中國社科院研究員的身份，公開宣揚反科學、反人本的神本位

論及超經驗、末世論思想（有文化的人就是不一樣，怕直接說末世論顯示不出自己的高級知識份子身份，創造新名詞叫「深度末法時代」，末世不夠，還要有深度），反對五百年來為全人類做出巨大貢獻的科學理性及人本經驗，我們不禁要問，周先生想要幹什麼？

透過一個側面，或許能對周貴華先生要幹什麼有一點瞭解。一位受周先生完整佛教（完整佛教是周先生自創的教派，不能理解為完整的佛教，為避免混淆，後文簡縮為完整教）教義思想影響的人，為這次研討會寫了十段感想，以〈關於印順法師人間佛教思想討論的斷想〉為題，發在義學會成員之一蔣勁松教授的個人微信平臺。圍繞這篇文章發生了兩件有意思的事：

（一）一位居士拿著這篇章，興沖沖找佛學老師點評，老師看了一眼，說：「這不值得點評，這是妄想，不是斷想。不舉證不論證，自說自話的夢囈語。」

（二）也是一位居士，拿此文去找一個基督徒朋友，以顯示佛法的特色，朋友看了看，拿筆改了幾個名詞，結果文章就成了這樣：

1·一個人，若不立定於不思議理體，不讓思想、信仰、神學、靈修指向絕待悟境，一味停留周旋於諸個別物及其秩序之中，有何希望？但任聖父聖子

13. 如證，〈誰是“獅子蟲”？——評周貴華“釋印順佛教研究和佛學思想略觀”一文〉，微信公眾號：行願法師。http://mp.weixin.qq.com/s/_GTuu9rUm7EHYjXAFVSEJA。

聖靈的智慧隨逐世間遷流，算不上明智的抉擇，如動物的自然生命一般，尊嚴盡失，體面全無。

附原文：1· 一個人，若不立定於不思議理體，不讓思想、信仰、義解、觀修指向絕待悟境，一味停留周旋於諸個別物及其秩序之中，有何希望？但任民族的眾生的智慧生命隨逐世間遷流，算不上明智的抉擇，如動物的自然生命一般，尊嚴盡失，體面全無。

2· 讓迷失的知性失控，不是往依榮耀充滿的神聖天國，而是基於有罪之人消解了傳達天啓訊息的經典之神聖性，拿什麼喚醒欲海浮沉的迷途羔羊。「談真則逆俗，順俗則違真」。隨順世俗的情欲，主的恩典依然背性在迷。指示一個神聖天國，心靈之門才能隨之打開。

附原文：2· 讓迷失的知性失控，不是往依圓融自足的常住法界，而是基於凡情消解傳達法界訊息的經典之神聖性，拿什麼喚醒欲海浮沉的芸芸眾生。「談真則逆俗，順俗則違真」。隨順情識，情識依然背性在迷。指示一個無限法界，心靈之門才能隨之打開。

3· 對知性而言，有效用的工作是努力闡明聖恩天啓的真理性，眾人的罪惡並非真實性。一味地隨順凡情，眾人封執之域如何期待上帝恩典之光的照破。

附原文：3· 對知性而言，有效用的工作是努力闡明絕待悟境的真理性，煩惱諸惡之法的無常非真實性。一味地

隨順凡情，眾生封執之域如何期待智慧之光的照破。

4· 耶穌為「追求真理」而走入荒野，神聖佈道，示人無諍的教誨。對於神聖的教言，不應角立或非此即彼。耶穌對眾人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裏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但解釋者有「蒙受天啓」的使命，除詮釋恩典外，不應引發不必要的鬥爭。

附原文：4· 太子為「追求至善」而出家，坐道場，轉法輪，示人無諍法。法與法，不應角立或非此即彼。雖應赴緣之需，隨機有別，但解釋者有「融通入妙」的使命，除詮釋理體外，不應引發不必要的鬥爭。

5· 湯瑪斯·阿奎那對古代聖人們奉行的教言挨個抹煞，「因荒謬所以相信」的指示豈非全成空過，聖靈之功豈非全部唐捐，後人又何以自處。我師貴華大人，親入荒野，感受聖靈的加被，為什麼祂對引發諍議的義解思想做些省思，就要遭遇紛紛物議。

附原文：5· 印順法師對古德奉佛法門挨個抹煞，古德佛化人生豈非全成空過，古德之功豈非全部唐捐，後人又何以自處。為什麼對引發諍議的義解思想做些省思，就要遭遇紛紛物議。

8· 因為世人批判耶穌的聲浪，就說耶穌不是神而是人，基督教不以信仰為核心而以理性為特質，豈非殺敵一百自

傷三千。

附原文：8·因為世人批判神教的聲浪，就說佛不是神而是人，佛教不以信仰為核心而以理性為特質，豈非殺敵一百自傷三千。

9·主內兄弟姊妹要減少分歧，少些爭議。反省自己是否固執於己見，問問自己是否在以己見揣測神恩與他人討論，唯其如此，討論方能產生彼此完成的效用。自外於神恩的眾人，也是自願投入撒旦的懷抱，唯有珍惜內在性及種種天啓的機緣，才能喚醒雜亂暗昧的人生。

附原文：9·佛法內眾生要減少分歧，少些爭議。反省自己是否固執於己見，問問自己是否在以己見揣測佛理與他人討論，唯其如此，討論方能產生彼此增上的效用。自外於佛法的眾生，也是自外於法身慧命，唯有珍惜內在性及種種增上緣，才能喚醒雜亂暗昧的人生。

一切榮耀歸於上帝！阿門！（注：粗體字是基督徒改動過的部分）

這是周貴華先生神本佛教影響下的「居士」斷想。

如果印順法師提倡的人間佛教被周貴華先生的天神化完整教思想打倒，相信基督教會很歡喜，不用辛苦傳教，瞬間多了這麼多兄弟姐妹，雖然衣著、名

詞不同，但認識卻是一致。

因為有印順法師宣導理性的人間佛教，佛弟子對佛教與神教的差異了然於胸，神教徒再也不可能冒充佛弟子的身份，以相似教法冒充佛法而擾亂佛教，民間神棍也在佛法智光之下無所遁形。

這時，我們似乎明白了一些，周先生為什麼如此憤恨印順法師！¹⁴

小結：

例舉了那麼多思辨性的回應觀點，最後以一則寓言故事來回顧彼此的觀點吧！所謂：「智者以譬而得解」。

失道者之思

—

幾個人抬著一頭驢，準備從河上渡過去，忽然發現不遠處，有人騎著驢，正悠悠哉哉從橋上走過。幾人立時大怒，上前指責騎驢過橋的人丟失了應該走的路。

騎驢人問：「路該怎麼走？」「應該抬著驢，從河中渡過去，你騎驢過橋對我們抬驢渡河產生了嚴重的破壞性，我們必需制止你的這種行為。」

「都是過河，為什麼不能騎驢走橋，非要抬驢渡水呢？」

抬驢人說：「河是造物者不可思議性的創造，具有無可比擬的神聖性，而

14. 怒蕭，〈如果沒了印順法師——側讀義學會〉，微信公眾號：正道菩提精舍。<http://mp.weixin.qq.com/s/H0JyHvphZPfw5Z4HVaaDyw>。

橋卻是人爲造成的，是凡夫俗子所爲，爲了保證我們對造物主神聖性的維護，必需制止你們走科學人本理性建造出來的俗橋。」

說話間，騎驢人已經過了橋漸漸遠去。

抬驢人立即邀請好友，準備召開批判大會。

有被邀請者說：「我覺得有橋能走，是比抬驢渡河方便吧，我讚歎一下騎驢過橋者吧。」

抬驢者明確表態：「我們只歡迎批判騎驢者，您要讚歎請往別處走。」

批判會如期召開，參會者群情激憤，表達了絕對不同意騎驢走橋，這是俗人對神的不尊敬。是對神創世間的破壞，他們將喪失神的保佑，還帶壞了毛驢。於是，騎驢過橋者被指爲壞道者、失道者、騎在驢背上的蟲。

會後決定在橋邊立一公示牌，上面寫著：過河者，只能抬驢渡河，切不可騎驢過橋，否則將是壞道者、失道者、蟲。

二

一日，某甲想要渡河去對岸，看了看橋邊的公示牌，又看了看河邊叫嚷著卻一直沒過了河的幾位抬驢人，上前詢問：

「幾位大師，請問這河水深嗎？」

「河水深不深我們也不知道。」

「既然不知水之深淺，如何渡河呢？」

「你要相信神的不可思議加持力，既然創造了河，那就是讓人來渡的，神會加持你，保佑你。」

某甲不知所措，只能跟著抬驢人站在一起，等待著不可思議的神力加持。

三

這天，一個小孩路過此地，看見一群人在水邊等待，小孩上前去問：

「各位爺爺奶奶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你們在這做什麼呢？」

「孩子，我們在等過河呢。」

「那邊不是有橋嗎？」

「那橋是人修的，不能走。」

小孩想了想，轉身走到橋上，走過去又回來，嘴裡卻自言自語：「這不挺好的麼，怎麼就不能走呢？大人們真是傻，人不走人道，非等著走神道鬼道，偏偏還帶壞了驢。」¹⁵

緣起的世間，每一個生命體都無法窮盡因緣，誰也不能以真理的代言人自居，佛陀乃佛弟子共仰的導師，讓我們重溫「若佛出世，若未出世，此法常住，法住法界」的聖教，以「見法即見佛」的深觀，反省自他的作爲，悲智雙運，共成佛道！



15. 〈失道者之思〉，微信公眾號：正道菩提精舍。 <http://mp.weixin.qq.com/s/CkcZp7sFJpfNKipty MomXg>。

「愛在彼岸」與「處相應教」

香港跨宗教演講暨交流活動札記

■ 釋昭慧



昭慧法師應香港基督教團體之邀，赴港出席「愛到彼岸：平等婚權論壇」，於第二場「大愛無盡 弘願無窮」論壇，從宗教角度探視同性婚姻之性與人權。三位主講人右起：昭慧法師、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總幹事蒲錦昌牧師、卓能集團副主席趙式芝女士。(106.1.22)

臉書留言錄（之三九〇）

105.1.21

宗教社運營演講

上午，宗教社運營開鑼。何宗勳指導王兆立等青年工作團隊，規劃營隊師資課程及招生，學團提供膳宿、講室空間。我則因午後須赴香港，故於上午開幕式後為學員上第一堂課，談「慈悲」與「正義」。

【補充：何宗勳臉書留言】

第三屆宗教與社會運動青年營，今天起一連四天三夜假佛教弘誓學院舉行，今年的主題是對抗魔的世界，探討同志婚姻、動物保護與反賭場運動。

一天上午由釋昭慧法師主講：佛教的慈悲與正義—理論與實踐的結合與落差。下午將由陳南州牧師主講：基督宗教改革與社會改革。晚上由釋傳法法師談：寧靜喜悅與情緒管理。

在宗教與社會運動青年營，釋昭慧法師提到六個面向：一、社會運動與佛教；二、社會運動的體制改造；三、社會

運動的思想改造；四、由少數「先知」到多數「民意」；五、社會運動與自力救濟、慈善救濟之分野；六、社會運動與民主政治。

最後提到：社會運動一方面要監督政府，減低政策錯誤的機率，甚至於要改變惡法；另一面要面對群眾，幫助群眾拋棄成見，更正錯誤的思想與行為模式。如果社會運動的目標明確，手段是非暴力的，其實就是在實踐以「護生」為本的佛法，以及「嚴淨國土，成熟有情」的大乘佛法。

香港行首站：中觀精舍主持皈依

午後奔赴桃園國際機場，下午4時半左右，抵達香港赤鱗角國際機場，勞海新（下圖左起）、何翠萍、薄淑貞、胡昭源、毛能之（毛毛）等居士前來接機。毛毛事業繁忙，竟從深圳趕來，準備參與我這回在港的所有受訪、講座、論壇、座談，以及主持皈依的儀典活動。



香港系列活動第一站，抵達中觀學舍，主持皈依典禮，黃美鳳（香港基督徒學會社會牧職幹事，下圖左二）已率領兩位朋友陳文慧-Connie（左）、張佩



琦-Eleanor（右），在學會等候，擬於我主持皈依典禮時，隨喜觀禮。

美鳳是基督徒，Connie與Eleanor是佛弟子，Connie在法鼓道場，Eleanor學南傳禪法。

於中觀學舍主持周婉雯等6位善女人之皈依典禮，伍珍仁者則求受五戒。（下圖）



於香港唯港薈接受端傳媒記者專訪

終於在晚上9:30左右，下榻Hotel Icon（唯港薈大飯店）。辦完入住手續，行李放入房間，立刻下到一樓大堂的咖啡廳，接受端傳媒記者陳倩兒小姐長達1.5小時的人物專訪（毛毛攝）。

訪談畢，端傳媒攝影記者林振東先生為我拍許多個人特寫照片，以備刊出專訪文稿之用。我趁便請他用我的手機



拍一張照片以po臉書。於是留下了這張他「牛刀小試」就已令我驚喜的手機版特寫照片（上圖，林振東攝）。

105.1.22

「愛在彼岸論壇」午宴接風

中午，香港「愛在彼岸論壇」主辦單位於Hotel Icon頂樓景觀餐廳宴請論壇來賓。在我左手邊（下圖前坐右一）是香港人民力量主席，香港立法局陳志全議員。陳議員後立者是歌手何韻詩女士，我後面立者是台灣許毓仁立法委員，第三排的兩位同志伴侶，即香港高級入境事務主任梁鎮罡先生（Angus）與Scott Paul Adams。其他都是香港基督教界「彩虹之約」聯盟的各主辦單位代表。如：前坐左一黃美鳳，本次論壇籌辦的要角，香港基督徒學會社會牧職幹



事，左二、左三即本次論壇主持人，性神學社執行董事黃寶珠、姐姐仔會總幹事洗文翰（Eric）。

臨離席時，與何韻詩女士合照，我們又與許毓仁委員合照。（下圖）



「愛在彼岸論壇」（一）談港台婚姻平權立法

下午，兩岸首次平等婚權論壇【愛到彼岸-兩岸平等婚權論壇】在香港舉行，第一場「法乎情」邀請到台灣國民黨立委許毓仁、香港立法會議員陳志全，和曾就同性婚權入稟高院，申請司法覆核之香港高級入境事務主任梁鎮罡先生，共同對話討論：如何從立法開始推動婚姻平權？

本次活動由香港同志組織「大愛同盟」及「彩虹之約」聯同台灣「LEZS」及「台灣同志人權法案遊說聯盟」及聯合主辦。端傳媒為此次活動的媒體支持夥伴，提供活動全程直播及報導。

第一場 14:30-16:00

主題：法乎情——從立法角度剖析兩岸推動平等婚權的理據和挑戰

講者：許毓仁、陳志全、梁鎮罡

「愛在彼岸論壇」（二）從宗教角度探視同性婚姻

【愛到彼岸——兩岸平等婚權論壇】第二場：大愛無盡 弘願無窮，「從宗教角度探視同性婚姻之性與人權」。

主持人：性神學社執行董事黃寶珠女士、姐姐仔會總幹事洗文翰先生

主講人：昭慧法師（台灣玄奘大學宗教與文化學系教授兼系主任）、蒲錦昌牧師（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總幹事，下圖中）、趙式芝（卓能集團副主席，下圖左）



論壇開場前，本次論壇主持人與主講人，以及主辦單位代表合影。

本次活動由香港同志組織「大愛同盟」及「彩虹之約」聯同台灣「LEZS」及「台灣同志人權法案遊說聯盟」及聯合主辦。

香港媒體的系列專訪

昨晚端傳媒記者陳倩兒女士進行專訪，端傳媒記者林振東先生為我拍了好

些特寫鏡頭。我請他用手機順道拍個兩張給我，並已上傳臉書作為個人的大頭貼。今天上午，振東先生又特地趕來，找好兩個位置，為我拍些特寫鏡頭（下圖）。我對香港攝影記者的專業、認真，為之肅然起敬！



上午11時，蘋果日報馬志剛（上圖右一）先生依序專訪我與許毓仁委員（上圖左一）1小時，立場新聞廖士鋒先生專訪約半小時。這才趕上28樓接受主辦單位的午宴招待。

論壇結束後已近傍晚六時，廖士鋒接續將上午沒問完的問題訪談完畢，接著又是明報週刊記者伍詠欣女士專訪。

總之，一整天被論壇與媒體專訪塞滿。直至晚上七時以後，方與幾位佛友步行到Hotel Icon附近，威威道上的「阿善素食館」用膳。

事後端傳媒與立場新聞的訪談記者將專訪網址傳來，我看後頗為驚訝，覺得這些媒體記者報導，確實很有深度，而且甚能掌握受訪者的思想核心與修道要領。

■蘋果日報專訪網址：

<http://hk.apple.nextmedia.com/realtime/news/20170123/56209666>

■端傳媒專訪網址：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125-hongkong-chahshih/>

■立場新聞專訪網址：

<http://thestandnews.com/lgbtq/專訪-力挺同性婚姻-釋昭慧法師-婚姻是生死大海裡平安的歸宿/>

■香港01社區網址：

<https://www.hk01.com/-%E7%A4%BE%E5%8D%80/67525/>

同性婚權-佛教講平權-台灣釋昭慧法師撐同志-每人都有情慾

Hotel Icon（唯港薈）

主辦單位安排於尖沙咀Hotel Icon（唯港薈）舉行本次的「愛在彼岸」公眾論壇，我也就被安排在此下榻。

這棟理工大學附設旅館，前方是紅磡火車站與維多利亞港（下圖第一、二張照片，我於午宴時從28樓俯瞰而



攝），半夜、凌晨往窗外望去，任何時候都車水馬龍（第三張照片）。

我住的房間相當寬敞，咖啡與胡桃木色系的室內擺設相當寧靜優雅。這是我歷年來港第一次住這麼寬廣的房間（印象中，香港寸土寸金，旅館的房間較窄），因此順手攝了三張室內照片，以饗臉友。



105.1.23

宗教交流，於九龍佑寧堂

上午，於九龍佐敦道佑寧堂，舉行「他者的牧養：耶穌和佛陀的心靈關懷」宗教交流座談會。



主持人：王美鳳牧師（九龍佑寧堂主任牧師，上圖右）

講者及主題依序是：

敝人講〈性別角色與覺性開發〉，胡露茜博士（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兼任講師，上圖左）講〈接待他者的靈性修練〉。關俊棠神父（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心靈教育計劃專業顧問及兼職講師，聖神修院神哲學院倫理神學教授，上圖左二）講〈一個牧者的迷思〉。

本次宗教交流座談會的主辦單位是「彩虹之約—共建同志友善教會行動」，其成員團體有：基恩之家、眾樂教會、藩籬以外、認識和關愛雙性人、性神學社、世界公民協會中國香港、姐姐仔會、九龍佑寧堂、香港基督徒學會、性別公義事工、「哪嚟香膏教



會」、摯情同行－香港天主教同志信徒互助小組

上圖左：王美鳳主任牧師，右：眾樂教會卜莎崙牧師

妙華佛學演講：《雜阿含經》的「處相應教」

〈《雜阿含經》的「處相應教」〉：本次旅港最後一場演講活動，於香港妙華佛學會。

（以下文字轉自何翠萍臉書，照片由何乃麟提供）



晚上，昭慧法師於妙華佛學會，為大眾開示《雜阿含經》「處相應教」的生活智慧。（106.1.23）

昭慧法師今晚應邀前來妙華為大眾開示《雜阿含經》「處相應教」的生活智慧。妙華梁志高主席致辭，介紹昭慧法師。

法師結合日常生活的例子，教大家如何消除煩惱，令大眾法喜充滿！

感恩昭慧法師！

感恩發起此次講座的大功德主勞海新居士，也感恩供養法師住宿費的劉煥卿居士，感恩妙華的義工！



懇請你靜下心來，聽聽她的慈悲快語

■ 毛毛 (素食作家，綠色旅遊策劃人)

2017.1.23

「同性婚姻平權」這個議題在任何一個國家的公共空間討論，都會受到相當大的爭議，因在現階段的人類社會演進中，它還是屬於挑戰傳統家庭倫理、國家法治、習俗規範、乃至人類繁衍等一整套一整套的固有體系的頭大問題。在這些爭議的背後，我想，只能說明人類對自己仍然認識不夠，以及自我管理的無能。

前不久，臺灣聲勢浩大的對峙遊行再將臺灣推到世界的面前，國際社會都在觀察，臺灣是不是可能成為全亞洲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的地區。而這一波的爭議又再一次將我們的老朋友——釋昭慧法師推向了風口浪尖，成為華人社會敢於在台前「挺同」的宗教人士。

爭議的火光濺到了香港，接連兩天，她在的香港受到極高的關注。

我最敬佩法師的是，她對任何社會運動議題的參與，都是站在「佛法」的角度去詮釋，而絕對不是很多人誤以為的「愛出風頭」。她能將很多概念條紋縷析，能將很多似是而非的觀念糾偏，可以說辯才無礙。出家人，以普法為重，23日晚間，於香港北角英皇道368號「妙華佛學會」的〈《雜阿含經》「處相應教」的生活智慧〉的開示講法更是精彩絕倫，在場聽者，皆大歡喜。

掐指算算，認識法師都十年了，她的臉上有好多時間印刻的皺紋，而她的思想永遠那樣的犀利、深刻、力道，忠於佛法本位，啓示芸芸衆生，她不愧為印順導師的優異門生，在人間佛教的實踐裡，她一定會有一席之地，而對覺得她很匪夷的人來講，那真是太可惜了——懇請你靜下心來，聽聽她的慈悲快語！

2017.1.25 增補

應各位朋友的需求，大家都在追問我，到底昭慧法師「是如何用佛法詮釋同性婚姻的？」，我將聽到與看到的資訊以最簡短的文字嘗試表述，供大家參考：



本文作者毛毛於三年前自成都來台，到院拜會昭慧法師。(102.11.10 檔案照片)

1、佛典裡並沒有對同性戀的任何看法，只有對出家人的戒律上有不可有任何性行爲，包括與同性，但這僅僅是對出家人的要求。

2、佛法不講「罪」，只講「情欲」，不論是異性戀或同性戀，都是本能的情欲，既然是本能就無所謂對錯、善惡、神聖不神聖，更無所謂「罪」。

3、凡是在「欲」的感觀滿足上都會產生弔詭的「遞減效應」，再好吃的菜吃久了就沒感覺了，再美再帥的人看久了就沒感覺了，要解決「遞減效應」只有兩種出口：(1) 加重刺激；(2) 變換方式。於是要換菜吃，或越吃口味越重，但這只是吃飯，無傷大雅。問題來了，面對情欲怎麼辦？是增加性遊戲的力度，還是不斷換性伴侶，甚至「人獸交」，這就不是「傷大雅」的問題了，這就是佛法講的「苦」，即是總滿足不了而自己「欲」的「苦」，也必然會傷害他人及社會。

4、人類解決「性欲」「遞減效應」的唯一辦法就是「情」，用一生一世、相濡以沫的「情」去穩住那個極不穩定的「欲」。世人就將這種相互依屬的關係加以形式化、法制化，這就是「婚姻」。

5、佛的慈悲是想讓人離苦得樂。今天如果有兩位同性相愛又不傷害他人，他們願意用「婚姻」的形式框住彼此的「欲」，而堅定地認為這樣更為快樂，我們的社會又爲什麼不祝福並成全他們呢？但這一切都必須建立在社會種種助緣的支援才可以成立，而同性婚姻平權就是一種途徑。

6、關於「家的價值」向來就不是無限上綱的，在歐洲或印度，早就已有所謂的homeless（無家者），並且他們創造了人類社會最璀璨的文明，這些人不見得以家爲崗位，包括佛陀在內及許多的遊僧，所以你要一直以單一的價值在要求所有人進入到這個「家」，而且這個家的定義還是要由你來決定，那我真的覺得有點強迫症。

最後，順便我寫一則小花絮：

在會場上，昭慧法師說：至於有人說，當我看到「男男」或「女女」抱在一起感覺很噁心，我就對他們說，那是你個人感觀的不自在，那在我看來，當看到「一男一女」抱在一起我還覺得很噁心呢？那你怎麼講？當場衆人捧腹到不行。



所有發生的事， 都可以成為你生命中的養份

致鄭毅的一封信

■ 釋昭慧



鄭秋玄、周麗華伉儷（中二人）與令郎鄭毅（右）來院拜會昭慧法師。
（105.9.23 檔案照片）

臉書留言錄（之三八六）

105.12.22

阿毅：

在你入獄之前，有一晚與爸媽一同來學院茶敘。父親是如此的義憤而悲傷，母親是如此的不捨與哀愁，而你，作為受到深重誣陷與強大摧殘的當事人，面對著即將到來的囹圄之災，個人名譽與社會信用的斷傷，竟能按住澎湃的情緒，平靜地談述著自己的想法。這樣成熟的表現，宛若一位不動如山的禪者，讓我在那一晚，對你真是刮目相看！

正因為你是如此地沉穩，如此地平和，我認為你應可以接受佛法的人生智慧，因此在你們臨別之時，走在菩提大道上，我臨風而立，告訴你：

「所有發生的事，都可以成為你生命中的養份。」

是的，所有發生的事，無論是順境還是逆境，善緣還是惡緣，都可以成為你我生命中的養份；但是，並非人人有這樣的能力。讓我驚奇的是，你竟然真的做到了！

雖然我不是你的親屬，無法過來探望你，但是持續在臉書上，透過你爸爸上傳的資訊，點點滴滴了解你入監後的身心狀況與生活情形。

你發願於入監後戒菸，這必須要有高度的自律性，許多人在這條路上半途而廢，但你顯然兌現了這項自我承諾！可以預見，斷除了來自菸癮的束縛之後，你未來的人生旅途，勢將更為海闊天空！

獄中電腦班僅錄取24人，你竟然雀屏中選，接受密集訓練，爭取通過證照考試。可想而知，你在獄中的優良表現，業已受到了管理層的肯定。就我所知，你的專業技能，一向備受主管肯定，但你卻不自滿自大，把握有限時光，學習第二專長。可以預見，你這不折不撓、奮發圖強的意志力，加上你的敬業精神與專業能力，必將在長遠職涯，結下美好的果實！

還有，在資源相對貧乏的環境裡，你竟可以將爸媽每週探訪所帶來的愛心餐，毫不吝惜地分給獄友共享。老實說，珍惜友情，與朋友共享資源，這本就是我一貫的美德，沒料到這樣的美德，竟然會使你蒙受冤獄之災。所謂「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倘若你因此而對友情產生戒懼，退縮到自我封閉的世界，這是完全可以同情理解的。然而你那淳厚、善良的性情，使得你拒絕受到鉅大傷痕的制約，依然如常地與

友人分享美好資源，這樣的胸懷十分難能可貴！

難怪你能擁有這麼仁慈、明理的好父母，與你共患難而無怨無悔、不離不棄的好情人，以及眾多全力支持的鐵桿兄弟。這一切，不能用「幸運」二字來表述它，這就是佛家所說的「如是因，如是果」，這是你美好德行的自然感召！

看到你如此理智、寬厚、勤奮，神采奕奕地面對新生活，你親愛的爸媽終於欣然展顏！特別是才華橫溢的爸爸，看到你的成熟表現，終於放下心頭巨石，在畫作中透過微妙的筆觸，揮灑他對苦難的釋懷，對人間的溫情與對動物的關懷！

總之，你已將身心折騰的獄中生活，轉化成爲修身養性、布施歡喜，以及沉潛學習的大好機會。可以說，逆境並沒有擊敗你，你已成功地把它轉化成了生命的養份！

無法申請會客，只能在紙端向你寄予無限祝福！祝你

法喜無量，前程光明！

釋昭慧 合十
105年12月21日



第十五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學術會議

「人間佛教的跨宗派視野」海峽兩岸研討會

公 告

一、主 旨：

由玄奘大學宗教與文化學系及財團法人弘誓文教基金會共同主辦「第十五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學術會議—「人間佛教的跨宗派視野」海峽兩岸研討會

二、說 明：

- (一) 大會時間：2017年5月27、28兩日
- (二) 大會地點：佛教弘誓學院（地址：桃園市觀音區新富路一段622巷28號）
- (三) 本次學術會議主題為「人間佛教的跨宗派視野」。子題有三：
 1. 「跨宗派對話」議題
 2. 「印順學」專題探討
 3. 「人間佛教」專題探討
- (四) 綜言之，召開本學術會議之要旨有三：
 1. 為紀念印順導師一百一十二周年誕辰暨圓寂十二週年，促進「人間佛教」理念之弘揚與印順學之研究，爰舉辦第十五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兩岸學術研討會。
 2. 針對「人間佛教的跨宗派視野」議題，探討本土、漢域乃至世界各大宗教，其於時空交錯的脈絡、相互之間的互動以及互動結果之於未來社會的影響。
 3. 藉此會議之交流，分享佛弟子們在人間佛教的實踐中，關懷與淨化「此時、此土、此人」的經驗。
- (五) 本次學術會議內容：
 1. 三場新書發表會
5月27日上午9:50~11:50
昭慧法師、國史館侯坤宏教授：《浩蕩赴前程——昭慧法師訪談錄》
性廣法師：《佛教養生學》
5月28日上午8:30~9:30
悟殷法師：《法救思想探微》
 2. 論文發表會
 3. 「印順學的回顧與前瞻」綜合座談會

三、主辦單位：玄奘大學宗教與文化學系、財團法人弘誓文教基金會

四、承辦單位：玄奘大學應用倫理研究中心、佛教弘誓學院

五、協辦單位：中華佛教百科文獻基金會、臺南妙心寺、財團法人妙雲蘭若、新竹法源講寺

■報名截止：106年5月15日

■報名方式：

1. 請至「佛教弘誓學院」網站線上報名（<https://goo.gl/zcjas>）。或下載報名表（<http://www.hongshi.org.tw/userfiles/file/106-coferencereg.doc>），填妥後回傳本院秘書室。
2. 以電話、郵寄或傳真方式，向本院秘書室索取報名表，並於限內寄回。
地址：328桃園市觀音區新富路一段622巷28號
電話：(03)498-7325 傳真：(03)498-6123
電子郵件：hong.shi@msa.hinet.net 網址：www.hongshi.org.tw

■備 註：

1. 主辦單位供應膳宿（但須自備寢具或睡袋）。因座位與床位有限，為維持論壇品質，本次研討會正取200名，將優先錄取全程參加者，並依報名先後順序決定錄取與候補名單。優先保留僧眾名額60名。
2. 登記5月26日住宿之學員，請於是日下午3:00~5:00報到。

玄奘大學宗教與文化學系 106學年度招生訊息

- ★擔任寺院住持、團體領導人或高階主管達5年以上，可依教學卓越大學特殊報考資格，直接報考研究所，獲取碩士學位！
- ★佛學院進修3年以上，可報考學士班，獲取學士學位！
- ★僧眾可申請助學金，每學期5萬元！

■報考日期：

學士班：105/12/15簡章公告，106/1/4-4/12通信報名，106/4/22考試

碩士班：106/2/13簡章公告，106/3/6-4/7通信報名，106/4/22考試

碩士在職專班：106/3/13簡章公告，106/4/5-5/13通信報名，106/6/3考試

■學士班與碩士班之學術特色

1. 擁有跨文化而多元視角的師資與課程，學風自由，無單一教派、學派、宗派色彩。
2. 佛教哲學、禪觀修持與佛教史之教學、研究甚具口碑。「動物倫理」或「性別倫理」高居國內宗教學界之領航地位。

■學士班之實務課程

1. 有「宗教文化旅遊學分學程」，輔導學生考取導遊、領隊證照，使其成為具有宗教與文化深度的優質導遊、領隊，或是駐守宗教園區的優質導覽人員。
2. 有精彩的「樂活養生」與「禪觀修持」課程，例如學員遍及全球的「東方宗教養生學」磨課師課程、宗教與自然醫學、宗教與芳香療法、五行經絡學、禪修與情緒管理等。

■碩士班與碩職班之課程分流

1. 碩士班之課程設計，以培養「宗教學」與「佛學」之教學、研究人才為目的。
2. 碩士在職專班之課程，格外重視「樂活養生」與「心靈成長」。因此推出理論與實作並重的「正念抒壓與宗教養生」系列課程，邀請音樂、舞蹈、文學大師，禪修、茶道、花藝、芳療等領域的專家，帶領學生體驗底蘊深厚的宗教文化與生活智慧。

■報考資格

本校榮獲教育部教卓計畫補助，獲准增列「專業領域卓越成就表現」報考資格，廣為選才。

★大學部

- 一、一般報考資格：凡高中、高職以上畢業或符合入學大學同等學歷認定標準者。
- 二、特殊報考資格：
 1. 曾擔任宗教或文化團體、非營利組織或非政府組織之職務達5年以上，工作績優且受到主管推薦者。
 2. 曾在佛學院、神學院或道學院進修3年以上，總成績達80分以上者。

★研究所

- 一、一般報考資格：於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校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及具同等學歷報考資格者。
- 二、特殊報考資格：

1. 曾擔任宗教或文化團體、非營利組織或非政府組織之領導人或高階主管職務達5年以上，且其所領導之機構或部門卓有成就者。
2. 曾從事宗教學術或宗教文化研究、文藝創作、展演、編輯出版等相關性質之專業性工作5年以上者。
3. 曾發表或出版宗教學術或宗教文化研究成果，或曾發表宗教文學創作專書，經本系送專業審查，確認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者。
4. 學術研究成果曾發表於優良刊物，或獲有國際級、全國級專業獎項者，其專業工作年資得酌減。

【備註】碩士在職專班學生可採用「技術報告」替代碩士論文。

★相關招生簡章陸續公告於本校招生處網頁。

★獎助學金：

- 一、凡僧眾報考者得申請弘誓僧伽助學金，每學期5萬元。其他學生可申請固特獎學金與志工獎學金，還有各種工讀機會。
- 二、一般生可申請固特獎學金（每學年5000元）、弘誓志工獎學金（每學期5000元），以及其他校內外獎、助學金。

★報考諮詢專線：(03)5302255轉4211、4201；手機：0982-008-024

佛教弘誓學院

校舍「淨造圓滿專案」啓事

一、新校舍無息借款專案

感謝諸位善信，關心學院增建修繕還款進度，長期護持「淨造圓滿專案」，謹此銘謝。新校舍無息借款，迄今僅餘二百一十萬元待還。

二、公共設施無障礙空間暨消防設施專案

本院進行尊悔樓、法印樓、嵐園之公共設施無障礙空間、消防設施工程已於105年4月18日完工，並已於105年11月8日取得建築執照，105年12月28日完成所有權登記。

本項公共設施無障礙空間、消防設施工程截至105年12月底為止，共獲捐款四百九十餘萬(4,956,941)元。依桃園縣政府之規定，本案須由寺院登記單位（佛教弘誓學院）進行之，故本項專案捐款，業已轉入弘誓學團常住帳戶，作為公共設施修建專款。已給付建築師之工程規劃設計服務費、工程款共計16,702,556元，不足數11,745,615元悉由弘誓學團常住撥付。全部收支本刊另表載明（本期本刊頁96）。

護法們的點滴施恩，學團師生銘念在心！基金會所有捐款徵信，詳見每期本刊之護持徵信。弘誓學團常住收支，與本基金會同樣公開、透明，每雙月定期公告於瑩恩樓佈告欄，用供住眾、信眾與志工瀏覽、查核。

佛教弘誓學院

106學年度招生啓事

指導法師：昭慧法師 院長：性廣法師

- 教育理念：研習印順導師思想，提倡智慧、慈悲、勇健之菩薩精神，推展解行並重且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
- 教育目標：戒、定、慧三學兼備，漢、藏、南傳教理並重。以養成心胸開闊，深思篤行，關懷人間之行者為教育目標。
- 學制特色：1. 每月集中上課，以兼顧道場職務與學業進修；修課期間，可通勤往返。
2. 專修部——三年畢業：每月集中上課四天。
研究部——採學分制：每月集中上課一至四天。
3. 本院已與玄奘大學宗教學系合作，學象若入玄奘大學宗教學系、所或學分班就讀，已修相同科目得於入學後申請抵免學分。
- 報考資格：(一) 僧眾，或有心修道之信眾。(學雜費全免)
(二) 專修部不限學歷。
(三) 研究部：1. 曾於佛學院修滿六十學分以上之佛學專業科目。2. 大專以上學歷(錄取後須補修四門專修部課程)。
- 本期課程與師資：
 - (一) 研究部：(至少選修一門，每一門課程須滿20人方纔開班。)
 1. 攝大乘論、成唯識論：圓貌法師(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博士)
 2. 藏傳論典／四部宗義(三)中觀宗義(上)：慧澄法師(本院教師)
 3. 禪學專題研討：見重法師(本院教師)
 4. 西藏佛教專題研討：許明銀老師(本院教師)
 5. 宗教倫理學：昭慧法師(玄奘大學宗教與文化學系系主任)
 6. 妙雲集研究(一)：真聞法師、真啓法師(花蓮慈善寺佛學班教師)
 7. 瑜伽師地論專題講座(暑期開設)：昭慧法師、耀行法師(惠州法住講堂佛學教師)
 8. 印度佛教思想史(暑期開設)：悟殷法師(玄奘大學宗教系專任教師兼本院資深教師)
 9. 梵文(暑期開設)：妙玄法師(日本筑波大學哲學思想系博士生)
 - (二) 專修部：(課程皆必修)
 - 一年級：(每一門課程須滿30人方纔開班。)
 1. 基礎佛學：地寬法師(本院研究部畢業)
 2. 佛門儀軌與佛教戒律學：心住法師(本院研究部畢業)、心皓法師(玄奘大學宗教學碩士)
 3. 佛教經典導讀：自憲法師(玄奘大學宗教學碩士)
 4. 中國語文素養與運用：李念祖老師(美國猶他州立大學教育碩士、資深作家)
 - 二年級：
 1. 大乘法義：見岸法師(玄奘大學宗教學碩士、本院高雄弘法中心主任)
 2. 禪學概論：德謙法師(妙雲學佛班、台中慈明寺學佛班教師)
 3. 印度佛教史：德穩法師(玄奘大學宗教學碩士、台東縣社區大學教師)
 4. 中觀哲學：傳法法師(玄奘大學宗教學碩士、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博士生)
 - 三年級：
 1. 妙雲集(一)：真聞法師、真啓法師(花蓮慈善寺佛學班教師)
 2. 中國佛教史：劉嘉誠老師(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兼任教授)
 3. 唯識哲學：德涵法師(中央大學哲研所博士生)
 4. 宗教倫理學：昭慧法師
- 考試日期：106年5月21日／佛教弘誓學院
-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06年5月15日止
- 報名手續：請寄回郵信封函索簡章、報名表，或於弘誓網站採取線上報名(<http://goo.gl/2GVV9f>)。線上報名者請將600字以上自傳以email傳遞，並儘速另行郵寄學歷證件影本、佛學院成績單影本、最近兩吋照片2張。郵寄佛教弘誓學院秘書室：
地址：32850桃園市新富路一段622巷28號 電話：(03) 498-7325 傳真：(03) 498-6123
網址：www.hongshi.org.tw 電子郵件：hong.shi@msa.hinet.net
- 入學考試：(一) 專修部：作文、面談。
(二) 研究部：佛學思想(含印、中佛教思想史、《成佛之道》、《佛法概論》)、作文、口試。
(三) 106年6月上旬，榜單公佈於弘誓學院網站，隨後寄發錄取通知。



妙雲蘭若禮請性廣法師主持「人間佛教止觀研習營」。(105.12.4)

105.12.3~12.11

■妙雲蘭若禮請性廣法師主持「人間佛教止觀研習營」，全程參加學員137位，志工53位。志工於護七之餘亦入堂禪修，晚間大堂開示逾兩百人聆聽，大雄寶殿為之滿座。

研習營於3日晚間開營，先說明禪期規約，接著由禪師性廣法師作入堂開示，說明靜坐及調身的基本要領。4日起，展開為期七天的禪修，每天清晨四時半開始靜坐，每天靜坐四支香之後，做動態的鬆肩抬胯功法，晚上大堂開示。



全程參加妙雲蘭若禪七的學員137位，志工53位。(105.12.4)

105.12.5

■中午於玄大，昭慧法師出席院教評會。

105.12.6

■下午於玄大，昭慧法師參加院主管會議。接著

主持遊民研究計畫會議。本次會議，邀請中正大學學犯防系主任許華孚教授蒞院演講。許華孚、陳治慶教授合著國內第一本遊民研究的學術專書：《發現社會底層的遊民——遊民之形成、被害經驗與治理之論述》。

105.12.7

■中午於玄大，昭慧法師主持宗教與文化學系系務會議。下午出席校教評會。



昭慧法師赴東森電視台，參加「東森新聞雲」《雲端新聞室》網路直播節目。(105.12.7，左起：主持人蔡百惠、昭慧法師、呂欣潔、張喬婷)

■晚上，昭慧法師赴東森電視台，參加「東森新聞雲」《雲端新聞室》網路直播節目，談有關支持同性婚姻的看法，並回應部份反方論述。主持人是東森新聞雲新聞部副主任蔡百惠女士，另兩位與談人是同志諮詢熱線資深研究員呂欣潔、律師張喬婷。(節目影音：<https://youtu.be/wo1RGPhTFtw>)

105.12.8

■長期在學院發心的志工葉芝媛居士於是日凌晨病逝，心宇、心謙、心皓師父上午前往中壢御奠園，帶領家屬、共修會佛友、慈濟會友等三十多人，一同誦經、唸佛迴向。

芝媛師姐是本院長期志工，十多年來，每當學院舉辦任何活動，舉凡場地前置作業、寮房整理，

法會進行當中的公廁清潔，她都用心打掃得乾乾淨淨。在她病逝前一週，還撐著病體來當禪修營護七志工，忘我為人的奉獻精神，令大家非常感動與讚歎。祈願芝妘師姐，以嚴淨道場、護持三寶的清淨功德，往生淨土，上品上生。

■上午，明一、傳聞、紹玄師父前往台中殯儀館，參加專修部許月梅同學令慈許張淑貞老居士的告別式，本院校友會開印、慧月師父及鄭幸讚、莊翼榮、吳淑敏等同學，一同捻香致祭。

■中午，昭慧法師前往年代電視台，參加「新聞哇哇挖」節目，談最近沸沸揚揚的同性婚姻合法化議題。節目由鄭弘儀先生主持，與談人尚有：媒體人狄志偉、作家廖輝英、藝人謝麗金、兩性作家御姊愛。

由於12月10日即將舉行同志大集會，節目部另請法師給同志們加油鼓勵，參見：<https://youtu.be/knbh3BhagTw>。



昭慧法師參加年代電視「新聞哇哇挖」節目，於錄影前合影。（105.12.8，左起：御姊愛、謝麗金、主持人鄭弘儀、昭慧法師、廖輝英、狄志偉）

105.12.9

■玄奘大學舉辦「105學年度全國各高中職輔導主任研習營」，來自全台數十所高中職學校的輔導主任齊聚，將於9、10兩日活動，針對性別平等、心理憂鬱疾病、社會工作與輔導等各種領域

進行研討。是日下午一時，昭慧法師為分組學員講授基礎禪法。

105.12.11

■上午舉行本月的共修。第一支香誦唸《金剛經》，第二支香小組時間，各組在輔導法師及組長帶領下，分享生活心得及學佛疑問。中午佛前大供，昭慧法師開示：

在茫茫人海中，我們不可能孤立自處，必然會與某些人有所連結，包括同事、家人或政治伙伴，一起同甘共苦，感覺生命有價值、有意義。但是，無論怎樣的結盟，都有可能瓦解。即便家庭這個相對安全的堡壘，也必然面對很多挑戰，我們需要從其他地方，尋找正能量來讓自己更好地與家人互動，更何況是在職場。因此，心靈成長團體就顯得重要了，例如宗教的共修團體。

學院每月一次的共修非常珍貴，讓居士們從家庭、職場或其他場域，暫時脫困出來，在佛陀的慈悲光照之下，在師父們的帶領之中，聽經聞法、增長智慧，提升自己的生命境界；在道友們友愛的互動之中，彼此聆聽、給予支持。在團體的共融中，得到成長。

像今天，共修會第四組的很多組友，來一起為芝妘祈福，還到蓮位前上香致祭。這意味著，你們在個人的小家之外，建立了一個「法友之家」，



上午舉行本月的共修，昭慧法師開示。（105.12.11）

在美蘭師姊與組友們的共同付出之下，彼此關懷、慰問、祝福，讓組友們感受到平安與喜悅，成為滋潤個人生命的重要力量。

在我們的心目中，芝妘是我們敬愛的好志工，她總是做著去除髒亂臭穢的工作，讓來到道場的人，感受到清涼、安穩與舒適，還有被照顧、被疼惜的感覺。例如盥洗室，因有芝妘與幾位老菩薩，而將它維持得一塵不染，這就是不住相而生其心的布施波羅蜜——她們默默地付出，沒有人認識她們。即便在臨終的病痛時刻，芝妘也勇敢承擔，服務大眾。這種無私奉獻的心，就是邁向聖境之途。因此，芝妘必然會去到光明淨土，因為她的生命頻率與淨土跟諸上善人相應。

接著，對於最近沸沸揚揚的同性婚姻，法師分析的重點如下：

- 1.「同性戀與異性戀，情欲的本質是一樣的，從佛法的角度，找不出特別反對的理由。」
- 2.從歷史來看，「同性戀自古有之，華人社會對其比較寬容，而西方社會受到基督神學的影響，對同志等性小眾採取否定與敵意。」
- 3.護家盟所捍衛的一夫一妻制，「也是到近代才形成的。人類社會有很多婚姻的型態，不應為了自己宗教的理念，去擋住別人幸福成家的渴求。」
- 4.同性婚姻的合法化，並不是給予他們特權，而是還給他們公道。
- 5.「多元性別教育」不等於「性解放」，愛滋病由異性戀傳染得更多，許多危言聳聽的謊言，煽動仇恨、敵意與歧視，製造神聖與邪惡的對立。佛弟子不應隨之起舞，應以理性與慈悲，支持同性婚姻的合法化。
- 6.「這不是挺同與反同的戰爭，這是一場正義與

非正義的戰爭，歧視與反歧視的戰爭。這是一場單一價值信念與多元價值信念的戰爭。」

（法師的相關論述，詳見系列臉書留言錄：<http://www.hongshi.org.tw/closeupEview.aspx?nono=6>）

■第二支香小組聯誼時間，第四組輔導法師明一師父帶著佛友，一起追悼甫於日前過世的芝妘師姐。明一師父說到：

在學院過去十二年中，芝妘師姐無私地布施供養三寶和大眾，從大眾的香積烹煮，活動前的寮房整理，法會時的淨房清潔，以及學院的花草樹木修剪，颱風前大排水溝的清淤，無論哪個地方有需要整理，芝妘師姐都非常發心，把髒亂整理乾淨，把清淨光明芳香留給大眾，以純淨良善的意願布施，讓更多人得到快樂和利益。

芝妘師姐臉上總是帶著微笑，感恩、惜福的歡喜心去布施，讓人感受不到她正在痛苦當中，即使上個月學院有活動要整理寮房，芝妘師姐一樣在家裡先把日課地藏經誦完，再趕來學院整理寮房。在與病魔相處的日子，她依舊以開朗微笑面對每個人。在接獲芝妘師姐往生消息時，師父們、家屬、佛友合作圓滿八個小時的助念，把所有的功德迴向給芝妘師姐，接著大家瞻仰芝妘師姐遺容時，她臉上帶著微笑。相信這就是淨土法門所說的，為



第二支香小組時間，第四組由輔導法師明一師父開示。
（105.12.11，左：組長楊美蘭，右：副組長宋鴻康居士）

105年12月1日至106年1月31日

善做功德，心無貪念，心只有佛，臨終時必定會安閒愉悅，自然會有瑞相不求自來。

人生無常，我們要把握當下，珍惜每一次因緣，累積我們的福德資糧，祈求諸佛菩薩慈悲接引芝妘師姐，往生佛國淨土，早日乘願再來娑婆世間，度化有緣眾生。

接著組長楊美蘭、副組長宋鴻康等佛友，也逐一分享對芝妘師姐的懷念與感恩，氣氛溫馨感人。

■今日兒童班由劉人豪老師帶大家共同思索「尊重與包容」。讓小朋友們腦筋急轉彎，每個人都從生活中認真思考，回答各有巧妙，從中帶領小朋友去觀照自己的心。胡毓苓老師教小朋友畫自畫像，經過老師生動活潑的解說，大小朋友便開始認真畫了起來，老師還一一個別指導，大家都畫得很棒。



兒童班活動，胡毓苓老師教小朋友畫自畫像。(105.12.11)

■午齋後，於嵐園召開共修會幹部共識會議，由監院明一師父及副會長林素有居士主持，大家踴躍發表意見，為共修會的未來集思廣益。

105.12.12

■下午於玄大，昭慧法師出席教師評鑑指標公聽會。

105.12.13

■中午，紹嚴法師率大陸親友盧仁方、陳雪蘭、

盧偉森、盧蘭昭暨令嫗若文、孫女一行七人來院，午餐後與昭慧法師在嵐園茶敘。

■傍晚，專精於打鼓的法緣法師率戒定、真常法師來院，晚上在無諍講堂，教授學鼓要領，約七十位學生聆聽。昭慧法師開場作講者介紹，並全程聆聽。法緣法師專精於擊鼓，連續多年在齋僧大會負責擊鼓演出，多次受邀各類佛教音樂會、法會、園遊會等表演，被譽為「法鼓之王」。



晚上在無諍講堂，專精於打鼓的法緣法師教授學鼓要領，約七十位學生聆聽。(105.12.13)

105.12.14

■下午於玄大，清華大學經濟系退休教授賴建誠教授在社科院演講「為什麼鄭成功能趕走荷蘭人？」，昭慧法師主持。講畢再到宗教與文化學系演講「爭一炷香——歐美宗教上的競爭策



賴建誠教授為玄大宗教與文化學系演講「爭一炷香——歐美宗教上的競爭策略」。(105.12.14，左起：蘇鵬元老師、賴建誠教授、昭慧法師、根瑟馬庫斯教授、邢金俊教授)

略」，系上師生踴躍出席聆聽。賴教授講上半場，其學生蘇鵬元（清大經濟學碩士、天下雜誌資深編輯）講下半場。

105.12.16

■上午，昭慧法師赴輔仁大學濟時樓九樓國際會議廳，參加「神聖與神秘——輔仁大學宗教學系陳德光教授榮退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神秘經驗與神聖內涵——佛法觀點的對照與探索〉。

■下午，中國人民大學宣方教授來院。



昭慧法師參加輔仁大學「神聖與神秘——輔仁大學宗教學系陳德光教授榮退學術研討會」。(105.12.16, 左起：藍吉富教授、昭慧法師、陸達誠教授、陳德光教授、林長寬教授)

105.12.17

■上午八時，約三十位志工來院協助清空法印樓圖書室，搬書、搬櫃子、拆地毯，以利後續的地板整修作業。宗智師規劃、陳忻奎居士供養的多組活動櫃，對搬運眾多書籍幫上大忙。大寮則有徐秋鸞師姊率香積志工，煮出十多道香噴噴的美味佳餚，讓大家享用午餐。

■上午十時，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副理事長蔡尚文與國內首位同志佛化婚禮主角黃美瑜來院。尚文全心全力投入同運，近期籌辦12月10日的同志「婚姻平權」25萬人大集會，接著又還要動員同志群眾於12月26日在立法院外支持民法修



午齋後，昭慧法師與人民大學宣方教授（右二）、同家會副理事長蔡尚文（右一）、首宗同志佛化婚禮主角黃美瑜（左一），合影於瑩恩樓前。(105.12.17)

正案一審通過，所以來此小住兩日以充電。兩人到來，隨即加入圖書室搬書志工行列。美瑜下午先行離開，尚文是晚掛單一宿，翌日下午告辭。

■下午於玄大，宣方教授在宗教與文化學系演講：「茶之為道：禪茶的修習」，昭慧法師主持並全程聆聽。

宣教授以「學者」的嚴謹態度，考據「茶禪一味」的出處以辨訛，以「茶專家」的高超本事，分析茶質的良醜與技術的高下。最令人讚歎的是，他拿出「修道」本色，以「六波羅蜜」講述施茶時的語默動靜與起心動念，以「處相應教」講授飲茶時應有的正念正知。

本所畢業的一玄法師是茶專家，特別從苗栗曼修



下午於玄大，中國人民大學宣方教授（中）在宗教與文化學系演講：「茶之為道：禪茶的修習」，一玄法師（右）致贈茶葉禮盒。(105.12.17)

精舍回到母系聆聽，帶來台灣特產有機紅茶贈送宣教授，並親手沖泡上好的東方美人茶以供衆。在暖陽高照的午後，師生濟濟一堂，耳聞般若微妙之言，舌嚙甘潤上味之飲，十分愜意！（轉載自昭慧法師臉書）

演講結束，昭慧法師請宣方教授到香濃齋用膳，悟殷、一玄、妙傳法師等人作陪。



演講結束後師生合影。（105.12.17，前左起：悟殷法師、宣方教授、昭慧法師、一玄法師）

105.12.18

■晚上，學衆紹容、心皓、耀仁師父率職工阮氏畫等一行九人，赴桃園演藝中心，參觀非洲ACC阿彌陀佛關懷中心院童的表演。

105.12.18~19

■18日午齋後，昭慧法師和宣方教授趕赴12:10的高鐵班車，前往法鼓山台中分院寶雲寺，參加



昭慧法師和宣方教授赴台中寶雲寺，參加「第二屆近現代漢傳佛教論壇」。（105.12.19）

「第二屆近現代漢傳佛教論壇」開幕式。會場遇見大陸學界友人，大家理念相契，相談甚歡。晚上舉行第一場座談會「承先啓後：論壇緣起的故事」，是晚住宿於日月千禧酒店。

19日上午，舉行第一場圓桌論壇：「當代佛教高等教育與漢語佛學教研的契機與挑戰」。主持人是政大林鎮國教授，與談人依序是昭慧法師、惠敏法師（法鼓文理學院校長）、萬金川（佛光大學佛教學院院長）、龔雋（廣州中山大學比較宗教研究所教授）。

傍晚五時舉行閉幕，法師搭乘高鐵返院。



上午，昭慧法師於第一場圓桌論壇：「當代佛教高等教育與漢語佛學教研的契機與挑戰」，擔任與談人。（105.12.19）

105.12.19

■上午七時半，學衆心宇、心謙、心皓、傳聞、紹玄、佛香師父與研究部法融師父、玄奘大學同學等共十七人，前往新竹北埔參加悟殷法師家兄葉護道居士之告別式。

■《弘誓》雙月刊第144期印刷出爐，下午，有二十多位志工來院協助寄發工作。

105.12.20

■下午於玄大，昭慧法師參加院主管會議、遊民研究計畫會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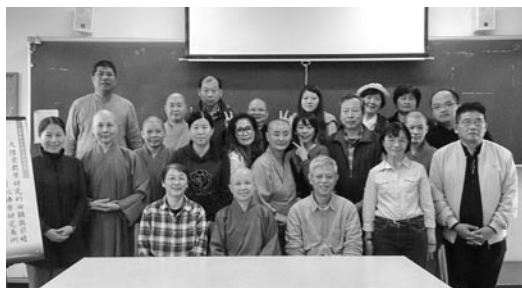
105.12.21

■上午於玄大，廣州中山大學龔雋教授在宗教與



上午於玄大，廣州中山大學龔雋教授在宗教與文化學系演講：「大陸宗教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以佛學研究為例」。(105.12.21)

文化學系演講：「大陸宗教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以佛學研究為例」。龔教授宏觀地回顧了中國大陸宗教學研究的歷程，他從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下的宗教研究，80年代文化基督徒帶來蓬勃的基督宗教研究，90年代後以禪宗研究為主的佛教思想史研究，到近期的儀式、圖像研究，作了簡要的介紹。他點出，「價值」取向之人文學門研究，不可或缺。特別是學門內「典範」的研究，如陳寅恪先生之於唐史，印順導師之於「中國禪宗史」，其人文典範與研究高度，至今無人契及。(轉載自昭慧法師臉書)



演講結束後師生合影留念。(105.12.21，前左起：陳悅萱老師、昭慧法師、龔雋教授)

- 下午，昭慧法師參加學生專業證照獎勵審查會議、實習指導委員會、校教評會。
- 下午四時，台中藝畝田蔬食餐廳負責人蕭振

富、李麗凰伉儷到玄奘大學，拜會昭慧法師，禮請法師為令郎蕭虞璋與林辰蔚婚禮福證，並來院舉行佛化婚禮。蕭虞璋與林辰蔚去年甫從宗教系畢業，辰蔚還擔任過法師的國科會計畫助理，兩人與玄大、弘誓的法緣甚深，所以蕭居士伉儷與一對新人，都期待能以佛化婚禮，給他們一個最吉祥、最美好的祝福。

105.12.21~22

■圓貌、地柏、法聞、光持、妙圓法師來院，與監院明一師父召開2017觀自在青年成長營之課程規劃會議。

105.12.22

■上午，心謙、心宇、心慈、心皓、紹玄、宏量師父赴中壢御奠園，為葉芝媛師姐之公祭主持追思讚誦儀式，三十多位共修會的佛友們到場參加，共同以虔誠、莊嚴的心誦經，將功德迴向給芝媛師姐，祝願其蓮品高升，往生佛國。



昭慧法師率監院明一師父赴大溪香光山寺，參加國際入世佛教協會(INEB)參訪行程籌備會議。香光尼僧團領導人悟因長老尼(右四)親自主持。(105.12.23)

105.12.23

■午齋後，昭慧法師率監院明一師父赴大溪香光山寺，參加國際入世佛教協會(INEB)參訪行程籌備會議。香光尼僧團領導人悟因長老尼親自主持本項會議，INEB由游祥洲教授與陳枚槐伉儷

代表與會，游教授並邀請布衣達人鄭惠中老師一同與會，共同策畫INEB明年11月在台雙年會的行程。



悟因長老尼親自導覽參觀香山寺，於庭院合影留念。（105.12.23，前左起：游祥洲教授暨夫人陳枚槐、昭慧法師、悟因長老尼、監院見竺法師，後左一：藝術家鄭惠中居士）

105.12.25

■是日，性廣法師於台南妙心寺講授「佛教養生學」，約一百人到場聆聽。



性廣法師於台南妙心寺講授佛教養生學。（105.12.25）

105.12.26

■上午於玄大，昭慧法師為生命教育磨課師課程錄影。下午主持宗教與文化學系系務會議，接著參加學生選課公聽會以及新進教師甄審會議。

105.12.27

■清晨八時左右，全體學眾與七位志工頂著寒風，在法印樓前拔草，美化校園。徐秋鶯、徐桂圓等香積志工也來報到，為大家烹調美味可口的



上午，全體學眾與七位志工頂著寒風，在法印樓前拔草。（105.12.27）

點心及午餐。

■下午於玄大，昭慧法師參加科技部陳宗權司長之演講，出席院主管會議、遊民研究計畫會議。

105.12.28

■是日為葉芝妘師姊往生三七之期，晚上，約二十位共修會佛友來院，參加《金剛經》晚課共修，功德祈福迴向。之後每逢周三舉行乙次，至滿七結束。

105.12.29~106.1.4

■性廣法師於苗栗淨覺院主持禪七，僧信二眾共有67位參加。禪七於12月29日開營，一天靜坐三支香，早上有半小時與下午一小時是「佛教健身功法」時段，讓禪修者練習鬆肩抬膀，以紓緩久坐的身體不適。

下午禪師性廣法師作大堂開示，主要以在生活中



性廣法師於苗栗淨覺院主持禪七，參加學員67人。（105.12.30）



性廣法師為淨覺院禪七作大堂開示。(105.12.30)

「如何調整心念」為主題，在因果律中「只要給出去的一定會拿回來」，因此面臨一切人事物，一定要以自通之法來互動，以希望別人對待自己的方式來對待別人，用無貪、無瞋、無痴的善念來與所有人互動。因此性廣法師也鼓勵大眾修慈心禪，四無量心不是只有在禪堂才可以練習，而是隨時、隨地都可以祝福對方快樂、遠離痛苦、隨喜對方的成就、平等捨的心念狀態，在日常生活中時常練習。因此，禪修不僅僅是在禪堂中的靜坐而已，而是在行住坐臥中明白了知，保持善念與清淨心。

性廣法師智慧無窮的甘露法語，善巧引導禪者入禪三昧，令大眾得嚐法味，禪悅滿盈。

105.12.30

■晚上，傳法師父與關懷生命協會辦公室主任吳念誼赴台北美福飯店，出席良茂建設機構之尾牙晚宴，傳法師父代表本院及協會接受捐贈。



昭慧法師與光持師父到新店慈濟醫院，參加歲末祈福會。(105.12.31)

105.12.31

■上午，昭慧法師帶領大馬僑生光持師父到新店慈濟醫院，參加歲末祈福會，並與證嚴法師會晤。證嚴法師在「行入慈濟大藏經」大會開示時，分享了兩個感人的故事：

1、赴約旦敘利亞難民營的台灣義診發放團隊志工，帶旅館老板致贈給志工的水煮蛋，拿到難民營送給難童，沒想到有一個孩子，竟然立刻把雞蛋丟掉；後來才知道，這孩子根本不知道這是可以吃的東西，還以為是手榴彈。志工試著讓孩子知道這是食物，發現孩子們喜歡吃，於是向飯店訂了五百顆蛋，沒想到飯店老闆知道原委後，啓發善心，自己捐了五百顆蛋。這個「五百顆蛋的故事」顯示，善意是可以擴散的，不要小看一件微小善行的力量，它或許可能捲動出鉅大的善的能量，感召更多人共願同行。



證嚴法師頒贈福慧紅包，慈濟醫護人員依序領取。(105.12.31)

2、有位牙醫為伊斯蘭婦女作口腔治療，因為伊斯蘭誠律的緣故，女性不能被先生以外的異性碰觸，因此牙醫為她作治療時，不得不將手臂懸空提高，整日下來非常疼痛僵硬，但為了助她離苦得樂，也甘之如飴。另一位伊斯蘭婦女需作腹部觸診，但在旁的先生不同意，醫師只好以口頭問診來開藥。證嚴法師慨歎伊斯蘭女性非常辛苦，

我們生為西方及台灣的女性是很幸福的。

最後，證嚴法師發放福慧紅包。在昭慧法師上台接受福慧紅包時，證嚴法師特地多給兩個給性廣法師及知光師公。結束後，法師驅車趕回學院，與社運友人會面。



社運友人來院舉行第14屆社運沉澱日活動，第一天有七人來到，晚上與昭慧法師在嵐園晤談。（105.12.31，前左起：艾琳達、陳曼麗、昭慧法師，後左起：蕭嘉慶、林均翰、葉思妤、林秋芬、何宗勳）

105.12.31~106.1.1

■連續兩日，社運友人來院舉行第14屆社運沉澱日活動，參加者總計十四人，包括：陳曼麗（新科立委、環運人士）、何宗勳（動督會執行長）、艾琳達（民主運動前輩）、高茹萍（台灣再生能源推動聯盟理事長）、何賴傑（政治大學教授）、蕭嘉慶（攝影師）、陳明里（陽光基金會發起人）、momo許慧盈（寶島聯播網主持人）、莊國榮（政治大學教授）、林秋芬（心靈成長機構經理）、寇延丁（自由作家）、林均翰（關懷生命協會專員）、羅丹（動保志工）、葉思妤（動保志工）。

31日上午及下午，社運友人陸續抵達。中午一時，昭慧法師自慈院返回，與社運友人共進午齋。午齋後稍作休憩，傍晚在嵐園一同茶敘，座談主題圍繞在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之後的國際新局、外交政策及對未來社運的展望，當然，也談

談老朋友們的個人近況。

對於每半年在學院的沉澱機會，社運友人皆深感珍惜與歡喜。立委陳曼麗在臉書云：

跨年，我照例到佛教弘誓學院來沉澱，從2009年開始，已經八年了。說是沉澱，其實是渡假。來到佛門淨地，自由自在，讓心靜下來，想說話就說話，想在角落冥思，隨心所欲。

每次來沉澱的社運朋友都不同，碰到久沒見面的朋友，真的很想聽聽他們的分享，互相交流訊息。

第一批到達者，有新朋友，還有何宗勳、艾琳達、蕭嘉慶大師，歡喜相見，共度跨年！

何宗勳也在臉書分享心情：

從2010年舉辦至今已經七年的「社運沉澱日」今天是第14屆舉辦，第一天總計七人參加，老中青相聚談天說地分外溫馨。

一早來之後，我就開始打哈欠，慢慢陷入想昏睡狀態，中午吃完素食美食，從一點多一睡就到四點，飽足精神讓能量飽滿。內心越來越喜歡這地方，每次來總有回家感覺、很放鬆。

今年是我身心內外重整蛻變的一年，用「新」來揮別過去迎接未來別有一番意義。但是今後的人生要走向何方，內心雖然篤定，但還是會也有些惶恐。期待這兩天沉澱，能開啟內在智慧之光，



是日風和日麗，社運友人全體在觀景台開心合影。（106.1.1）

勇敢向前邁進。

大家談興昂揚，欲罷不能，直到晚上11時方才回房就寢。

翌日元旦，用過早齋之後，上午繼續在嵐園座談，交流有關性別運動、高教危機、遊民等議題的看法，分享個人關心投入的社運工作。

午齋後稍事休憩，隨後在慈暉台舉行閉幕式，每個人說一段祝福語，為本屆社運沉澱日劃下圓滿句號。



第14屆社運沉澱日在慈暉台舉行閉幕式。(106.1.1)

106.1.3

■下午於玄大，昭慧法師出席院主管會議。

106.1.4

■下午於玄大，昭慧法師參加院教評會、行政會議、校務會議、總務會議。於校務會議中，劉得任校長代教育部頒贈銀質獎章予昭慧法師。



劉得任校長代教育部頒贈銀質獎章予昭慧法師。(106.1.4)



宗教與文化學系舉辦畢業專題發表會。(106.1.6)

106.1.6

■是日於玄大，宗教與文化學系舉辦畢業專題發表會。上午，昭慧法師趕往學校出席開幕式，隨即返回本院主持佛化婚禮，下午再返校主持閉幕式。

■上午，玄大宗教系畢業系友蕭虞璋、林辰蔚締結婚盟，假本院舉行佛化婚禮。辰蔚曾擔任法師的國科會計畫助理，也曾任系學會長；虞璋善良、細膩而友愛同儕。兩人都曾來院擔任青年營隊輔，因此留下美好的青春回憶。



玄大宗教系畢業系友蕭虞璋、林辰蔚締結婚盟，假本院舉行佛化婚禮，禮請昭慧法師福證。(106.1.6)

上午十時多，兩位新人及雙方家長、親友一行十六人陸續來到，先在法印樓一樓客堂，舉行拜別父母的儀式，接著到無諍講堂，禮請昭慧法師主持佛化婚禮暨佛前大供，為新郎新娘締結美滿因緣給予無限祝福。中午，蕭家請蓮香齋來院外

105
年
12
月
1
日
至
106
年
1
月
31
日

燴，席開四桌供僧，祈願諸佛菩薩垂護兩位新人，幸福美滿，白頭偕老，共同增上，永為菩提道侶。

106.1.8

■上午，昭慧法師赴嘉義妙雲蘭若，探望大力護持學院教育志業的圓定法師（現安住妙雲蘭若的前虎尾靜觀精舍住持），並為妙雲蘭若長年護持學團，向現任住持常光法師及前任住持慧理法師感恩致謝。隨後，法師搭車到烏日高鐵站，與開車下山的性廣法師會合，驅車前往霧峰護國寺，向圓寂的如虛長老蓮位前上香致祭。如虛長老已於11/22安詳捨報，12/26公祭茶毗，法師因行程延擱，趕在翌日滿七前夕到來致祭。住持海量法師與兩位法師茶敘時，談起兩位法師前次到訪時，向如虛長老禮座、探病的情景，這才發現，兩位法師竟已有十年不曾前來護國寺了。



昭慧法師與性廣法師前往霧峰護國寺，向如虛長老蓮位前上香致祭。（106.1.8，左：住持海量法師）

106.1.9

■下午於玄大，昭慧法師出席產業學院徵案計畫說明會，傍晚主持僧伽助學金座談會。

106.1.10

■中午於玄大，昭慧法師參加宗研所所學會期末大會，接著主持系務會議。下午參與院主管會

議，傍晚主持遊民研究計畫會議，商討校內計畫預算與助理人力規畫事宜。

106.1.11

■中午於玄大，昭慧法師參加院務會議。

106.1.12

■中午於玄大，昭慧法師請張蘭石老師代表學系，參加招生處舉行的「單招說明會暨OPEN DAY籌備會議」。

■本日，高峰禪林學衆十人下山，回到學院協助籌備歲末祈福與圍爐事宜。

106.1.13

■傍晚，氣候十分濕冷，共修會第四組組長楊美蘭居士帶領志工前來，將歲末圍爐的重型廚具與桌椅，從庫房搬至無諍講堂，以便明、後天志工展開場佈作業。他們不但以體力作內財施，還購買了元香素食的炒飯與麵疙瘩，請學衆一同享用。在寒冬中，學院洋溢著新年將屆的溫馨氣息。

■晚上，玄奘大學清涼禪學社舉行歲末圍爐，輔導法師光持師父採辦豐盛的素火鍋料理，讓大家大快朵頤。除了禪學社同學，也邀請國際學生（大陸交換生、馬來西亞僑生）同歡，陸續來了四批近四十人參加，大家邊吃邊聊，非常開心。



玄大清涼禪學社舉行歲末圍爐聚餐，開心享用美味素食火鍋。（106.1.13）



假台北蓮香齋餐廳舉行《玄奘佛學研究》編輯會議。
(106.1.14, 前左起：王三慶教授、李瑞全教授、昭慧法師、林保堯教授、葉海煙教授，後左起：傳法師父、黃運喜教授、侯坤宏教授、堅意師父)

106.1.14

■中午，昭慧法師、傳法師父到台北蓮香齋餐廳，出席《玄奘佛學研究》編輯會議。出席編輯委員包括王三慶（成功大學中文系教授）、李瑞全（中央大學哲研所教授）、林保堯（臺北藝術大學教授）、侯坤宏（前國史館修纂處處長）、黃運喜（玄奘大學宗教與文化學系教授）、葉海煙（成功大學中文系教授），以及執行編輯堅意法師。

■下午，性廣法師從高峰禪林下山，至玄大碩士在職專班，講授本學期最後一次「佛教養生學專題」課程，然後返回學院主持翌日之歲末祈福活動。



性廣法師至玄大碩士在職專班講授本學期最後一次「佛教養生學專題」課程。(106.1.14)

■是日天氣濕冷，翌日即將舉行歲末圍爐，約有三十多位志工到院，同心協力完成大寮備菜及場佈等各項籌備工作。

106.1.15

■上午，本院舉行歲末感恩祈福法會，大眾禮八十八佛、佛前大供，聆聽性廣法師開示。性廣法師勉勵大眾，多佈施、多忍辱、說真實語，持之以恆做鬆肩抬膀，無論順逆境都堅持行善助人，因果必然給予我們善性循環。



上午，本院舉行歲末感恩祈福法會，大眾禮八十八佛、佛前大供。(106.1.15)



昭慧法師作105年度寺務簡報，感謝諸位護法、志工，與常住師父們同心協力轉法輪，推展各項弘法文教活動。(106.1.15)

接著由昭慧法師作105年度寺務簡報，感謝諸位護法、志工，與常住師父們同心協力轉法輪，推展各項弘法文教活動。

然後就是一年一度的歲末圍爐。香積組徐桂蘭、徐秋鶯、道莊師父率志工群，推出熱騰騰的火



一年一度的歲末圍爐，香積組志工群推出三十餘道美食與甜湯，在天寒地凍的此時，為與會大眾帶來無比溫馨與悅樂。(106.1.15)

鍋、補湯、關東煮，割包、壽司、春捲等三十餘道美食與甜湯，在天寒地凍的此時，為與會大眾帶來無比溫馨與悅樂。

還有慈濟師兄姐們設春聯攤位，即席揮毫的春聯全數贈送與會眾等結緣，用的還是多年不退色的「萬年紅」春聯紙，讓會場充滿濃厚的年節氣氛。

是日約有三百位護法善信共聚圍爐，玄大清涼禪學社八位學生前來同歡。約在下午一時多結束，大眾合力收拾善後，歡喜賦歸。

■下午一時半，於嵐園召開弘誓文教基金會第七屆第五次董事會議，由董事長昭慧法師主持。高雄法印講堂住持見岸法師、於花蓮靜思精舍常住的高銓德居士，遠道而來出席會議。出席董事及



歲末圍爐結束，於嵐園召開弘誓文教基金會第七屆第五次董事會議。(106.1.15)

工作同仁計有十四人與會。

會議中，特別感謝張莉筠董事，費盡心血與精力，用三年將土地變更為宗教用地，以五年的漫長歲月取得宗教建築使用執照，長達八年努力不懈，終於替學院取得寺廟登記證，裨益道場長治久安、弘法度眾，功德無量。大眾鼓掌表達無限感恩之情。

■下午四時許，清華大學經濟學研究所賴建誠教授、劉巧明賢伉儷偕公子賴文來訪，陳立偉博士開車陪同，與昭慧、性廣法師在嵐園茶敘。廣法師講授「鬆肩抬胯」功法，希望滿腹經綸的賴教授長命百歲。用過晚餐，昭慧法師與即將啓程至荷蘭深造的賴文法談《金剛經》義與身念處，賓主盡歡！



清華大學經濟學研究所賴建誠教授來訪。(106.1.15，左起：心門、性廣、昭慧法師、賴建誠教授、夫人劉巧明、公子賴文、友人陳立偉)

106.1.16

■中午於玄大，昭慧法師主持宗教與文化學系系務發展座談會。

106.1.17

■上午於玄大，昭慧法師參與所指導的光持師父碩士論文口試。藍吉富教授特別自台北來到主持口試，另一位口試委員是張蘭石教授。論文題目是〈當代台灣大專青年學佛運動的興衰與轉機(1958~2016)〉。光持法師以一介熱心推展大



上午於玄大，昭慧法師參與所指導的光持師父（後立者）碩士論文口試。（106.1.17，前左起：張蘭石老師、昭慧法師、藍吉富教授）

專青年學佛運動的馬來西亞僑生，將台灣自五〇年代以來的大專青年學佛運動（包括大專佛學社團與各種營隊），作了全面性的歷史回顧、現況分析與未來展望，全文30餘萬字，另附豐富的口述歷史訪談紀錄一厚冊，獲得口試委員的一致好評，給予高分通過。

■下午於玄大，昭慧法師出席一級主管擴大會議、院主管會議。

■傍晚，美國洛杉磯玄奘寺住持、《大唐玄奘》電影製作人心海法師搭機來台，知客心謙師父、王彩虹、程文慧前往接機。心海法師此行除了推動電影在台播映事宜，並來院與昭慧法師晤面，商談其著作《大唐玄奘》繁體版出版事宜，並接受《弘誓》雙月刊的專輯訪談。該部新書預計於明（107）年出版，並於第十六屆印順導師思想研討會上，正式發表新書。

晚上六時半抵達學院，學眾於無諍講堂接駕。

106.1.18

■早齋後於嵐園，昭慧法師與心海法師於嵐園晤談，討論有關《大唐玄奘》新書在台出版事宜。法師介紹學院的編校團隊時，心海法師分享他的觀點與經歷：「佛教書籍美編排版的思路，與

一般書籍差異很大。《大唐玄奘》在北京由文化部文化藝術出版社發行，美編人才都是頂尖的，比較著重藝術上的美觀；但佛教書籍追求的是靈魂，靈魂高於藝術才會鮮活。」因此他參與整個排版過程，對每張照片的位置、大小、美感、注釋，細作斟酌權衡，所完成的視覺效果得到出版社的認可。

本書將由法界出版社出版，在明年五月第十六屆印順學研討會上作新書發表，並配合出書而於《弘誓》雙月刊推出專輯。

隨後法師先行離席，接著由玄奘大學宗教系大馬橋生程文慧居士，向心海法師進行訪談，傳法、明一師父從旁協助，本院首座心門法師列席聆聽。



早齋後於嵐園，昭慧法師與心海法師（前右）於嵐園晤談，討論有關《大唐玄奘》新書在台出版事宜。（106.1.18，後左起：程文慧、明一師父、傳法師父）

■中午，桃園市民政局宗教科徐美玲股長率消防局、區公所同仁一行五人來院，作核發寺廟登記證之最後實地勘查，護法張莉筠居士、書記心宇師父負責接待。

寺廟登記證終於在本月23日正式核發，學團師生非常歡喜，紛紛向大功臣莉筠居士致上深切感恩。

■晚上，玄大宗研所校友一玄法師驅車從苗栗到桃園國際機場接機，並陪同來自新加坡的陳雄財老



晚上，玄大宗研所校友一玄法師（左二）偕新加坡的陳雄財老師、吳偉順居士（右一、左一）來院，於嵐園與昭慧法師茶敘。（106.1.18）

師、吳偉順居士來院，晚上於嵐園與昭慧法師茶敘。

陳雄財老師是新加坡青年弘法健將，中英文俱佳，思辨非常敏銳，於高深法義與經懺佛事間悠遊自得，以居士身廣宣佛法，極受歡迎。

106.1.19

■上午於玄大，昭慧法師出席校教評會，並與教職同仁一同於行政大樓一樓大堂，歡送功成身退的劉得任校長。劉校長對玄奘大學的貢獻至鉅，他對歡送同仁殷切期勉，要大家為玄奘大學的組織發展與永續經營而繼續奮鬥，一方面維持得來不易的輝煌成果，一方面也要戒慎迎戰高教少子化時代紛至沓來的嚴峻形勢。

106.1.20

■下午，昭慧法師高中時代的好友蔡碧珠偕好友



下午，昭慧法師高中時代的好友蔡碧珠（左二）偕好友黃越宏先生、黃的好友謝明珠女士（左一、右一），來院拜訪法師。（106.1.20）

黃越宏先生、黃的好友謝明珠女士，來院拜訪法師，共進晚餐並在嵐園茶敘。

黃越宏先生是資深媒體人、作家，於中時及各大媒體採訪法治與社會新聞多年，2008年創辦司法刊物《法治時報》並任職「法治時報社」社長。席間講述《易經》義，頗有精闢見解，甚能以簡馭繁。

謝明珠女士，成員企業總經理、東京語文學院副校長、臺日經貿文化交流協會臺北事務局局長、臺北市市政顧問，亦為暢銷書《反轉人生：黑白分明的法律世界》一書作者。

蔡碧珠女士與昭慧法師自中山女中畢業後，一直保持聯繫。自中央大學中文系畢業後，在中國時報任職。碧珠與越宏是同一梯次考入中國時報，兩人都是才情極高而文思敏捷的傑出記者。

三人與昭慧法師相談甚歡，欲罷不能。



第三屆「宗教與社會運動青年營」假本院舉行，上午九時半，於嵐園舉行始業式。（106.1.21）

106.1.21~24

■21~24日，第三屆「宗教與社會運動青年營」假本院舉行，總計有19人參加。何宗勳（動保行政監督委員會執行長、台灣公民參與協會理事長）指導王兆立等青年工作團隊，規劃營隊師資課程及招生，學院提供膳宿、講室空間。

21日上午九時半，於嵐園舉行始業式。隨後由昭



隨後由昭慧法師為學員上第一堂課，談「佛教的慈悲與正義」。(106.1.21)

慧法師為學員上第一堂課，談「佛教的慈悲與正義」，講述佛教倫理學的系统理論，分析四大護生要領（四無量心），理論與實踐的接合與落差。下午邀請前玉山神學院教授、基督長老教會退休牧師陳南州老師，講授「基督宗教改革五百年與社運」。晚上於禪堂，由傳法師父帶領靜坐及鬆肩抬胯課程。

接著兩日的課程，主題圍繞在正如火如荼的同性婚姻合法化、反賭、收容所需安樂死等議題，邀請的講師包括：同志諮詢熱線資深研究員呂欣潔、台灣首場同志佛化婚禮當事人黃美瑜、澎湖反賭聯盟召集人傅靜凡，分享親身參與的社運經驗，還有工作坊、電影分享、座談會等課程。講



陳南州牧師講授「基督宗教改革五百年與社運」。(106.1.21)

師與學員彼此交流、互動熱烈，學員還立即將心得分享在臉書社團，洋溢著昂揚的學習熱情。

最後一天24日上午，由何宗勳執行長分享「當前社會運動的困境與契機」，並主持結業式。第三屆「宗教與社會運動青年營」圓滿結束。



何宗勳執行長談「三次博弈公投啟示錄」。(106.1.23)



昭慧法師展開香港之行，下午四時半左右飛機抵達香港，妙華佛學會勞海新等居士前來接機。(106.1.21，左起：勞海新、何翠萍、昭慧法師、薄淑貞、胡昭源、毛能之)

106.1.21

■上午為社運營授課、午齋之後，昭慧法師奔赴桃園國際機場，赴香港出席22日舉行的「愛到彼岸：平等婚權論壇」、23日舉行的「他者的牧養：耶穌和佛陀的心靈關懷」宗教交流座談會，以及妙華弘法活動。本次論壇由香港同志組織「大愛同盟」及「彩虹之約」聯同台灣「LEZS」及「台灣同志人權法案遊說聯盟」及聯合主辦，

特邀昭慧法師參與。

下午四時半左右，飛機抵達香港赤鱗角國際機場，勞海新、何翠萍、薄淑貞、胡昭源、毛能之等居士前來接機。接著抵達中觀學舍，主持周婉雯等六位善女人之皈依典禮，伍珍仁者則求受五戒。總籌「愛到彼岸」論壇的香港基督徒學會社會牧職幹事黃美鳳率友人陳文慧、張佩琦（兩位皆是佛弟子），隨喜觀禮。



香港行第一站抵達中觀學舍，主持周婉雯等六位善女人之皈依典禮，伍珍仁者則求受五戒。（106.1.21）

皈依典禮圓滿，至附近之功德林素食餐廳用膳。晚九時半左右，下榻Hotel Icon（唯港薈大飯店）。辦完入住手續，行李放入房間，立刻到一樓大堂的咖啡廳，接受「端傳媒」記者陳倩兒小姐長達1.5小時的人物專訪，端傳媒專業攝影師林振東先生於當晚及翌日特別為法師拍攝了許多個人特寫。



晚上於下榻的Hotel Icon（唯港薈大飯店），接受「端傳媒」長達1.5小時的人物專訪。（106.1.21）

（內容詳見「端傳媒」〈挺同法師釋昭慧：社運就是一場很好的修行〉，<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125-hongkong-chahshih/>）

106.1.22

■上午十一時，「愛到彼岸：平等婚權論壇」假Hotel Icon活動室舉辦記者會。香港蘋果日報馬志剛先生依序專訪昭慧法師與許毓仁委員一小時，立場新聞廖士鋒先生專訪約半小時。再趕上28樓接受主辦單位的午宴招待。（參見香港蘋果日報：〈法師撐同志 促成台灣同性婚姻 盼港跟隨〉，<http://hk.apple.nextmedia.com/realtime/news/20170123/56209666>）



「愛到彼岸：平等婚權論壇」主辦單位於Hotel Icon頂樓景觀餐廳宴請論壇來賓。前坐右一是香港立法局陳志全議員。陳議員後立者是歌手何韻詩女士，法師後面立者是台灣許毓仁立法委員，第三排的兩位同志伴侶，即香港高級入境事務主任梁鎮罡先生（Angus）與Scott Paul Adams。前坐左一黃美鳳，本次論壇籌辦的要角，香港基督徒學會社會牧職幹事，左二、左三即本次論壇主持人，性神學社執行董事黃寶珠、姐姐仔會總幹事洗文翰。（106.1.22）

中午，主辦單位於Hotel Icon頂樓景觀餐廳宴請論壇來賓。出席貴賓包括：香港人民力量主席、香港立法局陳志全議員、台灣許毓仁立法委員、資深廣播人梁兆輝、歌手何韻詩女士、香港高級入境事務主任梁鎮罡先生與其伴侶Scott Paul Adams。其他都是香港基督教界「彩虹之約」聯盟的各主辦單位代表，如：本次論壇籌辦的要



昭慧法師與歌手何韻詩女士（左）、國民黨立委許毓仁（右）合影。（106.1.22）

角，香港基督徒學會社會牧職幹事黃美鳳；本次論壇主持人，性神學社執行董事黃寶珠、姐姐仔會總幹事冼文翰。

下午二時半，舉行第一場「法乎情：從立法角度剖析兩岸推動平等婚權的理據和挑戰」，邀請到台灣國民黨立委許毓仁、香港立法會議員陳志全，和曾就同性婚權入稟高院申請司法覆核之公務員梁鎮罡，共同對話如何從立法開始推動婚姻平權。下午四時半，舉行第二場「大愛無盡 弘願無窮」，從宗教角度探視同性婚姻之性與人權，講者包括昭慧法師、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總幹事蒲錦昌牧師、卓能集團副主席趙式芝女士。

法師談到，她是從倫理學研究而開始接觸同志議題，2012年，有女同志請她主持佛化婚禮，沒想到成為當年度全球百大新聞之一。而近期台灣的同婚運動，她看到非常極端的反同力量，涉及毀謗、捏造、汙衊的言論，對同志非常不公平，因而出席公聽會為同志打抱不平。這一發言意外成為焦點，從而讓法師從二線站上前線。

由於發言時限十分鐘，接著法師簡單扼要分析，從佛理如何看待同志婚姻。從自體愛到境界愛，如何達到超越，在還未超越以前，情慾是本能、

無關善惡，所以異性戀與同性戀的是一樣的，久之感官必然麻木，此時要不加重刺激，就是變換花樣，若一直耽溺感官刺激，生命就無法提升。要提升有兩條路，一是戒定慧的修持之路，一是專一、呵護而疼惜的情感，把對方當作家人，因此婚姻也不妨是讓情慾節制的好方法。（參見香港01媒體：〈【同性婚權】佛教講平權台灣釋昭慧法師撐同志：每人都有情慾〉，<https://www.hk01.com/sns/article/67525>）

最後開放問答，論壇結束後已近傍晚六時，立場新聞廖士鋒接續將上午沒問完的問題訪談完畢，接著又是明報週刊記者伍詠欣女士專訪。

直至晚上七時以後，法師方與幾位佛友從Hotel Icon步行到附近咸道上的「阿善素食館」用膳。



第二場「大愛無盡 弘願無窮」，從宗教角度探討同性婚姻之性與人權，講者包括昭慧法師、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總幹事蒲錦昌牧師（中）、卓能集團副主席趙式芝女士（左）。（106.1.22）

■本院長期志工溫莉花的養母張玉蘭老居士往生，上午，明一、心謙、紹玄師父聞訊趕到中壢殯儀館，為老居士誦經祈福。

106.1.23

■上午，黃美鳳、陳文慧來旅館接昭慧法師，前往九龍佐敦道佑寧堂，參加「他者的牧養：耶穌



上午，昭慧法師於九龍佐敦道佑寧堂，參加「他者的牧養：耶穌和佛陀的心靈關懷」宗教交流座談會。（106.1.23）

和佛陀的心靈關懷」宗教交流座談會。主持人王美鳳牧師（九龍佑寧堂主任牧師），三位講者與講題依序為：昭慧法師講述「性別角色與覺性開發」；聖神修院神學院倫理神學教授關俊棠神父講述「一個牧者的迷思」，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胡露茜博士講述「接待他者的靈性修練」。三人對同志議題作佛學與神學的論述，交流、問答非常熱烈。



昭慧法師與主持人王美鳳牧師（右）、另兩位講者聖神修院神學院倫理神學教授關俊棠神父（左二）、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胡露茜博士（左一）互贈著作，合影留念。（106.1.23）

這兩天法師的行程，香港勞海新、何翠萍、周玉蓮、陳玉嫦、深圳毛能之、何秀雯等居士前來聆聽。法師的發言，可參見毛能之居士（毛毛）所撰寫的聽講感言〈懇請你靜下心來，聽聽她的慈

悲快語〉（本期本刊頁68~69）。毛毛是一位具高度文化素養的青年才俊，原於成都任職媒體記者，近年開設香港綠優友國際文化之旅策劃有限公司，專作「綠色旅遊」的規劃，並且幾度組成高端旅遊團，帶領大陸素食企業家來台進行「素食參訪之旅」。



晚上，昭慧法師於妙華佛學會，為大眾開示《雜阿含經》「處相應教」的生活智慧。（106.1.23）

■跨宗教對談結束，下午由何翠萍、何乃麟居士陪同，妙華鄭展鵬董事居士開車載法師到機場富豪東方酒店，讓法師休息片刻，傍晚再載著法師到香港妙華佛學會，晚上進行本次旅港最後一場演講活動，為大眾開示《雜阿含經》「處相應教」的生活智慧，法師結合日常生活的例子，教大家如何消除煩惱，令大眾法喜充滿。難得的是，雖是週一上班日，仍有九十多人到場聆聽，講堂為之滿座。有幾位是法師的臉友，從臉書得知弘法訊息，特別趕來聞法。

晚上，法師入住香港機場富豪東方酒店。翌晨搭機返台。

■上午，傳法師父到玄奘大學白聖大樓戒光廳，為來校參訪的香港能仁專上學院師生一行，帶領禪修調心健身體驗課程。香港能仁專上學院是香港佛教界所創辦的私立大學，此行由學生事務處

總監吳惠儀老師、歐謙信老師率11位學生，到台灣參訪四天。

106.1.24

■上午約十一時，昭慧法師自香港搭機返國，明一師父、德發前往接機。第三屆宗教及社會運動青年營已經圓滿結束，中午用餐時巧遇何宗勳及學員，大家開心合影，為營隊劃下完美的句點。

■傍晚，南投菩提院學眾十人返院過年。



昭慧法師自香港返院，與第三屆宗教及社會運動青年營參與者合影。(106.1.24)

106.1.25

■上午，昭慧法師到玄奘大學處理公務。本日係農曆年前最後一個上班日，緊接著放年假至2月1日（正月初五）。

■晚上，共修會第四組佛友十多人來院，參加《金剛經》晚課共修，為葉芝媛居士滿七之期誦經祈福。

106.1.26

■上午，關西福隄精舍如遵、浮月、悟德法師來院，向昭慧法師拜早年。

■傍晚，性廣法師、張莉筠居士自南投菩提院下山，返院過年。

■晚上，昭慧、性廣法師與美國洛杉磯玄奘寺住持，《大唐玄奘》電影製作人心海法師於齋堂茶

敘，由於三位法師長年堅持弘傳佛法的純淨度，而又注重應機度化的善權方便，彼此理念相同，相談甚歡。

106.1.27

■是日，歲次丁酉年除夕。上午，學眾分工合作佈置待客場地、大寮備菜、排供果供品，迎接農曆新年之到臨。

■中午，學團師生團聚圍爐，庫頭明一師父、香積志工徐秋鸞師姊領銜，烹煮色香味俱全的佳餚、暖呼呼的火鍋，席開四桌款待大眾。今年特別的是，心海法師蒞臨學院，一同過年，席間與昭慧、性廣法師談及佛教界的現況與隱憂。本院首座心門法師、玄大清涼禪學社領導人光持師父、護法志工劉帛熙、劉于禎及黃美蘭父女也共度除夕佳節。

■下午二時半舉行誦戒揭磨、晚課。晚上六時，齊聚齋堂，依叢林慣例舉行除夕普茶、法談，由昭慧法師、性廣法師主持。師長取出珍稀老茶、菜香耕高級醋飲予眾品嚐。



晚上於齋堂，舉行除夕普茶、法談。(106.1.27)

昭慧法師首先說明，春節祝福金基於現前僧「利養同分」原則，而將返院過年的菩提院學眾納入，顧念施主供養的心意，而作透明、公開、合理的分配。隨即由性廣法師頒發春節祝福金，接著舉行法談。

今年採取新作法，昭慧法師請學眾事先填寫自我評量表，有七項自評項目：承擔職務的能力與成效，同儕良性互動的能力與成效，對護法志工的護念與成效，言語、態度的柔和與誠懇，禪觀修持的精進力與持久力，鬆肩抬膀的精進力與持久力，清淡飲食的精進力與持久力。學眾自評滿意程度，再請學眾彼此互評，看看自我認知與他人認知有否差距，以作為來年自我省察與改善的依據。

同學逐一發言分享修道心得，師長也立即給予懇切的指點。聽聞兩位師長的應機開示，大眾深感法喜，法談於晚間十一時劃下句點，大家同心協力收拾善後，準備年初一的殿堂供品及待客茶點，歡喜迎接新年的到來。

106.1.28

■大年初一早課，昭慧法師、性廣法師領眾懺悔拜願，廣法師到學院各處佛殿，向諸佛菩薩聖像捻香祝禱。

■上午，在地鄉親、護法信眾攜家帶眷，前來拜年、禮佛上香。師父們以熱騰騰的福圓茶（桂圓薑茶）、糖果點心，親切招呼、關懷每一位賓客，祝福新春吉祥，福慧增長。

■中午，前立委郭榮宗暨夫人郭蔡美英市議員、



大年初一許多護法居士率親眷來院拜年並與法師們共進午餐。（106.1.28，左起順時針：里長夫人邱曾瑞緣、里長邱家義、郭蔡英英市議員、前立委郭榮宗、心海法師、性廣法師、昭慧法師、紹容師父、楊呂幸、李美惠）

大同里里長邱家義暨夫人邱曾瑞緣、楊呂幸、范揚鑑、李淑芬等護法居士率親眷來院拜年，與師父們共進午餐。

106.1.29

■大年初二中午，本院護法洪立明與友人錢亞宏來院拜年，於齋堂與昭慧法師茶敘並共進午餐。性廣法師的五阿姨曾白虹與五姨丈林乃珍居士來院拜年，午齋後於齋堂茶敘，性廣法師講授佛教養生功法。

■晚上，於齋堂召開執事會議，由昭慧法師、性廣法師主持。本院護法陳悅萱居士來院拜年，亦列席與會。

106.1.30

■大年初三中午，本院護法林義男居士率公子、孫子來院拜年，共進午餐。

106.1.31

■大年初四上午，共修會第四組信眾依往年慣例，在大年初四集體回院拜年，並烹煮豐盛年菜供眾。專修部李念祖老師也來院拜年，共約五十多人共用午餐。餐後，大眾收拾善後，於齋堂與師父們法談。

■午前，甚受學生愛戴的專修部教師李念祖老師來院，於齋堂與昭慧法師茶敘。李老師是法師在師範大學國文系的直屬學長，於師大畢業後，曾任中學教師，後至美國猶他州立大學深造，榮獲教育碩士。他是傑出的媒體人，目前從事文史藝術工作，最新著作《有酒盈樽》，副題是：《酒中有真意·真意不在酒》。出版社安排於今年國際書展，為他的這本新書辦簽書會。法師向他開玩笑說：若她出現在那兒，會被當作「濟公」，因此只能遙寄祝福，祝願簽書會圓滿成功！